

本书由“PDF 电子书网”整理

PDF 电子书网 (www.xgv5.com) : 免费提供各类精品电子书的网站! PDF 电子书网提供的书籍绝对可以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 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之中不想错过的!

好读书, 读好书, 找好书就到 PDF 电子书网 www.xgv5.com



www.xgv5.com

PDF 电子书网所有书籍全部免费分享, 只为以书会友, 欢迎大家支持!

■ 一本真正接地气的财经奇书 ■

用经济思维 看懂世界格局

全景呈现大国资本博弈的内幕

西瓜子◎著



美国“大中东计划” vs 欧盟“地中海联盟” vs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亚欧大陆经济整合——新体系伟大力量的根源

WORLD ORDER IN ECONOMIC TERMS

世界经济格局又一次大洗牌之后，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争霸逻辑”和“引领逻辑”，谁将主导世界的未来？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更多精彩免费电子书尽在www.xgv5.com

版权信息

书名： 用经济思维看懂世界格局

作者： 西瓜子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年1月

ISBN： 978751086545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列王的纷争：诸强的小格局，美国的大格局](#)

[大厦将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挑战者：日元经济区](#)

[资本的清算，小龙小虎再定位](#)

[欧元区成立，火药桶爆炸](#)

[上海合作组织：联俄抗美](#)

[第二章 世界工厂的力量：中国异军突起](#)

[恶性循环：中国经济曾命悬一线](#)

[改革，改革！](#)

[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以后没有了](#)

[史无前例的大繁荣](#)

[第三章 美国的运作：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美国开国精英的“政治智慧”](#)

[千秋大业，在此一举](#)

[霸王硬上弓](#)

[战而不胜，胜而不利](#)

[to be or not to be，那根本不是个问题](#)

[“新十字军东征”和滔天大浪](#)

[第四章 图穷匕见：世界经济格局又一次大洗牌](#)

[欧洲人的梦魇](#)

[中国的软肋和美国的选择](#)

[铁索连舟——中国经济的真相](#)

[地中海联盟——萨科齐的野心](#)

[北极熊苏醒：大中东计划破产](#)

[美国人的金融核战](#)

[第五章 欧亚大整合：「一带一路」倡议](#)

[“白马骑士”救了大家](#)

[火烧“欧洲超级连环船”](#)

[欧洲人闯进中东用枪瞄准以色列；英国人对欧盟说了拜拜](#)

[特朗普废掉了TPP](#)

第一章 列王的纷争：诸强的小格局，美国的大格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的两大霸主苏俄与美国，一个日暮西山，一个经济暗礁丛生，新兴的“日元经济区”咄咄逼人，欧洲蠢蠢欲动，世界经济体系面临一轮大洗牌。王座将倾，美国出击，重塑世界经济体系。

大厦将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0世纪70年代初，巴黎的一个擦鞋匠为大洋彼岸的一位游客服务完毕后，美国人掏出了一张美元纸币付账，卑微的擦鞋匠却拒绝接受，“对不起，请付法郎”。在这位法国人心里，美国人手里这张擦屁股都嫌硬的纸，对他或者整个法国来说，毫无价值。

擦鞋匠的傲慢来自整个欧洲对美国人赖账的反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世界都被打成了废墟，只有美国人发了大财。原因很简单，大战之前，华尔街的大鳄们资助希特勒造大炮，资助日本鬼子造飞机和坦克，把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和石油倒卖给日本，好让它们放心地杀中国人；战争后期，美国人又亲自下场参战，打到德国和日本本土，把人才、技术和机密材料（如731部队残害中国人得到的人体实验数据^[4]）抢个精光。

跟美国人做生意，全球各国都亏得底朝天，连当年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都被逼得卖光了底裤——为了跟德国人死磕，它甚至把加勒比海上的岛屿租借给美国人当99年的军事基地，就只换了50艘老掉牙的美国破军舰。如此生意做下来，全球财富和资源都流入了美国人手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握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3/4的黄金，于是连威胁带忽悠，美国人逼得世界各国接受了它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个体系其实很简单，用一个词就可以说清楚——“双挂钩”，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固定汇率制。也就是说，美元成了当时国际贸易体系（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系）的太上货币，美国人也就成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太上皇。

和童话一样，一切开始都很美好，20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任何人都可以按照美国人当日的承诺，拿35美元跑去美国兑换一盎司黄金。当时的美国握有全球大半黄金储量，自然有底气这么干，但是此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连续增长了20年，尤其是西欧人和日本人手里的美元越来越多，于是他们不停找美国人换回黄金存在自己手里，此消彼长之下，美国人就顶不住了。

1973年，美国人用出老千、拉偏架的手段，支持以色列打赢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把阿拉伯人打得满地找牙^[2]。盛产石油的阿拉伯王爷们输了战争很生气，于是对以色列及其背后的黑老大展开了石油禁运^[3]。这一年10月到年底的三个月内，国际石油价格从3美元/桶，涨到11美元/桶以上，接近12美元/桶。全球经济尤其是欧美日受此打击，就此结束了二战后长达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全面陷入经济停滞。

战后经济危机也发生过几次，开始的时候，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毫不在意。大家立刻开动印钞机，配合央行降息、降准，释放了大量流动性，按照老剧本，危机立刻成为过去，高速的经济增长立刻到来，——战后的二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嘛。

然而，这次美国人却没有等来经济复苏。让大家目瞪口呆的是，经济复苏并未出现也倒罢了，释放流动性必然带来的通货膨胀却如附骨之疽，甩也甩不掉，这就是有名的“滞胀”——经济停滞加通货膨胀。傻了眼的美人转过头，发现欧洲人和日本人也在那里发呆，如同《暗战》里的傻黑社会分子林雪想不起打破自己鼻子的刘青云是警察。

美国人比欧洲人和日本人更惨，因为欧洲人和日本人背上没有那个承诺——可以拿纸币无条件兑换自己的黄金。于是，聪明的尼克松总统抢在大家明白过来之前，直接宣布赖账。这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整个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系立刻炸了窝，美元信用在大家眼中的地位，瞬间跌成了狗屎。法国巴黎街头擦鞋匠的反弹，不过是大时代中泛起的小小涟漪而已。

其实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我们很容易理解美国人的尴尬——做老大有做老大的难处。欧洲人和日本人可以躲在美国人的卵翼之下享受和平，而美国人却必须为美日欧共同的全球体系负责，所以虽然美国国内经济陷入困局，国外还得继续在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挣扎。

最可怕的是，这个泥潭无边无际，越是挣扎美国人就发现自己陷得越深

——中国人开辟了名为“胡志明小道”的后勤通道，支持越南南方的游击队和越南北方部队对美军作战；苏联人则利用中国境内的铁路交通线对越南进行输血，来自中苏两国的战争物资和后勤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游击队和越南正规军手中，然后美国人就连续被放了二十年的血。以中国为例，200亿美元的对越援助，换取了美国数十倍的损失，继而连续的经济失血^[4]，加速了美国经济地位和金融信用的崩溃。话说到这里，我们便可以理解尼克松为啥自打耳光，以堂堂美国总统之尊公开赖账，搞得连巴黎街头的擦鞋匠都拒收美元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美国人脖子后面凉飕飕的，它们想起了英国人的遭遇：当日二战，光荣孤立之前以及参战之后的美国人就是这样慢慢勒紧英国人的脖子，逼得英国人把自己手里的家当一点点以跳楼价典当给美国人，加勒比海诸岛自不必说，英属迪戈加西亚也是如此变成了美军的军事基地。

很显然，若是局势不能逆转，美国人就会如当时的大英帝国在二战中一样慢慢失血，直到丢光自己的家当，直到丢失霸权，直到美利坚帝国气绝身亡。

所以，尼克松竞选美国连任总统的承诺之一，就是“一旦当选总统，就要去中国访问”^[5]，而美国大选的结果也对此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他成功连任总统。这个50年代跟着麦卡锡在全美搞白色恐怖的老牌右翼分子在致力于反共反华几十年后，硬是做出了所有总统中最亲华的举动，他跑到北京向中国求和，用“承认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合法地位”^[6]换取了美国人“体面地”从越南脱身。同时，基辛格跑去沙特阿拉伯，用军事保护沙特王室家族万年不变的承诺，换取了沙特及其控制的欧佩克仅用美元为石油计价的承诺，算是给美元找到了一个新的锚定物，勉强保住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此后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所有美国总统，都在跟滞胀做斗争。到了1979年里根竞选总统的时候，通货膨胀率达到惊人的13%，失业率也超过了两位数。1982年，美国的GDP下降了1.9%，创造了二战后最糟糕的数字。如果我们去读此时的美国经济史，便会看到一个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人物——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其光辉战绩就是利用两位数的利率把美国通胀压到了一位数，而这一年，恰好就是那个美国经济创造了最差纪录的1982年。

话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摇笔杆子的无耻之徒，明明是畸高的利率打塌了美国经济的脊梁，却硬是被他们写成了压低了美国通胀率，还把这么一个七八十岁的愣头青写成了圣人、常胜将军。我这样说是原因的，保罗·沃尔克虽然压低了通胀，却将美国经济推进了另一个深渊——没了恶性通胀的威胁，却跌进了竞争力持续下滑的泥潭，经济增长始终陷入泥潭里爬不上来。

1987年8月11日，美国总统里根任命的艾伦·格林斯潘接替保罗·沃尔克，开始执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两个月后的10月19日，华尔街经历“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全天跌幅达到创纪录的23%。据说，在这场股灾中，连战无不胜的索罗斯也损失3亿美元以上。

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迅速发表简短声明，承诺向任何处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帮助，次日股市反弹。然而，这仅能治标，问题的根本必须得到纠正。

在这个资本全球流动的世界上，资本的流入将推动一国经济迅速发展，而资本的流出，则会将一国经济迅速推入深渊，甚至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现实是，美国的股灾频繁发作，而且杀伤力越来越强。这是危险的先兆：资本厌弃了缺乏竞争力且不能带来稳定高收益的美国，越来越多地青睐欧洲和日本，特别是日本，因为那里能够带来更多的回报。

换言之，美国人自己制造的体系中，美国人的竞争力甚至落后于自己的跟班欧洲人和日本人。再换言之，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美国经济不过就是从崩溃边缘（想一下那个拒绝接受美元的巴黎擦鞋匠吧）到勉强维持的泥潭里来回晃悠而已——这就是“圣人”保罗·沃尔克为美利坚帝国留下的光辉遗产。

美国人倒了大霉，苏联人却发了大财，原因很简单，苏联人也是卖石油赚钱的。1973年年底的最后三个月，油价暴涨了三四倍，苏联人由此赚得盆满钵满。

于是，苏联人把军队派进了阿富汗，然后就悲剧了。

阿富汗的外号叫作“帝国坟场”，阿富汗获得这个光荣称号是有缘由的：1838年，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策划鸦片战争对华侵略的同时，悍然派兵

打进了阿富汗。三年后，英国人被迫向阿富汗求和。1842年1月，英军16500人开始撤退，沿途不断遭到截击，最后只有一个身负重伤的军医逃回英属印度，报告了全军覆没的消息。

苏联人很可能不了解这段历史，不过这个也情有可原，当时决策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已经七老八十，没心思读书，反而整天醉心于安排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同志给先进工作者勃列日涅夫同志颁发奖章。据说，他总共获得了苏联勋章15枚、奖章18枚、外国勋章42枚、奖章29枚，并且以此光辉战绩进入了1991年吉尼斯世界纪录，荣获“世界获奖章最多的人”这一光荣称号^[4]。

苏联人利令智昏进了帝国坟场，然后就横着出来了。今天我们读书，只会看到世人称赞阿富汗人骁勇彪悍，对外敌入侵誓死反抗，却不知道当时反抗军的主力，其背后乃是中美联手。

十年后的1989年，苏联人狼狈退出“坟场”，两年后，苏联就解体了，美国人赢了冷战。

两个顶尖高手比拼内力，旁边过来个小孩拿木棍儿轻轻一敲，两个高手就此翘辫子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隋末瓦岗军和宇文化及就是这样的超级强权，然而也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李渊、李世民很容易地先接收了宇文化及的文官体系，又接受了瓦岗军的李密秦琼徐世勣罗士信，建立了辉煌无比的大唐王朝。

所以，美国人赢了冷战，耗死了苏联人，然而，笑到最后的却不是它。

中国人消除了两千年来一直压在北方的军事威胁，百万苏军的滚滚铁流从东北、内蒙古、西北一路南下，一天一夜奔袭北京的阴影就此消失。

同理，建国于西欧大平原上无险可守的欧陆各国，再也不用担心五万辆坦克和装甲车一周内横扫整个欧洲，英国人也不再担心一万枚核弹头忽然落在自己脑袋上，大家终于可以放心睡个安稳觉了。

更爽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军事和防御完全委托给美国人，军费开支连年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下，省下来的钱，全部投入经济增长和产业布局。此时，日本在打印机、照相机、电视机、机器人等诸多行业的竞争力上，远远超越了美国人，“经济战争击败美国”的口号，在日本国内喊得震天响。

1990年，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至30522亿美元，而此时，美国GDP不过为58033亿美元。到了1995年，日本GDP达到52600亿美元，美国GDP是73970亿美元，日本GDP已经达到美国GDP的71%。实际上，在1987年，日本的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人均收入，也在此时超过了美国。如此成绩，令日本人的口号毫不遮掩：“买下美国！”

一言以蔽之，冷战后期以及冷战后的世界，两个超级大国倒下一个，重伤一个，而此前在两强阴影下瑟瑟发抖的诸多配角，如中国、欧洲、日本，则意气风发，国势日强。此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这一点，美国人自己看得清清楚楚。

1992年总统大选，率领美国打赢了冷战、熬死了苏联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自以为立下了千古不朽的大功，得意扬扬地竞选连任，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小青年比尔·克林顿横空出世当选总统，老布什出局——无他，经济搞得太烂而已。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美国人必须重整世界经济体系，重塑自己的经济竞争力，若是暂时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先把别国的上升势头搞乱即可。

贼——或者正式一点——强盗，不可以不弘毅，闷棍之任重，而打劫之道远。美国人把打劫的棍子扛在肩上，深吸一口气，迈开大步，向着远东出发了。

【注释】

[1] 日美之间具体交易细节参见日本人青木富贵子所著《731——石井四郎细菌战部队揭秘》（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2] 以色列初战失利后，尼克松总统决定全面援助以色列，代号“五分钱救援行动”，将美国空军大量C-141和C-5运输机派往以色列，紧急运送战争物资。美军36架F-4战机换上以色列标志，直接参战。美军还以卫星发现埃及西奈半岛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并把情报送给以色列。以色列据此突袭埃军，扭转战局。战争期间，美军共运送22400吨物资与装备给以色列。

[3] [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913-194页。原文：1973年“犹太赎罪日战争”期间，“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不再向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输送石油，也就是指美国及其西欧同盟。

[4][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第10版，908页。“战争耗费了美国近15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不计其数。战争夺去了5.5万年轻人的性命，另有30余万人致残致伤。此外，美国为此丧失了自尊和自信，恢复元气仍需多年时间。”中国损失人员不过1100余人死亡，6万人受伤。

[5] 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他对记者说：“如果中国给我签证的话，我将会访问中国。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6][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909页。“（1971年）当年秋天，在美国赞同下，联合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并驱逐了台湾驻联合国代表……”

[7] 据《勃列日涅夫传》（吴伟著）。勃列日涅夫1964年掌权，1973年，获“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1976年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第5枚列宁胸章，第2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和荣誉武器（短佩剑）；1978年3月，获胜利勋章；1982年5月，获越南一级胡志明勋章和越南英雄称号。另，关于奖章一事，可参见苏联史专家郑异凡文章《奖章爱好者勃列日涅夫》，载《文汇报》2014年10月20日第7版。

挑战者：日元经济区

一、泡沫经济

1985年，校园里静悄悄的。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从教室里传出。鸟儿在天空飞过，也停止了歌唱，仿佛害怕打搅读书的孩子。

忽然，“丁零零”一声铃响，读书声像是被一把大剪刀剪断了一样，校园里忽然静了一下，随即，“老师再见”的声音从每个教室里传了出来，“轰”的一声，无数小朋友从教室里涌出，说着笑着向操场跑去。

瓜子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学校的大喇叭早已响起“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蒋大为的《北国之春》舒缓地响起。很快，小朋友们来到操场上，列队完毕，广播操就此开始。

瓜子不知道，这《北国之春》却是来自日本，原唱者自然也非蒋大为，而是日本著名歌唱家千昌夫。这一年，38岁的千昌夫发行完毕最后一曲《あんた》之后，宣告退出歌坛，不问世事，原因很简单，他的事业如此成功，早已达到财务自由。于是，打这开始，他便整天坐在家里修身养性。

然而，他的清静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因为这一年9月，日本在美国逼迫下，签订了“广场协议”。

我们谈到“泡沫经济”，必然会追溯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每个人都能连篇累牍地讲出其强大影响：

“广场协议”签署的三个月之内，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50日元，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从签下“广场协议”的1985年开始，在以后的十年内，日元汇率每年平均升值5%。

换言之，只要把手头上的货币换成日元，就算什么也不做也可以保证每年5%的收益，而且可以稳定地连续收益十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所有做实业的兄弟都明白，除了房地产以外，实业领域每年回报达到5%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全球投资人的那种欣喜若狂——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于是，日本人民惊喜地发现，他们脚下踩的土地和家里住的钢筋水泥变成了宝贝，只要买入，接下来就等着大把大把地数钱吧。作为“追求最高回报和最大收益”这一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反映，在暴利驱使下，日本爆发全民炒楼的热潮。这种情况下，日本楼市泡沫横飞，直飞上天。在最疯狂的日子里，国土面积只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37.78万平方公里），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939万平方公里）地价总额的4倍。其中，1990年时，仅东京都一地（2187平方公里）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

千昌夫老先生也想发财，他拿出全部积蓄投入房地产，短期内便成了超级富豪，名下办公大楼达到50幢，其他商业地产、海外酒店不计其数，遍布欧洲、澳洲、美国、日本，号称“会唱歌的不动产大王”。

有句台词说得好，“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不动产泡沫界也有句话，叫作“爬得高，跌得狠”。

有道是晚痛不如早痛，1989年，面对国内经济的疯狂态势，日本政府终

于坐不住了，仔细考量之下，东京政府决定主动下手，用“早痛”替代“晚痛”。这一年，东京开始采取紧缩措施，着手针对泡沫采取强力的（强力的，而非有效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降温措施，这个所谓的降温措施，便是加息、收紧贷款云云。比如，一年之内，日本的贴现利率从2.5%提高到了6%。种种压力下，楼市炒家的获利空间急剧缩减，于是，他们很快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撤退。

国际资本获利后撤离，这在1991年后逐渐成为主流，其直接结果就是高高在上的楼市忽然失去了资金支撑，随后的形势发展“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日本房地产泡沫随之迅速破灭，房地产价格暴跌，四年之内，房价折去一半。局势发展到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已经全面崩溃，凡是牵涉到房地产的企业纷纷倒闭。这一浩劫，遗留下来的坏账高达6000多亿美元。这次泡沫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还直接引发了严重的全国性财政危机，受此影响，日本迎来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萧条和低迷——直到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在自欺欺人地喊“要带领日本走出衰退”。

千昌夫大叔没有国际炒家那么幸运，虽然教他投入全部身家全力炒房的妻子是美国人，但是美国资本获利撤退的时候，却没有通知到他，于是会唱歌但是不再唱歌的“地产大王”、超级富豪千昌夫变成了负债1000亿日元的超级“负豪”。

20世纪80年代便已退休的歌王，于1991年重返歌坛，甚至2011年在台湾省，我们依然能看到千昌夫商业演出的广告。那千亿日元的债务压在他身上，让他在垂暮之年依然四处奔走。

千昌夫只是日本经济的缩影，大家指责日本当局举措失当的同时，都忘不了将更多的警惕放在美国人身上。没错，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大背景，就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必然结果 [\[4\]](#)。

二、“雁阵模式”

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早已衰退。

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汽车业则是美国制造和美国经济的脊梁，但是这个脊梁却被强大的日本汽车制造业打垮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占据了美国汽车市场30%的份额，而美国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却从二十年前的接近100%下降到50%以下。

不仅是汽车，在打印机、随身听（便携式录音机）、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机器人等方面，日本都建立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绝对优势。今天的世界，最时髦的消费品是苹果，而1980年到1990年的世界，则是日本产的Walkman随身听。1991年，索尼卖出了1亿台Walkman，这个成就，如同2015年的苹果卖出2.3亿台iPhone。如此强大竞争力的结果便是，1990年美国贸易赤字的六成都来自日本。

日本制造如此强势，除了日本本土的强大竞争力之外，还有来自日元经济圈的强大竞争优势。我们通常把这个架构称之为“雁阵模式”：

一、日本提供资金、技术、管理，是领导者，叫作雁头；

二、东亚、东南亚如新加坡、韩国等国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以及此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也就是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如东南亚盛产的石油、橡胶、棕榈油等），是为雁体和两翼；

三、中国作为最低级的成员，提供原材料（如各种矿石、木材）和能源（如石油、煤炭，秦皇岛港是当时对日本出口煤炭的主要港口），以及技术含量最低级的工业品（如纺织品），是为雁尾。

因此，翻翻当年中国的外贸记录，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是靠卖资源、能源和苦力，一点一点艰难积攒起来的。而且，从1978年起到2001年底，攒了24年，才2121.65亿美元。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拍摄的电视剧有很多雷同之处：提到城市，就是搞改革，打破大锅饭，比如讲废品收购站改革故事的《破烂王》；讲到农村，则必然是引进外资，而项目，则必然是纺织厂，比如《双桥故事》、《颍河故事》。

事情很清楚：在雁阵模式的分工下，中国被分配到的角色，决定了这些电视剧的剧情。

现实也是如此。于是，一个传说从某编辑部传出来，流遍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仅12.7%的中国，向森林覆盖率75%以上的日本出口木材做筷子。据此，某编辑部成功诱导大家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人不爱护环境，所以素质低；日本人宁可多花钱进口国外木材，所以素质高。事实上，在“雁阵模式”的安排下，砍伐日本本土的木材，成本远较进口木材为

高，这跟素质高低无关，只跟各国在“雁阵模式”中的分工有关。

事情到了2017年9月15日，事情终于完全反转。台湾《中时电子报》一篇报道告诉我们，“大陆已是世界最大的木材进口地，且日本木材最大的买主是大陆。日本2016年向大陆出口木材总值98亿元人民币，比前年增长48%”。所以如此，无他，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而已。

中国在雁尾的位子上苦苦挣扎，而日本人的日子，却越过越舒坦。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一切，都要拜“雁阵模式”的良好运转所赐。日本国力飞速上升，直追步履维艰的美国。于是，自负的日本人相信，全面赶超美国的日子就在眼前。在日本人眼中，在美国人眼中，甚至在全世界人眼中，下一个世纪必然是日本的世纪。于是，日本人的企业成了全球学习的榜样，日本企业家纷纷写书出版，把自己和日本经济吹得天上少有，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这些大名一报出来，便如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一样，具有令人纳头便拜的魔力。

百思不得其解的美国人则跑去电影院看《超级魔鬼干部》，这部电影讲的是一家美国企业濒临倒闭，工人们朝不保夕，走投无路之下，请来了日本人当老板，于是企业就活了，大家也保住了工作。看完电影，大家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比起美国，日本技术更加先进，管理更加有效率。

美国人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拍了《Rising Sun（旭日东升）》。影片中，一堆金发碧眼的美女围着一帮猥琐的日本老头子转，看了就让美国人生气。

所有这些怨气集合起来，美国国家意志和民间意志高度统一——要打掉“日本丸”这艘超级经济航母对美国的威胁，这就导致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

三、“爱日本、拼经济”和“只给野熊走的公路”

1999年夏，传奇教师鬼冢英吉一个人来到了北海道，他骑着摩托车从地平线上出现，进入了偏远的小镇幌比内。作为成功的“麻辣教师”，他成功解决了镇上的两个问题学生的心病。三个星期后，他骑着摩托车再次一个人离开，消失在地平线。

大家都知道，这是当年的大热门影片《麻辣教师GTO》电影版。

那条鬼冢来来去去宽阔的高等级马路，简直可以直接供战斗机起降。然而，鬼冢英吉之外，只有一个贼、贼引来的警察、采访捉贼事件的漂亮姐姐藤原纪香走过这条路，这种公路被日本人戏称为“野熊才会走的路”或者“给猴子修的公路”。这便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的结果。

经济上的溃败，难免会反映在政治上。与之相应的是，自1991年到2000年，日本政坛上，出现了7个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他们走马灯般上台下台，将记忆力极好的瓜子弄得晕头转向。

为了振兴经济，每个首相上台后，为了向选民表明自己“爱日本，拼经济”的决心，都会很快宣布“×万亿日元”、“××万亿日元”，甚至“×××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一个较小的副作用是：初时，瓜子震惊于数额的庞大，后来见到频繁的刺激措施似乎仅仅带来惨淡的效果后，直接导致瓜子对“庞大数字的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失去信心也失去兴趣。

日本政府也从1992年8月开始以追加预算的方式实施了十余次经济振兴计划，1992年到1999年，日本发行的普通国债约达142.28万亿日元，用于刺激经济的财政投资达125万亿日元，再加上1997年以来为稳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总额将近190万亿日元，总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从1993年的67.9%上升到2000年的135%。^[2]

这专门为刺激经济拨出的大笔资金，在日本国内并未真的得到“刺激经济”的效果。于是，直到今日，日本政府的巨额经济刺激措施仍然不断出台。

在大笔的日元投资资金形成的巨额流动性的推动下，按照规划，在日本已经布满了铁路、公路、机场的狭小国土上，连续不断地开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烦恼的日本人发现，经过连续百年的建设，日本国内已经没有地方容纳这些铁路、公路、机场了。于是，滑稽的场面出现了：在已有的铁路、公路旁边，建造起止、走向、功能相同、平行的第二条、第三条线路，或者硬把山包上一层水泥外壳，或者在荒凉绝域的北海道建造高等级公路——这些路上常年没有人迹，只有野熊出没，于是有人讥讽日本人造了“给野熊走的路”，或者在鸟不拉屎的荒凉绝域建设机场——管它有没有飞机起降，反正刺激了经济。我们在电影《麻辣教师GTO》中

看到的直通荒僻小镇幌比内的那条高等级公路，就是日本当局荒唐的经济政策刺激出来的可笑产物。

持续多年的治理之后，日本坏账数额之巨大让人看了就头大。余永定先生在《2002年日美间的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中说，“在过去的10年间，日本已经处理了1万亿美元的不良债权，目前仍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不良债权需要处理”。

【注释】

[1] “亚太战略再平衡”是奥巴马的口号。在2009年9月24日开幕的G20会议上，奥巴马抛出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概念，并将其定为一号议题。

[2] 唐有东《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资本的清算，小龙小虎再定位

一、火烧东南亚小连营

上文我们提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金融当局在“救经济”的幌子下，十几个首相在位期间，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剂猛药。

然而，数十年如一日“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国债、私人负债和总债务额持续增加。而最让人头痛的消息则是：2017年2月媒体报道，“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包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为1066.42万亿日元，再次刷新历史最高值。……以总务省今年1月1日估算的1.2686亿人口总量计算，日本国民人均负担政府债务额约为840万日元。”^[4]这个数字意味着，日本人的政府债务在突破GDP200%大关后，正在稳步朝着300%的下一个大关口迈进。

如此巨大的资金转化为钢筋水泥，留在了“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上，但是资金推动的流动性却仍在继续流转。这巨额资金汇成一股洪流——我们称之为巨量流动性，在日本的“铁公基”上稍作停留，便流出日本，出海寻找高回报的领域去了。

不要忘记，资本永远追求“低风险、高回报”的利润，这是它的本性。

为了追求高利润的领域，日元流动性到底去了哪儿呢？

据瓜子所知，这笔钱，至少去了两个地方：

其一，在海外购置优质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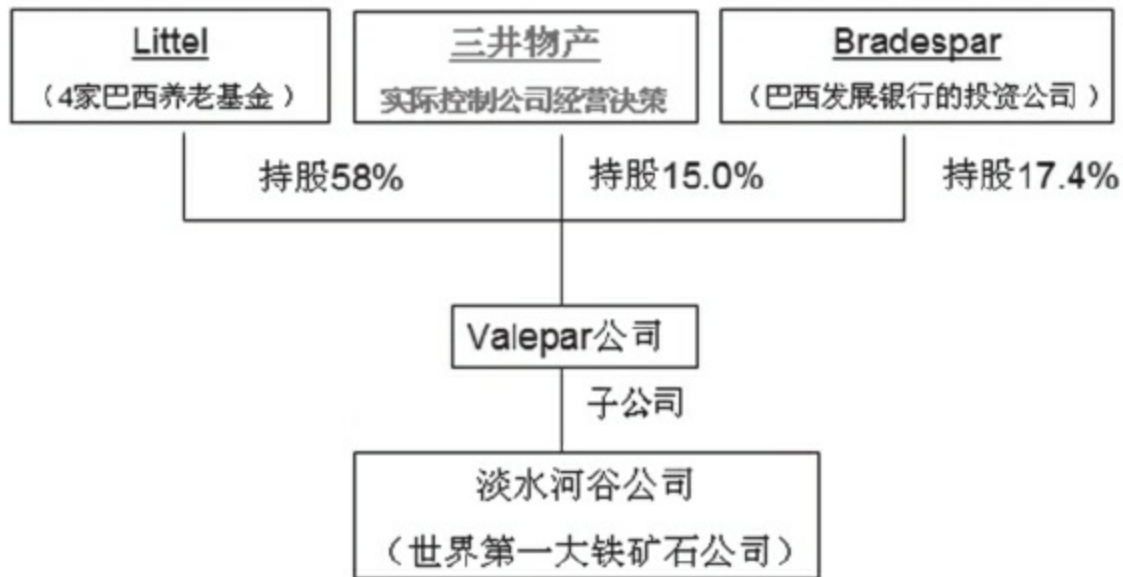
资料显示，日本在海外的净资产迅速增加，1986年达到1804亿美元，超过号称“食利大国”的英国，爬上世界第一的宝座。

此后，除1990年外，日本一直保持了世界最大纯债权国的地位。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余额达1753080亿日元，按当年12月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4338亿美元，与“广场协议”前的1984年相比，增加了18倍以上。

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唐淳风先生的调研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3317亿美元，达到32046亿美元。其中仅海外证券方面的资产，就达到13280亿美元，超过其海外总资产的三分之一，足见其资本运行力度之大^[2]。

这些资产，有秘密的，有公开的。据我们所知，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当然包括中国）众多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的股权、开采权、优先购买权等。其中，最惹眼的，就是日本事实上参股，甚至控制的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

研究日本经济战略格局的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先生2009年7月20日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深入布局：看日本人如何玩转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剖析了日本的布局，文中详细描述了日本三井、三菱、住友等财团在全球最大的三个铁矿石巨头的布局情况，这里仅以三井物产控制世界第一大铁矿石公司淡水河谷情况为例。瓜子将其作图如下：



微信朋友圈每日免费分享精品书籍: dedao555

日本三井物产控制淡水河谷

看到这里，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了，2005年以后的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日本钢铁企业三井三菱之流为何总是抢在中国人之前接受大幅度涨价的要求——敢情人家是两口子，开的是夫妻店啊：自己买、自己卖着玩，倒霉的就是外来户——中国。

其二，建立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并且进行大笔投资。

地点主要就在东南亚。这一点，日本人做起来顺手无比，然而中国人做起来就无比艰难，原因很简单，有人掣肘。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掣肘？这些，我们且不着急，我们留着放在后面慢慢聊。

于是，仅仅在1995年到1998年间，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粗略估算有2600亿美元，这些钱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且推动这些国家在1997年前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这个超级大泡沫的表现，与日本泡沫如出一辙——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飞涨。

这个泡沫，始于日元大幅度流入，破裂于日元大幅度流出东南亚国家之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年到1999年间，日本银行在五个发生危机的国家减少了474亿美元的贷款，1995年到1999年间，在东南亚地区总共减少1925亿美元的贷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正是日本银行的撤贷，制造了东南亚的急剧信用紧缩，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那么“之二”呢？

原来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界就有个名词，叫作“日元套利资金”。

其背景是日本进入经济大萧条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将利率不断调低。1991年——1995年，日本银行先后9次调低官方利率，共降低5.5个百分点。1999年，日元的利率已经降低为0.5%，算上通货膨胀率，日元的利率实际上是负的，贷款成本低到没有，甚至只要借钱了，就等于赚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际职业投资者，尤其是来自华尔街和欧洲的躲躲藏藏的众多金融大鳄，从日本的银行借出日元，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也许，将其称作投机更加合适）。

加上自发从日本流出的巨量流动资本，两股力量聚在一起，规模惊人，甚至可以在世界任何地点掀起惊天动地的金融巨浪。

1997年，日本因为自身银行系统的危机，在先前大笔投资东南亚并且制造了巨大泡沫的基础上突然撤资，造成了东南亚急剧的通货紧缩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以本身资本加上裹挟的巨量“日元套利资金”，先将泡沫尽力推高，然后突然出逃，直接捅破了东南亚经济泡沫。

获取巨额利润后，索罗斯们打着饱嗝回去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C的弟弟WB（World Bank，世界银行）夹着皮包来了。

为了恳求IMF和世界银行救助已经乱作一团的经济，东南亚、东亚各国和地区含恨接受了屈辱的条件，其核心就是将国家金融主权拱手相让，送于IMF和世界银行背后的大老板，就是欧美资本。

以排外、自立著称的韩国为例，谁能想象其金融行业主导权早已归属他人？1997年以前，韩国政府规定外资对韩国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这个比例，在中国的证券市场，连举牌都不够格。

金融危机后，一切全变了：2004年9月末，韩国普通银行的外国人持股率达到59.2%（1997年末为16.4%）；1997年末，外资银行资产占韩国国内存款银行总资产比率为8.5%，到2004年末上涨为22.4%，外资银行的总资产规模达到270兆韩元。

韩国最大的几家银行中，第一银行、外换银行、韩美银行、新韩控股、汉拿银行被美欧资本控制的股份均至少超过一半，而韩国最大的银行——韩国国民银行70%的股份被外资控制。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大伙儿都明白了一点：控制了一国之金融业，即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如此看来，青瓦台（韩国总统的办公地点）的主人——那位名义上的总统，不过就是欧美资本家的半个家奴而已。

哈韩的同学如果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请看下面的公开资料：

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制订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金融（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完全向外资开放，取消了外国人对金融企业投资所占股份的比例限制。

外资占韩国银行市场的比重立刻直线上升：1998年为6%，次年便翻了一番，2004年达到33.7%，7年里竟增长了5倍，而在韩国最大的几家银行里，外资则占了60%-70%的股份。

2005年底，韩国证券市场中外资比重占39.7%，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33个主要国家里居第八位，比这些国家平均比重高出11个百分点。

在保险市场上，外资所占份额也在2004年底达到了16.5%。

韩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共发生30宗大企业（指资产总额在2万亿韩元以上，约合20亿美元的企业）购并案，其中有20家由韩国本国资本购买，另有10家被外商购买。

韩国投资者的收购均属于战略性投资，即并购企业是用来经营，而被外商买下的10家企业中却有一半则属于财务性投资，即买下企业后加以包装再转手倒卖以赚取差价。

而且，在外商并购的上述10家企业活动中，用于财务性收购的金额远远超过用于战略性收购金额，前者平均为1.15万亿韩元，后者仅为6384亿韩元。^[3]

2003年10月，美国私募投资基金龙星基金以1.32万亿韩元收购了韩国外换银行（其功能和地位相当于我国的中国银行）50.5%的股份，2006年5

月，竟以近6万亿韩元的高价转让给韩国国内最大的国民银行——仅仅30个月，龙星基金就获得4.5万亿韩元，超过四倍的差价收益。

而这龙星基金，仅仅只是个小角色而已。高盛、雷曼兄弟等重量级的大鳄，获利百倍于此。

可怜的韩国人，被掠夺的惨剧并未停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人再次被趁火打劫。请看韩国KBS（韩国广播公司，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网站的报道：

（2008-11-01）纽约消息：世界三大信贷评估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公司10月31日宣布，该机构把国民银行、新韩银行、外换银行、哈那银行等韩国7家银行从观察对象名单中删除。

标准普尔公司于10月15日以上述韩国7家银行处于外汇流动性不足状况为由，把它们列在观察对象名单里。该公司说，韩、美央行已经签署规模为3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交换协定，解决了外汇不足的问题，因而恢复了信用，因此决定把韩国的7家银行从观察对象名单中删除。

换句话说，300亿美元是韩国领军的七大银行金融稳定和国民经济获救的关键。若套用1997年的经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推断出来提供这300亿美元的那个神秘人物、国家或者组织，将会从中获得巨额收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询到底是谁在2008年10月底，为韩国提供了这样数额的担保，搜索关键词为“300亿美元韩美货币互换协议布什”。

如果说李承晚当年是美军在刺刀尖下扶起来的儿皇帝的话，那么，1997年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政府，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殖民地政府了。

明白了这些，让咱们对某些人一直发出的“白头山、朱元璋、端午节、算盘、印刷术乃至火星、银河系那美克星等都是××的”这一论调多一点容忍和理解吧。一个乞丐，总会幻想一朝富贵；一个阿Q，总要在以为能够欺侮的对象上找到些安慰。而我们也便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位签下新一轮卖身契的李总统，正是历届韩国总统中反华最起劲的，也正是他，将汉城这个使用了六百年的名字改成了Seoul——首尔。但凡上过高中，稍有文言功底的人，都可以从这个名字中咂摸出什么东西来。

二、大东亚计划完成——被挤了二十多年的“日元奶牛”

韩国的悲剧是整个东亚、东南亚国家（曾经的“四小龙”“四小虎”，还包括日本）的缩影。

整个事情的始末，就是一出悲剧，不对，应该是两出——索罗斯洗劫第一遍，然后IMF和WC的弟弟笑嘻嘻地手挽手闯了进来，洗劫第二遍.....

等一等！

事情还没有结束，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还在排队等着打扫战场呢。受害国人民的工作全丢了：因为怕受害国家的人民悲伤过度影响工作，于是，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由中国人民接手了！

那么，丢了现有工作的他们，以后做啥呢？很简单，国际社会召开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上，欧洲、美国、中国以三票对一票的优势，挫败了一小撮捣乱分子的阴谋，顺利通过了决议。会议决定，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做中国人留下的工作，担任中国人民留下的重任——出口资源和能源，并且兼职做中国人的半成品加工车间。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感到有些喜剧元素出现了——中国人升级了，从最低级升到了高一级，虽然还是打工仔，不过也是巨大的进步啊，为了这一天，中国努力了50年。对于有疑问的同学，我还是建议他们去查询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构成的变化。再说一遍，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的主体，还是石油、煤炭等能源，稀土等矿产资源和木材、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稍有技术含量的大宗出口物资，也就是纺织品了。

至此，日元经济圈或者“雁阵模式”正式解散，当年的“雁阵模式”中的每个成员被单个纳入了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中。此前，日本从整个日元经济圈汲取养分，全力滋养日本经济，规模数万亿美元的日本经济，只需每年拿出至多百亿美元规模的资金，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上贡给美国，充作保护费，而此后，美国通过直接控制整个东南亚经济和金融命脉，将吸管插到了雁阵中雁头、雁身和雁尾的每个成员的血管里。

对于美国人来说，半独立的日元经济圈被解散，建立于其上具备了强大竞争力的日本经济彻底被打垮，从此日本陷入长达20多年的低增长、不

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日本通过经济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再也不存在。1995年，日本GDP达到52600亿美元，美国GDP是73970亿美元，日本GDP已经达到美国GDP的71%。2016年，美国GDP达到18.57万亿美元，而日本GDP竟然下降到4.9万亿美元，仅仅相当于美国的26%。

整个悲剧之中，唯一透露出的一丝温情色彩来自北京，在东南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互相踩踏的最恐慌时期，大度的中国政府宣布，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从而减轻了亚洲国家的压力。在2010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英国《金融时报》还承认，东南亚国家认为此举救（save）了他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请求原来的共主“雁头”日本顶住压力不要贬值的时候，日本的回答是：“没门。另外，请赶紧还钱！”

不过，若是在搜索引擎中稍稍花一点点时间，即可查到这样一些数字，我们仔细体会一下，当能咂摸出些许奇妙的味道：

1984年：1美元兑换2.320元人民币

1989年：1美元兑换3.765元人民币

1993年：1美元兑换5.762元人民币

1994年：1美元兑换8.461元人民币

.....

中国的大度来自收获和对于未来预期的乐观，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中国不仅取代了原属“日元经济圈”中除去日本所有的成员，而且，在未来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格局安排中，中国也将取代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市场低端制造业的唯一中坚，这个前景或者“钱景”如此辉煌而迷人，足以支撑北京顶住暂时的压力，成为东南亚经济的新的共主和领导者。

9亿廉价优质劳动力加入“美元经济圈”，将会取代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参与劳动力人口1亿以下），为美国带来提高了一个数量级的滚滚财富，这个“win to win”的结果，固然有利于北京，对于美国来说，收获却不仅如此。

东南亚金融风暴整合前后的东亚经济格局比较：

	雁阵模式	金融危机后完成整合 ^{***} 的东亚、东南亚
参与国家	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 ^{**}	日本+中国+东盟十国
人口规模	4亿	20亿（中国14亿）以上
劳动力人口	1亿以下	10亿以上（中国9亿）
控制模式	间接控制	直接控制
回馈美国方式	日本购买美国国债	1、美国资本直接控股或者参股经营 ^{***} 2、中国、日本购买美国国债

*在本体系中，中国主要提供资源、能源，且参与程度极低，所以未计入中国。**以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为标志。***具体获利方式和获利规模，详见上一节描述。

两种格局下，东亚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比较（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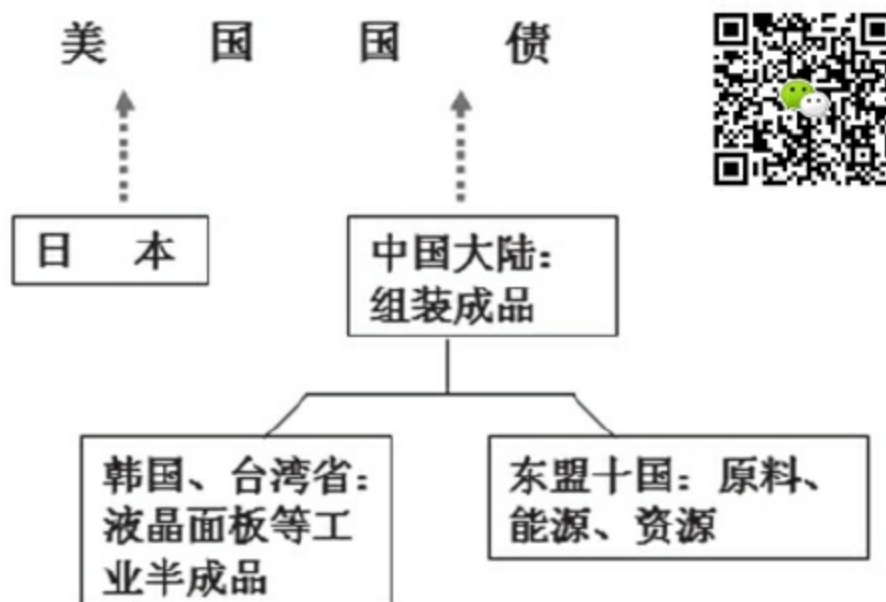
	雁阵模式	金融危机后完成整合的东亚、东南亚
规模	数亿——数十亿美元/年	金融危机前：数百亿美元/年； 金融危机后：数千亿美元/年
总量	3258亿美元（2000年3月）	金融危机前（2008年8月）：5737亿美元（中）+6303亿美元（日） 金融危机后（2014年1月）：12756亿美元（中）+12014亿美元（日）
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比率	26%（2000年3月）	金融危机前（2008年8月）：44.8% 金融危机后（2014年1月）：42.4%

（数据来自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treasury.gov>）

我们比较一下前后东亚、东南亚美元回流美国国债的形式就可以发现其中奥秘：



旧的雁阵模式与美元回流



后雁阵时代东亚经济格局和美国国债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重新整合的东亚经济格局，日本彻底失去了领头雁

的地位，美国直接控制了整个地区的经济 and 产业布局。而且，整合后的东亚经济规模更加强大，对美国国债（美元信用和美国信用的化身）的支持力度增加了一个数量级。美国从中获利的强度大大增加了。

不仅如此，美国人还将日本变成了二十年不变的“现金奶牛”，通过日本十几位在任首相连续二十多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美国连续挤了日本二十多年的“牛奶”。

我们已经提到，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元资本的滚滚洪流涌出国门，这个“滚滚”有多么汹涌呢？资料显示：1995年——2004年，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这个时期内，日本向世界输出的资本达10000亿美元以上。仅2004年，日本的资本净流出就达1720亿美元。

上文中，我们提到了日本资金的两个战略性流向：第一，在全球收购优质金融资产和矿产资源；第二，在东南亚建立生产基地。之所以形容为“战略性”流向，是因为这些努力如果成功了，会为日本带来持久、长远、丰厚的战略性收益；如果失败了，将会彻底扭转日本国家发展的走向，甚至影响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局势。悲催的是，日本人彻底失败了。

然而，日本资本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去向，那就是支持了美利坚人民热火朝天的资本主义建设。

1991年，苏联崩溃。率领美国打赢冷战的老布什总统得意扬扬：放眼天下，两个最强悍凶狠的敌人都被放倒，日本经济受到重创，而且，将来的几年，将在华尔街格林斯潘老头子精心部署下彻底瓦解；苏联分成了15份，不仅如此，15个碎片相互之间吵作一团，并且为了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支援，争相向美国献媚。

如此光辉的战绩，谁能对抗？在美国历史上，也算独一份了吧！老布什自信满满，全力争夺连任总统。

然而现实的美国人民给了他当头一棒：出局，克林顿上台。原因只有一个：经济搞得太烂了。

克林顿上台，在炖好莱温斯鸡这道大菜的空闲，做好了自已的本职工作。

社科院专家、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前重要成员余永定先生在2001年发表的《美国经济：十年扩张的终结》中说：“过去的十年，是美国经济急剧扩张的十年。”而早在1995年发表的《强劲回升的美国经济》中，余老就说：“1994年，经过多年的苦苦挣扎，美国经济终于走出隧道尽头，进入了全面复苏。”

总结一下，余老的意思就是，美国的经济在1990年到2000年间强劲增长，但是真正的增长，事实上开始于1994年，到2000年结束。

1992年老布什下台，美国经济复苏；2001年小布什上台，美国经济开始下滑。换句话说，搞烂国家经济，布什家是好样的；搞好国家经济，布什家是废柴。

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好，全是人家克林顿的功劳。

所以美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管他炖什么莱温斯鸡还是莱温斯鸭呢，只要炖好美国经济这锅汤，就是好样的。

操劳美国民生之余，业余时间炖鸡补补身子，这区区小事，能作为借口将美国人民的好儿子、伟大的炖鸡砖家（是砖家，我没写错）搞下去吗？伟大的美国人民是绝对不许可的！——于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如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之流）的阴谋没有得逞。

克林顿搞了什么项目，把美国经济搞上去的？

城市拆迁？来料加工？旧城改造？

都不是。克林顿选择的是“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换言之，就是现在大家已经熟知的IT经济（又叫网络经济或者新经济），当时还有个新鲜名字，叫作“知识经济”。

在美国发达的创业板市场和风险投资体系的支持下，美国国内全面推进所谓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

注意，在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创业板市场都不成功，甚至在某些国家，大家公认创业板就是“骗子云集的市场”：股票投资者是骗子、项目推出人是骗子、上市企业是骗子、股评人是骗子、财务报表是骗子、预期收益是骗子……

相形之下，日本国引领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占领全球技术制高点的突出代表就是机器人项目，而且日本的机器人研究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并且全面赶超美国同行。这一点，在80年代已经成为事实，这也是美国决心狙击日本经济的原因之一。而且，美国人成功了，美国人的“知识经济”变成了耀眼的新星，万人瞩目。而日本人的“机器人经济”，直到今天，仍然处在全球经济地图的角落位置，少人搭理。

2005年中国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日本机器人生产商出重金赞助演出组织者，终于逼得刘德华跪在舞台上唱《恭喜发财》，无数粉丝为刘天王这个动作感到奇怪或者感动，却不明白这是金钱的力量在work——那些来自日本的机器人虽然“卡哇伊”，个头却太低了，刘天王如果不跪下来，压根无法让他们同框出现在镜头里而已。

然而，到了今天，日本人的机器人产业依然被挤在世界经济格局的角落里。2017年7月1日，《参考消息》报道如下：

据日本机器人工业会统计，2017年1至3月该产业对中国的出口额（根据会员企业数据估算）达457亿日元（约合2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3%。日本机器人工业会预测，2017年工业机器人产值将达7500亿日元（会员和非会员企业合计），将创下历史新高。

以笔者写下这段文字时的汇率（1美元兑换110.83日元）计算，预期中的2017年全年日本的全部工业机器人产值不过67.67亿美元而已，而世界排名第一的计算机生产商和销售商联想集团仅仅2016年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就达到101亿美元，而联想电脑的当年全球市场份额仅仅为21.8%而已。有鉴于此，只有傻瓜才会将大笔资金砸进当日的日本机器人行业。

一个外国投资者，毫无利他的念头，把美国人民的网络事业当作他本人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经济全球化、资本自在流动的精神，这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每一个投资者不用毛主席号令，生来就存在这种精神——low risk and high return.

因此，作为狙击日本经济成功的意外收获，大批廉价的日元资本滚滚流入国际市场，在直接支持了美国的房市、车市之外，当然不会忘记流入当时红红火火的美国纳斯达克（NASDAQ）市场和风险投资领域，为美国当时更加红红火火的信息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丰裕的资金支持。

在纳斯达克喧嚣的市场上，在飞腾九天就此独霸天下的美国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潮中，人们渐渐淡忘了当年光芒万丈的日本之各位经营之神们。Walkman渐渐远去，时髦的年轻人腰间再也不见索尼们的身

影，苹果成了大家追风的新宠，而当年的雁阵模式及其承载的日本经济压垮美国的雄心霸业，也随风而逝了。

美国人拿下了日本及其日元经济圈，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然而，警醒的美国人却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在遥远的欧洲，如同日本一样的挑战者正在崛起，其潜在的风险，丝毫不亚于刚刚被打垮了的日本。

于是，美国人紧了紧裤带，整理好装钱的袋子，扛起了打劫用的闷棍，再次出发了……

【注释】

[1] 新华社2017年2月10日报道，题目《日本债务再创新高》。

[2] 数据来自唐淳风《真实的日本经济》，原载2003年《中国改革》第2期。

[3] 2006年8月5日新浪财经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詹小洪同日发表于《财经日报》的文章《韩国调查国有银行贱卖案外国投资基金欲破财消灾》。

欧元区成立，火药桶爆炸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美国F117战机轰炸，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不幸牺牲。

四天后，北约的重要成员国、欧元区双核（法德）之一——德国的一号人物施罗德总理访华。

没有人去机场迎接，除了出于礼节的总理。瓜子和一帮同学更是破口大骂。

我们都错怪老施了。

面子上老施很难堪，但是里子上，他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们愤怒的青年不理他，是因为我们不必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负责，而高层为了国家利益，是不会不理睬他的。

中国大使馆被炸，明显是美国人蓄意而行——以北约的名义杀人，而北约中还包含了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美国人希望中欧闹翻。

再往前看，事实上早在1996年，导致后来科索沃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就已经点着了——“科索沃解放军”成立，而科索沃独立的幌子也堂而皇之地打了出来。

更加重要的是，所谓的“科索沃解放军”在美元、法郎、英镑和德国马克的支持下迅速壮大——否则，这群乌合之众早就在南斯拉夫军队的打击下烟消云散了。

以英法德为核心的欧盟，或者更加准确一点说，是以法德为核心的未来的欧元区支持科索沃独立，旨在肢解南斯拉夫。

因此，欧盟屡次恳求美军领导北约，打垮南斯拉夫，拔掉这个巴尔干最后的钉子，为欧洲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整合打下基础。

然而，美国人焉能不知其中奥妙？故而，无论欧洲人如何低声下气地恳求，美国就是不打科索沃战争这张牌。这张王牌，留着有用——美国人要在欧元诞生之日打出来。

于是，1998年，欧元区成立在即，在美元强力而显眼的“哺育”下，科索沃局势这颗毒瘤，急剧恶化。

1999年1月1日，欧元区成立，欧元——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元抗衡的货币诞生了。欧洲的经济整合，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美国人则看到了欧洲摆脱美国经济控制的步伐，越走越快。

This is just the moment！时机成熟了！美国人毫不犹豫地打出了王牌：3月24日，欧洲软腹部的巴尔干半岛上，科索沃战争开打。

我们还记得，85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在这里开打的，开打的结果是欧洲的衰落和美苏逐渐崛起。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千年以来，巴尔干半岛一直担当着欧洲“火药桶”的角色——十字军、突厥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等，早就在那里打了个一塌糊涂。

不同的是，十字军经由巴尔干半岛进攻亚洲，而突厥人以及匈奴人、马扎尔人，则是从巴尔干半岛攻进欧洲。

换言之，巴尔干半岛之于欧洲，相当于中原之于华夏。得中原者得华夏，得巴尔干者，自然得欧洲。所以，为了掌握巴尔干这一枢纽之地，欧洲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欧元被重创。

果然，局势如美国所预料：当美军主导的战争在欧洲腹心打响，欧洲动荡不已。没有人会对动荡时局中的生意充满信心，于是大量资金流出欧洲，径直流入美国。这就是美国的王牌，也是此时打出这张王牌的意义所在。

因为美国人洞悉了资本流动的奥秘：资本（通俗一点讲就是资金）有两大喜好：一、低风险（low risk）；二、高收益（high return）。反过来说，资本厌恶两种情况：一、高风险（high risk）；二、低收益（low return）。这一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个简单的道理，可以解释大量复杂的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资金流出欧洲之后，不去别的地方，却径直流入美国呢？

让我们回到1999年，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巅，俯瞰全球，我们会发现，当时的地球经济，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日本正在“失去的十年”中苦苦煎熬；东南亚经济危机余波未平；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先后陷入金融动荡；中国则正好处于通货紧缩中。

盘点下来，我们会发现，当时这个地球上唯一的亮点，就是正处于“知识经济”神圣光环下的美国了。

投资者看到了明灯，争相逃离火坑，奔向“光明”（这里要在“光明”二字上，打个引号，为何呢？这是后话，按下不表）：抛出欧元，买入美元。于是，大家都抢着买的货币汇率大涨，而大家都急于脱手的货币变得不值钱（这个“钱”，特指美元）了。于是，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就跌了个稀里哗啦。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并于1月4日正式交易。当天纽约和伦敦外汇市场尾市时，欧元对美元比价分别为1: 1.1806和1: 1.1830，此后欧元汇率一路下滑。一年以后，在2000年1月末跌破1: 1的平价关口；2000年6月至11月在短暂反弹后加速下跌，创面世以来最低点0.8224美元，比1999年初贬值了29.8%。 [u](#)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1999年初，以美元换欧元，那么不到两年时间，他就损失了约30%。这种愚蠢的行为，谁又会去做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贸易行为，都尽量避免使用欧元，交易商也尽量回避欧元。

阴影笼罩了新生的欧元——欧元的购买力下跌不已，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力量来帮助欧洲撑住欧元的信用。这个支撑力量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长期、稳定、大量、廉价地供应欧盟已经不再生产的、必须大规模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帽、轻工业品等，并且能够承接欧洲的资本输出；

二、有动力从战略上支持欧元的成长。尽管这种支持，可能来自美国霸权的对立面。

三、是个大国，或者是个强大而团结的国家集团。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有能力支持欧元和欧元区。

环顾全球，评点一下当时的候选者，我们就心中有数了——

俄罗斯：是个大国，且对于自己“连年用热脸相迎，却每次都发现自己的脸贴在一个冰冷的美国屁股上”的遭遇感到厌烦和愤怒，因此它符合条件二和三。然而，俄罗斯没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原因很简单，俄罗斯已经陷入了去工业化的泥潭之中——排除。

东盟：具有大量生产廉价工业品的能力，但刚刚经历了危机，被欧美资本联合洗劫（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不具备强力、坚决支持欧元的能力，即不符合条件三——排除。

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铁杆成员，其生产直接面向美国市场，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但是不能在满足家门口的美国后，还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因此不符合条件一^[4]；墨西哥沉浸在赚美元的狂欢中，并没有动力反对美元霸权，因此不符合条件二；墨西哥非大国，因此不符合条件三——排除。

巴西：生产能力和潜力均不能达到要求，欠美国的外债要还到“地球爆炸才能还清”，对美国依附性很高——排除。

扒拉着手指头算下来，我们很容易得到结论：符合这三个要求的，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中国。

然而，现实给了欧洲领导人们当头一棒——美军以北约的名义轰炸了中国大使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北约，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人都有份的。换言之，美国人代表欧洲人，或者替欧洲人谋杀了中国的好儿女。这笔血债，美国人不但不放在心上，还把杀人的鲜血成功抹在了欧洲人脸上。

施罗德心中苦涩不堪，不过他是个厚道人。这种情况下访华，并且寻求北京对遭受重创的欧元以及前景不怎么美妙的欧元区的支持，可不是好差事。然而，他尊敬长者，没有把这个苦差事推给法国总统希拉克——比起“中国通”希拉克来，老施年轻12岁。

他成功了。若是后人据此写一个传奇小说，名为《施罗德单刀赴会，朱镕基折冲樽俎》，我们绝对不会感到惊讶。据法新社报道，5月13日，施罗德在北京与中国最高层的江、朱两位领导人会谈。

中国领导人在国家最高利益上非常睿智，并未过多纠缠“美国人代表欧洲人的杀人事件”。令人瞩目的是，双方务实地探讨了更重大的问题——中欧经济合作：为了中国，也为了欧洲。

于是，我们查询当日的新闻报道，就会发现如下事实：在北京，施罗德说“德国希望中国能在年底前入关，德国和欧盟希望能帮助中国和美国在加入WTO问题上达成和解协议”，“欧盟周二与中国就加入WTO问题重开谈判”——他争取到了中国的支持，中国也得到了欧元区的支持。

中欧选择的合作方式，是在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全面战略合作。中欧经济合作的框架，是欧洲承诺将会力推中国（当然，在“力推”的过程中，欧洲人绝对不会忘记索取回报）加入、中国自己也将全力争取加入的WTO。

中欧将在WTO会师，各取所需，实现双方的跨越式发展：欧洲将会提供技术、资金和市场，这些是50年来困扰和束缚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中国为欧洲提供巨量的、廉价的、稳定供应的、物美价廉的工业品，这些都将为欧元提供稳定的支撑。

所以说，1999年5月，曙光初现！

“跟中国谈成了，欧元就还有翻盘的机会。这次被美国人暗算，虽然亏大了，但是可以成功地把俄罗斯的势力从巴尔干驱逐出去，欧洲政治、军事、经济整合指日可待。”施罗德回国的时候，是带着成就感和无限的自豪感回去的。他坚信自己的事业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伟大的、必需的，他走在了领导欧洲走向统一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是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希特勒（希特勒不是好人，但他是个巨人）等政治巨人用尽一切道德和不道德的手段全力争取却最终功败垂成的道路。

今天欧洲人为了未来，审时度势，放弃了战争的方式，用小步快走的方式和平地再次向“欧洲统一”这一目标发起了努力。这未必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但是我们必须对老施表示敬意。

然而，美国人很快就让他大吃一惊。

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为了中欧能够在经济合作的具体框架——WTO内会师，老施很上心，主动用整个欧盟的名义，向美国人喊话。

美国人听到后，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克林顿马上就做出了安排。

于是，一场大戏就此上演——

1999年6月2日，南斯拉夫屈服。6月10日，战争停止。6月12日星期六凌晨，当中国人还没有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并且足以令欧元区恶心、愤恨到极点的消息传来——11日（星期五）深夜，俄罗斯军队以维和部队的名义，抢先进驻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机场。

据称，“200名俄军空降兵突袭普里什蒂纳机场，抢在英军前，占领了这一军事要冲”。在我们看来，是在英军的主动配合下，俄军才成功地“抢”在前面。当时要啥缺啥，坦克跑不动、潜艇下不了水、步枪锈得拉不开枪栓的俄军，竟能够为他们那好几年没有上天的、老掉牙的直升机弄到足够的汽油，而且能做出这等漂亮的举动，要是没有“外人”帮助，那才叫神奇。

事情还没完，一个月后的7月11日，美军主动向俄军让出了科索沃东部的部分防区。我猜，老施肯定一边齙着牙花子，一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克林顿这招‘纵虎归山’，玩得真叫个绝啊！”与俄罗斯的闪电动

作相反的是，在美军的“帮助”下，在前盟友塞尔维亚警察“有意”和忠实盟友英军“无意”的策应下，迫切需要驱赶俄罗斯势力出巴尔干半岛的法军和德军不但没有快速反应必需的直升机来帮助他们部署到位，而且在徒步行军中，还碰到了地雷问题——鬼才知道真的假的！都什么时代了，竟然还有“徒步”行军的现代化军队！

欧盟（除了英国人）——换言之，就是法德为核心的欧元区欲哭无泪，辛辛苦苦安排了几十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欧元一露头就被暴打致残），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本想将俄罗斯的势力就此驱逐出巴尔干，最终竟然让它在科索沃稳稳地住了下来！

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理解欧洲人的心情了。包括英国人在内，欧洲人一直致力于把俄国驱逐出巴尔干地区。1853年，英国、法国联合土耳其、撒丁王国等，向意图独霸巴尔干的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最终俄国人惨败，并吐出了全部战果和既得利益，沙皇尼古拉一世因此忧愤成疾而暴亡（现在大家都认为，他实际上是受不了打击而服毒自杀的）。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说句题外话，在这次战争中，有位下级军官屡立战功（不知是真是假），然而显然他无法挽救俄军的全面失败，他就是后来的俄国文学巨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与历史上的表现相比，英国人前后矛盾的表现耐人寻味，却在情理之中：当年它是老大，为追求欧洲霸权而需要驱逐俄国；现在则是马仔，依附于美国人才能生存，是在为美国人打工，所以它留住俄国，以利于美国继续控制欧洲。

欧洲人（不包括美国老板的英国马仔）傻眼了：欧元区要拆掉的炸弹，不但没有拆掉，还在嘀嘀嗒嗒地响，等到再次美元危机，就要爆炸！

这是利用率多么高的炸弹啊！

金融危机于2008年8月全面爆发前，或者说在美元信用危机全面爆发前，炸弹的引信着了火——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在沉寂了9年之后，在舒服地享受了多年的“事实独立”后，宣布正式独立了。很明显，有人需要这个定时炸弹再次爆炸。

唉！瓜子一声叹息，不过是替欧洲人多舛的命运而叹息。

哼！瓜子一声冷笑，不过是为美国人害人得逞、自以为得计而冷笑。

哈！瓜子一声偷笑，这次是为自己——焉知不是我华夏之福？

【注释】

[1] 赵婧：《欧元对美元汇率走势分析及预测》，载《商场现代化》2007年第27期。

[2] 据商务网站有关墨西哥的《国别贸易报告》所提供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墨西哥对美国出口1059.9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82.9%；同期，墨西哥对欧盟出口62.8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9%。

上海合作组织：联俄抗美

1999年6月11日，当欧元区双核——法德的军队还开着“11路公交车”在路上艰难跋涉之时，俄军忽然空降普里什蒂纳机场，在欧洲人志在必得的科索沃深深打入了一根钉子，牢牢地扎下根来。

至此，法德策划多年的、将俄罗斯的势力挤出巴尔干半岛的计划彻底泡汤。施罗德、希拉克欲哭无泪，而另一边，则是冷笑不已的克林顿——他知道，有了美国人、英国人及塞尔维亚人的配合，俄罗斯一定能办好这件事情。

俄军这空前的漂亮之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除了克林顿）。实际上，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它已经近十年没有这种漂亮的表现了。

而今天之所以如此一反常态，是因为总统叶利钦已经大幅度扭转国家战略，为俄军挑选了新的统帅，也为俄罗斯挑选了新的掌舵人。这位统帅和掌舵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后来接替叶利钦出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

但叶利钦做出这项重大的战略转变，也是无奈之举。

1991年苏联解体，接下来的是一连串的悲剧，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意味着国家战略的大步后退。卫星国纷纷独立，海外权益也丢个精光，而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威慑力量则一步步向俄罗斯边境靠近。

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悲剧却是领土的丧失——它丢掉了14个加盟共

和国，失去了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领土面积从2240万平方公里一下子缩水到1735万平方公里——这些领土是两百多年来，前后几代沙皇使了无数阴谋诡计，流了无数人的鲜血（自己的以及他人的），通过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弄来的，结果一下子全丢了。

然而，光看数字绝对不能说明俄罗斯的伤痛之深，因为这些土地的战略意义更加值得我们强调：

丢掉了波罗的海沿岸的绝大多数土地后，俄罗斯基本丢掉了波罗的海的战略主动权。从此，俄国人每次进出波罗的海，都要看人脸色。

丢掉了黑海沿岸的克里木半岛，基本失去了通过海军左右黑海和地中海局势的能力。这个半岛随着乌克兰一起独立了。这就是传说中列夫·托尔斯泰“屡立战功”的地方，也是那位脾气大的沙皇被活活气死的地方。

丢掉了外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高产油田，当年希特勒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流尽了数十万德军的鲜血，费尽心力争取却最终功败垂成的大肥肉，就此不声不响一下子飞走了。

丢掉了乌克兰这个俄罗斯民族的“龙兴”之地，我们若查阅历史，就会发现，乌克兰之于俄罗斯民族，就相当于陕西、河南之于中华民族——俄罗斯的根被挖断了。此外，若我们了解到乌克兰那称为“粮仓”的外号，就能明白这对于俄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了——祖宗的牌位、自己的饭碗都一起被打破了。

俄罗斯的步步退让是因为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在这些麻烦中，最令人痛苦的，就是欠下了永远也还不清的阎王债。之所以叫作阎王债，是说那利息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多，俄罗斯则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绝望境地。

实际上，到1997年底，俄罗斯外债总额涨到了1300亿美元，另外，俄罗斯还欠下了700亿美元的内债。此时，俄罗斯当局全部的外汇储备只有130亿美元。你觉得俄罗斯能还得起债吗？这是典型的财政破产。

对于美欧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我们只需稍稍回想一下，这一年中，世界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什么，就会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简单，就是要把在东南亚发生的一切复制在俄罗斯身上。

俄罗斯到底是个大块头，所以仅有金融进攻并不能让美欧放心，于是，作为配合，那些在美元、英镑、法郎、马克，甚至土耳其里拉或者里亚尔的哺育下，如同癌症一般恶性膨胀起来的车臣匪徒，不甘心已经获得的事实独立，他们趁着兵强马壮，将黑手伸向了整个高加索地区。首当其冲的，就是毗邻车臣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这就是1998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

然而，其战略目标绝非仅仅是策动达吉斯坦独立，而是配合美欧的大战略，策动整个外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联邦中独立出去。

如此，美国人将会获得如下好处：

一、夺取高加索及其邻近地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那么，当年希特勒动用了数十万大军，杀人盈野，流尽了雅利安勇士的血都拿不下的东西，美国人稍稍动一下手指头，就有人替它做了。代价不过就是从印钞机上淌出来的那种叫作“美元”的纸而已。

二、永久剥夺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

这将意味着数百年来俄国努力的目标——“在印度洋获得出海口”的梦想彻底破灭，也意味着俄罗斯以高加索为跳板向中东施加影响力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这点如果真的实现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中东四方会谈”（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就变成了“中东三方会谈”，而“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恐怕也要改成“伊朗核问题五方会谈”了——俄罗斯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出现在会场上。

三、极大削弱俄罗斯对于毗邻高加索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力。这将为美国人未来将俄罗斯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一点如果真的实现，则我们就不会看到美国人策动的“安吉延事

件”和“吉尔吉斯颜色革命”，因为毫无必要。那中亚五国政府也就不用考虑“倾向俄国还是倾向美国”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了，因为它们只有一个选择。

一切准备停当，索罗斯老先生所率领的金融杀手大军正式誓师出征。没有必要大张旗鼓，也不会有很多人参加这个仪式，原因我们都知道：这支部队的主力正在东南亚横扫一切。时间，就在1997年年底。

索罗斯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立刻作了周密的布置：他兵分两路，一路留在东南亚，另一路则随其北上俄罗斯。

后面随着索罗斯北伐的这一路，实力非比寻常。除了索罗斯老先生的嫡系“量子基金”之外，他还带上了一批中央政府派来跟他协同作战的劲旅，其中任何一个都不逊色于他的嫡系部队，比如那个已经在俄罗斯布局很久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等。

之所以如此布置，是因为直到1998年新年到来之际，在“尸横遍野”的东南亚，还有一个硬骨头没有啃下来——香港。

索罗斯老先生的风格向来是一以贯之的。他总是先炒作目标，把该国的投资前景说得天花乱坠，待泡沫炒高之后，再一举刺破泡沫，继而在颓然倒地的倒霉蛋身上吸血吃肉。

而对于俄罗斯，他却用不着这么费事。

因为这个倒霉蛋，看上去似乎是个稍稍一推就会摔成碎片的破罐子。单单在1997年10月到1998年8月这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内，俄罗斯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形势越来越恶化。到1998年8月底，俄罗斯股票市值跌去70%以上。此一轮危机之后，居民储蓄损失一半以上，大批商业银行因为资不抵债而被俄罗斯央行接管。

这就是出击的良机，作为最后一击，索罗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

1998年8月13日，索罗斯打了个饱嗝，在俄罗斯报纸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向俄罗斯金融当局发出了真诚的建议——他敦促俄罗斯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什么叫作“负责任的行动”呢？索罗斯真诚而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俄罗斯政府一次性“把卢布贬值15%~25%”就行了。

只要俄罗斯政府照办了，按照不久前在东南亚使用过的剧本，这就是全面进攻的信号弹。得到这个信号，则第一轮攻击立刻开始，那就是外资集体出逃的大戏。此时，俄罗斯政府就得将家底抖搂出来还债，而且，一定要用美元还。

130亿美元的家底对1300亿美元的外债，看你到哪里找那1170亿美元还给债主？

按照东南亚的惯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美欧银行家在IBM和世界银行的带领下，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走进俄罗斯的家里，清点账目之后，就可以接管一切了。

形势如此之好，前景和“钱景”都如此之好，好得索罗斯他老人家简直有点迫不及待了。老先生以近乎命令的口气提醒俄罗斯：我老人家已经等不及了，请你快点把手里的毒酒喝了，免得我劳神久等。

对于这个建议，我们不妨给出这样一个比喻：一只耗子要求一只猫将胡子剪去、爪牙拔掉、四肢绑住——这就叫作猫对于耗子“负责任”的行为。这只耗子的猖狂程度已经无以复加了。

叶利钦的心凉了半截。老叶算计了大半辈子，把车臣共和国武器库里的八成以上武器送给匪徒杜达耶夫就为了算计戈尔巴乔夫，把坦克开进议会炮轰“白宫”就为了算计造反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是何苦来着？

现在有人说要清盘了，要收了你全部家产，请你夹起皮包赶快滚蛋，下半辈子就到徐家汇立交桥下面的桥洞子里面凉快去。想一想，听了这话谁不会弄个透心凉？

事情很清楚，正如西方报纸上说的那样“俄罗斯和西方的蜜月期结束了”。只是，西方报纸说错了一点，普京就任总统，绝不是这“蜜月结束”的标志，索罗斯要清俄罗斯的盘，逼得十年来坚持跪舔欧美的叶利钦都无法忍受而奋起反抗，这，才是标志。

当我们回首历史，会发现，索罗斯老先生弄错了一点，俄罗斯固然势力衰弱了，但终究是个大国，其手里握有的筹码，绝不是东南亚那些小国所能比的。索罗斯去撩拨它，就是“耗子给猫当三陪”——绝对是不知死

活。

俄罗斯的回答简单而明了：没钱，而且我还不想还债。

不过，索罗斯的教导，却可以照做。不就是要俄国人将卢布贬值15%~25%吗？没问题，俄国人照办，而且超额完成任务——就在索罗斯提出建议四天以后，卢布一下子贬值50%。

大大小小的金融杀手们傻了眼：咦？说好了打个镁光弹当信号就行了，怎么飞上天的是个原子弹？

不管怎么样，信号总是发出了，大伙儿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各自准备，马上就要重演东南亚的一幕——这大戏演了N遍，大伙儿早就轻车熟路了，排好队，颇有绅士风度地登场了。

可惜啊，他们碰上了硬茬。俄罗斯政府忽然宣布关闭债券市场，将尚未到期的国债转换成三年期和五年期债券，同时将国外投资者的贷款偿还期冻结90天。90天？你相信90天后俄罗斯会诚实地还债吗？

鬼才信呢。很明显，这就是“同归于尽”的要义所在：俄国砸了自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用招牌——这就等于可预见的未来，别想再在国际市场上融资——但是给了这些金融大鳄一个血染的教训，千万别跟俄罗斯这种大国玩这一套：对实力弱小的东南亚小国，赖账的结果标志着欧美的军事威胁、经济制裁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权更迭和经济崩溃；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对欧美赖账，不过就是日子稍微难过一点，没啥大不了的。

在东南亚翻云覆雨惯了的金融大鳄们傻眼了，眼见形势不对，大家不再玩什么“绅士风度”了，自相践踏中，大个子推倒了小个子，大基金掀翻了小基金，大伙儿踩着同伴的血肉抢到门口，准备夺路而出。

孰料俄国人早有准备：“关门，放狗！”

——悲剧啊！

后来发生在俄罗斯大门内的事情，我们作为外人，没有身临其境，是弄不清楚的。但是，结果我们知晓了。因为一切都刊登在报纸上：美国人的损失以百亿美元计算，跟着索老先生出征俄罗斯的金融大军几乎全军

覆没，纵横江湖多年的LTCM是其中的代表——直接爆仓，只好收盘了事。

然而，倒下再也没起来的名单中，却不包括索罗斯，他老人家虽然年纪大，但是腿脚很灵便，也亏得这条好处，他老人家才没丢了老命。

我们随便打开电脑，上网一查，就会读到如下信息：“1998年，俄罗斯一役，索罗斯损失了30亿美元。”

这30亿美元的损失，是真是假，数据准确与否，我们不必关心，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事实就行了：索罗斯老先生是在乱军之中捡了一条命，算他老人家命大，竟然还能逃回华尔街去。他接下来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伸舌头舔舐自己的伤口，从此消停一阵子。

反击既然开始，就像张无忌打起的太极拳一样，“如长江大河，连绵不绝”，攻势一个接一个，如怒涛大浪一般向敌人砸过去。

下一场好戏，是在战场上开演。

在掌舵者普京的亲自指挥下，俄军开打“第二次车臣战争”。一反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被动，俄军节节胜利，很快就将车臣匪徒清剿一空。后者的残余势力只能逃进深山，在CIA（中央情报局）以美元诱惑或者威胁强迫下，硬着头皮出来，间或制造些恐怖事件出来。

理所当然的是，车臣的暴徒，成了欧美媒体嘴巴里面的“人权战士”，而俄军变成了“入侵本国国土”的侵略者，应当为“人道主义灾难”负责，应该“立刻撤军”。

类似的谴责，也发生在同一时间的东亚，各色谩骂，如雨点一般落在香港政府头上，只是花样稍稍有些翻新，比如说香港政府的帽子染上红色了，比如谴责香港金融当局违反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之所以有人如此乱骂一气，是因为骂人的慌了神。

原来，索罗斯所布置的另一路人马——全力进攻香港，进而寻隙击破中国大陆金融体系的金融杀手们，陷入了同样的境地——他们也被人关门打狗了。

香港方面，负责这次战斗的前敌总指挥，是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

他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后盾——香港的经济腹地中国内地；

他的“弹药”，除了香港自身所有的外汇储备和经济实力之外，尚有祖国内地信用的无限供给；

他的支持，除了香港的经济实力之外，尚有中国内地强大的综合国力。这综合国力中，最显眼的就是联合国“五常”的位子（可以否决任何议案）、全球核打击能力和无人敢撄其锋芒的常规战力（这点决定美国人无法以武力讹诈来辅助其金融攻击）、虽然落后却可以独立运转的经济体系（这点决定美国人无法以封锁和孤立辅助其金融攻击）。

我们注意到，前两个条件俄罗斯也具备。因而，悲催的美国人算错了一件事情，东南亚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在中国和俄罗斯身上重演。在有超强国力支持下的这些国家，金融大鳄和金融杀手们并不能为所欲为。

这一切，却都是倒下的“小龙”“小虎”们所不具备的。他们压根没有玩“关门打狗”这个游戏的资格，所以只能任人摆布。这就是小国的悲哀，这就是他们注定永远沦为任人摆布的“棋子”的原因。当然，小国并不一定都幅员狭小、人口较少或者经济落后。实际上，人口上亿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发达的日本、领土广袤的巴西都是小国。甚至，1949年前的中国也是小国，而之后的中国，则是公认的大国。因为我们用牺牲三千万人的代价而改天换地，以及举国上下半个多世纪的埋头苦干，换来了大国的资格。

然而，虽然有了强大的支持，曾荫权还是满腹疑虑。

在下定决心关门打狗的前一天晚上，曾荫权满腹委屈，又满心忧愁地说“他们欺负我们”。其面临的压力之大，竟然让他偷偷一个人关起门来大哭（参见曾荫权自己关于此事的回忆），他实在不能理解的是，按照欧美日天天嘴上喊得震天响的“普世价值”“自由经济”的理念，欧美日应该扮演的是播洒“爱和勇气”的天使，不应该是这样恶狠狠的强盗嘴脸啊！

然而，来自祖国的强大支持给了香港勇气。曾荫权哭了，但是香港政府坚定地完成了“关门打狗”的任务——金融杀手之香港兵团狼狈溃退，十

多年过去了，它们再没敢发动第二次进攻。^[1]

这些后来的事情，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人们，可以去看一部很有趣也很好看的香港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名字叫作《世纪之战》，由刘青云和郑少秋出演，讲的是二人扮演的两位香港股神大战国际金融大鳄赛斯的故事。这位赛斯，也蹲过希特勒集中营，也是个犹太人，实际上就是指索罗斯。

面临共同的打击和共同威胁，使得两大强国越走越近。终于，刚开始仅仅谈论联合防御恐怖分子和分裂势力的中俄哈吉塔五国会议组织，发展成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合作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开始联手，在中亚应对美国人的威胁。

至此，面对美国人，俄罗斯有了全面的应对措施，中国也找到了相对可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上海合作组织”的意义远远超越中亚这一局部，而具有全球意义。因为，这标志着两个国家开始背靠背，结成战略伙伴，一起对付来自同一个方向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俄联合抗衡美国的大棋局就此诞生。

【注释】

[1] 香港跟索罗斯的较量，完全符合商业规范，是以强大的实力加上灵活的金融战术击退了索罗斯。所以，美国人虽然极端不满，却也没有办法。

第二章 世界工厂的力量：中国异军突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悲惨地位，随着外部环境的剧变，以及内部改革推动，迎来上位的良机，这个国家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

恶性循环：中国经济曾命悬一线

1999年5月，瓜子走出学校大门，顿了顿，想起前几日，就在学校另外一个大门口，一个师兄对着一位女同学大喊：“我是个男人啊！”而小嫖

则哭得梨花带雨。

发生了什么事？瓜子想不明白，只是习惯性地疑惑一下，笑一下，继续走。

学校不远处是四方路菜市场，瓜子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斤大排（肉已经被剔得剩不下多少了），然后往回走。葱姜是现成的，酒精炉的酒精是足够的——瓜子一边琢磨，一边走到街边小店，打了两斤散装啤酒，才花了2块4毛钱。

“真够便宜的。”瓜子正在想，抬头看到马路上的大幅广告牌——“楼盘，2000元一平方”——不禁骂了一声，“打劫啊，这么贵。”

可不，瓜子去年在松山路菜市场，花1块钱买了6斤黄瓜，整个宿舍7个人吃了两天——一个平方2000元，不就是12000斤黄瓜吗？

瓜子把大排拎回宿舍，把装着散装啤酒的塑料袋挂在门锁上，然后熟练地架上酒精炉，开始炖排骨。

十里樱花，香飘满街。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瓜子的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老爸每月给360元的生活费，加上拿的奖学金啥的，瓜子从来没有感觉窘迫过。休息的日子里，弄些东西改善生活，还是很容易的。

瓜子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紧缩”之中。

紧缩的原因，除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紧缩这个大环境外，还要加上当时的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的缘由，专家们见仁见智，这里只说瓜子亲身经历的一个小事来供大家品评。2007年夏天，在某国有铝制品企业破产后的废墟上，瓜子无意间拣到几张旧日的质量控制表。上面记载了1988年某日，铝制高压锅、铝壶成品合格率是87%——换言之，废品率是13%。

做企业的人，或者现在正在工厂工作的国人，都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这个数字，在当下我们的工厂里，是个什么水平。以这个效率做企业，简直是在开玩笑！

这个例子并非无关瓜子的痛痒。事实上，瓜子有几个亲人，当时就在这个企业工作，企业破产后直到今日，他们的生活依然困顿。

铁一样意志的当家人，致力于拆除旧的、不具效率的经济因素及其附着的经济架构。而另一方面，作为“阵痛”的表现，是大批的企业倒闭、大批的工人下岗。于是，中国经济体开始了暂时而又剧烈地减肥。作为这种局面的一个注解，瓜子每次寒暑假在家，别人问他父母单位时，都会羡慕地提一句：“嗯，那个单位效益好！”瓜子当时年少，除了沾沾自喜外并没有多想什么。而今日想来，这一句赞叹中，包含了多少源于生活压力的叹息啊！

国内外的因素叠加起来，导致了较强的通货紧缩。而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之间互相欠债，最终大家都因为缺乏现金流通，而无法经营下去，这就是“三角债”。

在江浙商业文化的熏陶下，瓜子未来的岳父胼手胝足，经过三十余年的打拼，从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农民学徒工，变成了一家小工厂的厂长——而且营业状况很好，订单也很多。

然而，每次出货，收回的都是欠账单，却无法兑换成现金。而购买原料，若不用欠条来“支付”，就只好把自家存款填进去。能够用欠条来“支付”，大家就不会用现金来付账。最后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欠条驱逐劣币。

撑了几年，岳父的工厂终于在1999年关门，岳父和厂里全部工人一起失业了。此时，在海的另一边，瓜子正享受着通缩的好处：专心而悠闲地看着咕嘟咕嘟作响的酒精炉，里面炖着廉价的排骨，正等着肉熟，好大口喝酒。

不用怀疑，在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瓜子逍遥的时候，大批企业已经倒闭，大批工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根据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收入的减少，将会逼迫人们压缩开支，于是，企业会发现购买其产品的订单减少。由于销售量锐减，企业收入也随之锐减。经营困难的企业将会发现境况更加困难，甚至会因入不敷出而倒闭。这将逼迫企业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关门，要么裁员。于是，更多的劳动者因此而失业——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普通百姓的收入再次下降一个台阶。

于是，噩梦般的循环开始，社会将陷入“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加重通货紧缩→更严重的经济萧条……”这样的无限恶性循环中去。

因此，为了打破这个循环，首先需要扭转通货紧缩的局面。当时具体的举措，就瓜子了解，至少包括如下两项：

一、政府增加开支，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举措，直接为相关的企业提供了订单，维持了它们的生存甚至扩张，并且维持、增加了企业员工的收入。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例，在1990年后的十年中，山东省完成了从0公里到2000公里的跨越，到2002年8月，省会济南与全省16个市驻地全部实现由高速公路相连，高速公路达到2411公里，仅1998年——2002年的四年间，就修了1500多公里。

二、推行三个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目的是在民众必需的经济领域内，促进民众加大支出、加大消费。

我们把上面瓜子罗列的恶性循环逆向推理，于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消费增加，现有企业收入就会随之增加，新的企业也更加容易生存，不但可以让现有的职员保持收入水平，还增加了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从工作中获得劳动收益或者增加收入。这样，他们就能够有钱去消费，从而再次扩大消费。

如此下去，至少从理论上，国家就可以预期进入“消费增加→企业盈利改善→民众收益增加→民众增加消费”的良性循环中。这样，国民经济就会好转。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前景，实际操作起来，还有很多困难。

回顾前文里瓜子在街头看到的楼盘广告牌，就是当时房地产开发的一个真实写照。

三个产业化的利弊，暂且不表，但在当时，这是形势使然。

虽然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然而直到1999年5月，“通货紧缩→经济萧条”的恶性循环仍然未能得到彻底扭转。于是，作为这个不利状况的一个意外注解，就是瓜子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实施数年后，仍然能够以极其低廉的成本过着逍遥的生活。

故而，中国需要额外的大量流动性注入、额外的信用货币扩张来扭转通货紧缩的噩梦；需要额外的市场扩大，来容纳中国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从而支持企业的快速成长，并且在成长中改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进而在更高层面上支持中国急需而又必需的产业升级。

但是，这些“额外的”，通过什么路径来解决呢？

高层选择的道路，就是加入WTO，融入国际市场，从那里得到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些“额外的”东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为此努力不懈。

改革，改革！

前文提到，引入“额外的大量流动性注入、额外的信用货币扩张”，乃是90年代当家人对于解决当日经济困境开出的药方，然而，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改革开放”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依然是世界贸易体系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外的看客。充其量，中国仅仅是“日元经济圈”中最低级的成员，承担着为日元经济圈中所有成员提供原材料（如木材）、能源（如石油煤炭）、资源（如稀土）和最初级加工的产品（如纺织品）的角色，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多少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资本论》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话说到了资本的本质，在这个资本一统天下的世界上，资本的追求仅有一个，那便是利润，如果说还有别的要求的话，那就是更高、乃至最高的利润。我们反复强调的“High Return, Low Risk”（高回报，低风险），也不过是这个原理的衍生而已。

换言之，要想引入大量资本进入中国，必须对国内进行改革，制造出为国际资本带来高回报（High Return）甚至是最高回报（Highest Return）的环境来。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本国生产要素成本降到全球最低，我们回首当日改革，便会发现，这就是90年代当家人的指导思想。

在当时的改革措施里面，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日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而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对其工龄以少量资金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终点。

然而，当家人的动作，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些效应一环扣一环，而到了最后，竟然溢出中国，波及全球，最终引发全球产业经济版图的全面改写！

这，却是当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

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

他们不需住房，只需暂时租住一个条件最简陋的住处，因为他们在老家有住房；

他们不需养老金，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年老之时，将会回归故土和农村；

他们不需工伤保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自己应当享受这一权益——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他们不需医疗保障，因为他们生病了就会被踢出工厂；

他们不需要为子女准备昂贵的城市教育费用，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农村的学校里面凑合——虽然教学质量差，但是花费少。

总而言之，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极低，低到无法再低。

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它们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一点，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

这一“优点”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点，需要美国人说话），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享受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然而，这一幕（全球资本蜂拥而入，抢食这一大餐、盛宴），在整个90年代并未出现，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说的那个前提条件——“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并没有实现。

性格坚毅的当家人快刀斩乱麻，为了争取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发展空间，在国内改革的同时，对人民币汇率也施下雷霆手段——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3%。

关于这次汇率改革，《激荡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

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随即评论说，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一点都没错，德国《商报》一语中的——三年之后的1997年，正在缓步但是步伐坚定地走向产业空心化，因而渐渐走下坡路的亚洲“小龙”“小虎”们，被索罗斯们一击成功，进而陷入了全面困境。实际上，它们早晚会如荣国府一般轰然倒下，索罗斯们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这，才是符合唯物主义的看法。

只是，先知般的德国人没有注意到釜底抽薪的另外一个因素——除了汇率急剧下调，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忽然大幅降低之外，中国国内的国企改革，也导致中国劳动力价格极度降低。

于是，第三个效应——以美元欧元或者日元计价的中国劳动力价格大跌（亦即第二个效应）为背景，全球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开始是低端制造业，接着是中端制造业，最后慢慢地，高端制造业也在向中国转移。

顺理成章地，我们立刻就能推测出来：作为当时全球低端制造业的中心，产业外流首先发生在“小龙”“小虎”们身上，很快它们就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境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龙”“小虎”们在三年之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遭遇，仅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激烈而另类的表现而已——用哲学上的话来讲，这叫作“必然中的偶然”：衰落是必然，但是衰落的过程表现得如此激烈乃至惨烈，就只能用“偶然”来解释了。

“小龙”“小虎”们作为产业逐渐转移出去而陷入空心化的经济体集团，依照历史规律，一定会陷入全面衰落之中。其时，怨妇般的情感慢慢会成长起来，在这一情感的作用下，它们必然不会去反思自身竞争力下降这一根本原因，反而一定会归罪于产业转移的受益者。

然而，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真是要感谢索罗斯啊，他老人家成功地将东南亚各国怨妇般的感情全部接下，成功地将东南亚人民的怨恨吸引到了自己、犹太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身上，从而掩护了全面承受东南亚产业转移的真正的受益者——China。

作为这一现象之绝对有力的证据是，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张着大嘴追着索罗斯不放，恨不得咬下他一块肉来解恨。

而另一方面，整个东南亚都对中国在危机期间能稳住人民币汇率，宁可承受较大出口损失也坚决不贬值，从而避免让东南亚经济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而对中国感恩戴德——2010年，东南亚领导人还在国际会议上对欧洲人说，当时“中国人救了我们”。

话说到这里，但凡还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要被感动——苍天呐，大地呀！有谁懂得索罗斯他老人家的心——他牺牲了自己，照耀了中华！他在美、欧、日虎视眈眈、中华民族经济萧条的危急时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掩护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继而利用全球化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他在帝国主义加于中国之压力最大的时刻，挡住了一切攻击，把世界人民的焦点转移到了自己和华尔街金融大鳄身上，从而令千载难逢的产业转移的机会稳稳地、悄无声息地落在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天佑中华！只是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体会到他老人家的苦心。因为，这个“产业转移”的效应，也仅仅是刚刚冒出个苗头来。这一趋势，在1997年索罗斯奋然攻击东南亚金融系统之时，也仅仅如冰封大河之下的涓涓细流，完全没有显现出来。甚至，在他老人家攻击得手、吃饱喝足、点着数十亿美元的钞票、满意地抚着肚皮、惬意地剔着牙缝离开东南亚时，也并未成为大规模的潮流。

所以，若是站在当时（分税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调的1994年，以及国企改革同期，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前）的时间点上，人们看到的，只会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东南亚，而非一个面临无底深渊的东南

亚。

原因很简单：我们此前提到过，此时，日本资金和全球其他资金（当然包括索大爷的金融军团）正在爆炒东南亚房地产，从而令东南亚各国不显衰退之相，反而表现出一片烈火烹油般的繁荣——自然，这繁荣，首先表现为价格节节攀高、普通人永远也买不起的房子。

而此时，德国《商报》所作出的预测是如此超前——过了十余年，人们才看到它变成现实和不可阻挡的潮流——简直到了让人笑话其异想天开、痴心妄想的地步。而之所以如此，也是基于一个事实，那个“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条件并未出现。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三个效应，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小聪明，充其量只能算是“马后炮”，若是我们当日提出这个大趋势，必然会被嘲笑。

一句话，中国虽然具备了吸纳全球资本流入的必要条件，却缺乏其充分条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美国人拿一道“藩篱”把中国人挡在了世界贸易体系之外。中国要想搭上全球化的班车，还要等待时机。

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以后没有了

前文我们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剧变。影响最大的，就是苏联解体。

这除了让美国那巨大的军事压力忽然卸下外，也让它得以摆脱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带来的巨大痛苦：银子流水一般出去，却连个响声也听不见。最让人痛苦的，就是那让美国人自己看见都发愁的10000多件核武器和庞大的常规武库——仅日常维护费用，就是个天文数字。

更加可喜的是，日本经济帝国也垮了。作为战利品，整个日元经济圈的所有成员都丧失了防御力，任凭欧美两强掠夺。欧美两家谁也顾不上理睬对方，趴在“日元经济圈”的尸体上，狠狠地喝饱了血，吃够了肉。

这双份的红利，让双方都各自消停了几年。其间，它们平心静气，理顺、改革内部经济结构（如美国，在搞信息技术主导的“知识经济”），或者忙于自身组织的扩张（如欧洲，在准备欧盟的扩大和迫在眉睫的欧元区建设）。

恰如同亚马逊森蚺，在吞噬短吻鳄后，需要静养很长时间，慢慢消化吃下去的血肉。半年内，森蚺就不必再进食。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红利已经吃完，“森蚺”需要再次寻觅猎物和牺牲品。

美欧环顾四周，发现这个地球上，大国（日本、巴西、阿根廷、俄罗斯）都被吸干了血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已经没有了吸血的价值。唯一的牺牲对象，只有对方。

于是两强难免恶战一场。

欧洲实力弱，于是取守势：1999年元旦，建立欧元区，企图通过加强欧洲自身的经济整合，增强在角逐中的实力。

然而，美国通过利用欧洲急于驱逐俄罗斯在巴尔干势力的心理，以北约的名义，在欧洲心脏点燃了“火药桶”。欧元区顿时受到重创：资金大量外流，流入了最后一个“安全港”——美国。

若是我们开阔视野，翻检旧事，便会发现，欧元区的遭遇仅仅是当日连串金融危机其中较为显眼的众多倒霉蛋中的一个而已：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旨在打击欧元的科索沃战争爆发……期间，小的金融动荡、地区冲突不计其数。这些战争、动荡和危机，使得巨量的资金纷纷逃离亚洲、拉美、欧洲，还剩什么地方？

没错，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避难“圣地”，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光明”之地——美国。

所以一切顺理成章，整个世界倒霉透顶的1990-2000年，也就是美国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一波一波的海外资金顺次流入美国，其背景却是别国一轮一轮的经济危机。

而这个成绩，是克林顿在任的时间内取得的。换言之，这一切的受害者是全球各国，而其受益者却只有一个，也就是帅哥克林顿领导的美国。

克林顿政府圈了全球的钱，便卖力打造“新经济”——美国国家信息高

速公路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由克林顿的前任总统老布什于1992年2月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的，但此时距他下台已经时日无多。1993年9月，克林顿当政后数月，美国政府宣布了“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行动计划”。

于是，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包括美国风险投资在内的大笔投资资金，加上在世界四处游荡的游资（记得此时日本流出的巨额日元资本吗？记得科索沃战争后，欧洲资金外逃，引发欧元暴跌吗？），都涌入所谓“知识经济”的投资领域。

大量本国和外国的资金流回、流向美国，从而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股市的火爆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基础。

据统计，在1998年《幸福》杂志公布的1000家大企业中，设立风险投资项目的企业由两年前的不足1%上升到20%以上；1999年全美国超过70%的风险投资涌入互联网领域，其总额达到300亿美元以上。据此，我们看到，来自美国国内的资金对互联网领域发展的投资巨大，而来自海外的投资，也蜂拥而入美国互联网领域。2000年，外资总共持有908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债券。统计显示，每年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达2000多亿美元，毫无疑问，这些资金投入的大热门领域，就是当日的明星领域——互联网。与此同时，美国各类电话公司、媒体公司、计算机公司、软件公司、卫星制造公司、互联网服务商都在积极投资建设互联网，使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企业在信息技术设备的投资份额提升到了45%以上，这使美国资本类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年均增长11%。 [u](#)

于是，在国内外资金的有力支持下，美国网络企业云集的纳斯达克市场，短期内迎来了大发展、大扩张的时机。而在股市高涨时期，发生了巨额资本抢购少数股票的情况——较早的时候，上万亿美元对应的只有近500种网络股——极大地哄抬了股价。

而纳斯达克股市允许网络公司在取得第一笔收入之前就上市，于是，不管好坏，无数公司挂上个“.com”的名字就乱哄哄地上市，而且上市之后，立刻遭到资金哄抢。这让人忍不住立刻想起了中国的期房制度——房子只是画在纸上，就已经可以上市交易了。这一类荒唐的举措，在中国和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只有一个结果——在疯狂抢占市场份额的一片混乱中，除了引发惊人的泡沫外，从未导致其他什么好的结果来。

事实也是如此，泡沫由此而生——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空前的大泡沫。

到2001年3月，已经有5500家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些企业中，有微软、英特尔、戴尔、思科、朗讯、美国在线、雅虎、亚马逊等大批实力雄厚的世界级高科技企业。

然而，在这热热闹闹、一团和谐的景象中，也不乏大量混迹其中的皮包公司、垃圾公司。其虚弱的财务状况和虚构的盈利前景，成了一触即发的机簧——一旦风吹草动，立刻就会成为泡沫破灭的导火索。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1971年2月8日，纳斯达克股市建立，最初的指数为100点，十年后，指数才得以突破200点。

1987年10月19日，在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暴跌以后，纳斯达克下跌11.5%，创造了一天内的最大跌幅。当年年终时，该指数为330点。
（记得格林斯潘上台两个月后就发生的股灾吗？）

1991年4月12日，500点；

1995年7月17日，1000点；

1997年7月11日，1500点；

1998年7月16日，2000点；

1999年1月29日，2500点；

1999年11月3日，3000点；

1999年12月29日，4000点；

2000年3月9日，5000点；

2000年3月10日，创造5048.62点的最高纪录。随后迅速急转直下，同年，连续跌穿4000点，甚至3000点；

2001年3月12日，跌破2000点大关；

2001年3月20日，1857.44点，与去年最高点相比跌幅已达63.2%，创下纳斯达克历史上最大跌幅。

.....

这场股灾破坏力有多大呢？余永定老先生在2002年的文章中给出的数字，是4万亿——5万亿美元的资金蒸发了。

但是美国人自己没有多大损失。

他们圈了全世界的钱，完成了国家的经济战略，建立了一批新时代的经济航母：IBM、微软、Intel、戴尔、思科、朗讯、美国在线、雅虎、亚马逊.....这些经济巨舰，将在未来的经济全球竞争中，为美国科技、经济继续称霸全球保驾护航。

话说到此，我们忍不住就会觉得非常奇怪：为何每次美国泡沫破裂，接手最后一棒的总是外国人？

现在我们停下来看一下，在世纪之交的千禧年前后，欧洲和美国两处的局势。

我们看到了相同的景象：经济萧条。不同的是，美国是泡沫破裂后的经济萧条；欧洲则是被美国人暗算后，资金大规模出逃造成的经济萧条。

美国需要新的劳力（旧日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已经被美国人杀了吃肉）生产出巨量商品和财富，以支持其霸业；欧洲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巨量的廉价工业品，来支撑欧元信用。

于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眉飞色舞的美国佬看了鼻青脸肿的欧洲人一眼，摊开了右手，诡秘地笑了；欧洲人用幽怨的眼神，也瞄了美国佬一眼，摊开了右手。

昏黄的煤油灯下，两只右手上，都用毛笔写了同样一个字——China。

中国，是时候加入WTO了。

到了此刻，欧洲人明白了，与自己心意相通的美国人已经决心重整世界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巨大的生产力正在被释放出来，巨量的财富将会生产出来，而美国人，作为这个世界的坐庄者，将会从中拿走最多

数量的份额——于是，1999年年中，在向中国做出种种明的要求和暗地里的勒索后，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美国同中国达成协议：在保证美国利益、遵守做出的种种承诺的基础上，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消除了，而挡在中国之前的那个“藩篱”也就此打开了。

剩下的事情就不多了。在应对了欧盟的一轮类似的勒索后（虽然它们的代表老施曾经在北京声称全力“支持”中国加入WTO），中国推开了所有障碍，于2001年顺利加入WTO。

那一刻，端的是非同小可。因为中国的加入，使得美国人自从19世纪后半期就在倡导的“美式全球化”正式建成（记得中学历史书上讲过的美国人于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吗？）。十三亿被挡在门外的中国人民，将原本世界贸易体系的人口体量一下子扩大了20%；数亿训练有素的劳动者进入了世界贸易循环，将全球劳动力成本压低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

全球的资本家都惊呆了，如此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有生之年也就只会出现这一次吧！于是，他们关了墨西哥的足球工厂、德国鲁尔的全部钢铁厂（2007年，最后一家被整体拆了卖给了中国人）、巴西的婚纱厂，收拢资金就跑到中国来。

全球制造业朝着全球最低的成本、全球最高的利润回报率（Highest Return）就冲过来了，伴随着这个进程的，是全球各地制造业企业关门歇业。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就此开走，以后想上车的，再也不可能了——除非他们在整体上以更加惨绝人寰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要素成本击败中国。

嗯，没错，没有搭上末班车的俄罗斯（2011年底，俄罗斯才正式加入WTO）“杯具”了，已经搭上车却未能在实业领域竞争过中国，于是只能做些软件外包业务的印度也“杯具”了。

这个体系，建立了在全球配置资源进行生产的经济框架。该框架存在着四个等级：

一、最低级。如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等，它们通过提供能源和矿产资

源、初级产品或者粗略加工的半成品，来参与这个框架。

二、次低级。曾经坐过这个位子的国家，在60年代有日本，在60年代后，直到90年代中期，有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而2001年之后，就仅仅只有中国了。中国收取来自最低级国家的初级产品、原材料、资源、能源、半成品，以中国丰富、廉价和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加工成工业制成品，供应国际市场。

三、次高级。这个群体包括了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这个层级的国家，依靠高技术水平和充足的资本立足。

四、最高级。这个层级，只有一个国家——美国。换言之，美国跨次高级和最高级两个层级。

在这个全球化的体系中，各国有着鲜明的分工。

发达国家提供资本（或者叫作全球流通的信用货币），以美元、欧元、日元的形式，在全球组织生产。生产的流程大致是：

最低级国家提供原材料、能源、矿产、粗略加工的半成品，交由唯一的次低级国家中国，在次高级国家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下，由中国工人组装、制造成成品出口美日欧进行消费，中国获得美元、欧元或者日元，然后支付最低级国家。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获得的资金主要是美元，因为美元是国际主要的结算货币。2008年3月20日，星岛财经网报道，全球每日3.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86%的外汇交易额与美元有关；而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近2/3也是美元（“2/3”这个数字很有趣，我们还会提到这个数字）。

于是，按照上面给出的模式，国际贸易可以周而复始、循环不断进行下去。而且，在每次循环中，参与循环的四个等级的国家，都可以获得利润，而这些利润，绝大多数将会用来扩大生产规模。所以，下一次循环的规模，将会比前一次大得多。

各国在这个循环中，获得的利润，也是不断累积增加的，于是，世界人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按照习惯用童话思维来推测的人们的看法，从此，按照“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生活”类似的推理，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世界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日子越来越好。”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美好，童话从来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

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矛盾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客观现实的物质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原动力。

从上文的循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如此全球经济模式下，四个等级中的国家，各自起到的作用是：

一、最低级：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原材料、能源、矿产和半成品等，其参与门槛最低——有“东西”卖即可。所以，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属于此，甚至澳大利亚、俄罗斯也属于此（但是澳洲和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个放下不表）。

二、次低级：负责组装工作，需要的门槛稍高。

中国成功跨过这个门槛，因此成为这一层级唯一重要国家的原因，也是成功挤掉其他大约150个发展中国家，坐稳这个位子的原因：

（一）政治稳定。如泰国般三天两头政变，或者如越南般三天两头闹罢工，资金就要出逃或者犹豫了（资本要的是low risk）。

（二）劳动力充足。中国具有数以亿计的青壮年劳动力以及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

（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远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当然，距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这点可以使得中国从事“较高”技术要求的工作。

（四）主要要素价格（如劳动力价格、水电能源价格、环境成本）低得惊人，这点非常重要。

（五）产业链组合严密而完整，交通非常便利。举个例子，东莞的服装厂，隔壁就是纽扣厂、印染厂、缝纫机厂等，这使得企业间的中间环节减到最少，相关成本减到最低。而这点，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举个不恰当的反例，某人在越南开个服装厂，却为了采购纽扣，千

里迢迢到浙江义乌或者广东某地，相关成本就飞上天了。

（六）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反美概念。关于这点，克林顿和小布什，还有奥巴马、特朗普们是一点儿不担心：都变成事实上的G2了，连“Chimerica”（即某段时间国际媒体上天天鼓吹的“中美共同体”，这个词连同“G2”，都是老美造出来忽悠中国人的，更重要的是，忽悠全球“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新词都出来了，还有啥意识形态的因素让老美担心的？

三、次高级：负责提供信用货币（全球通用的、充沛的、保证销售市场的资金）、关键技术（高的、被他们垄断封锁的、中国不能获得的技术）、较高效率的管理。

这些要素，在全球只有他们能够提供，所以要给个大价钱。因此，美、日、欧（以美国为主）才能以此为后盾，掌控全球经济的主导权。

理所当然的是，他们从全球化大生产中获得最大的蛋糕份额，拿走了最多的利润，而只给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留下最少的收入。

四、最高级：美国。它负责的是整个全球化框架的构建和维持。具体的手段有：

（一）美元。确切地说，是以石油为支撑的美元。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与沙特国王达成“美军保证沙特独裁者——国王的统治；当时世界第一产油大国沙特王国代表拥有世界石油储量2/3的OPEC（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保证今后卖石油的时候只收美元，不收其他任何货币”的暗黑协议以来，在这个星球上买卖石油，只能用美元来支付。

于是，在这个石油驱动经济运行的世界上，人们发了疯似的相信美元。用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商品来换取这印刷成本只有4美分，而面值却写着1美元、5美元、10美元，甚至100美元的纸片——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叫作“US Dollar”。

于是，从理论上讲，美国人便可以花4美分印一张这种叫作“美元”的纸，然后就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当作1美元、5美元、10美元，甚至100美元来用，换取世界各国的优质资源和产品，以及服务，如南非的黄金和钻石，巴西的矿产资源，中东的石油，中国的裤子、袜子、稀土，日本

的电器、汽车，德国GPS制导的联合收割机，印度的软件，欧洲的甲级足球俱乐部，俄罗斯的顶尖科学家，等等。

朋友圈每日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dedao555**

甚至——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的马仔总统，世界各国的经济情报，哥伦比亚、阿富汗优质毒品的优先供应，黎巴嫩长枪党对贝鲁特难民营的大屠杀，土库曼斯坦总统、阿拉法特、沙龙的神秘死亡或者“中风”，连续40多年未曾间断的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600多次暗杀，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陈水扁亲信陈敏贤与陈哲男在韩国赌场洗钱的录像，等等等等，背后的推手，就是美元。

更加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美国才能有财力、有能力保证军事、工业、农业、传媒、金融等各行业的运行。

因此，这第一个武器“美元”，是美国强大的终极根源和力量来源。任何企图动摇这个根基的个人和势力，都将会被美国扫入地狱。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已经在地下的萨达姆。2001年11月，伊拉克宣布将“使用欧元替代美元，对其石油储备进行重新定价”，公开对石油美元提出挑战。换句话说来说，“这种行为，就等于是对美国宣战”。于是，2003年3月20日，美军对伊拉克宣战；2006年11月27日，萨达姆被绞死。

而帮助美国支持这一“武器”的国家和势力、个人，无论多么有悖于美国的价值观，都被视为盟友，如至今仍然实行世袭独裁统治的沙特国王，其背后有美国大兵的枪弹支持，可谓世界上位子坐得最稳的独裁者。

（二）发达的军事工业。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了排名其下的第2-10名国家军费的总和。

这样的军事工业支撑起来的军队，强悍异常。敢挑战美国在全球化体系中地位的，统统威吓之、攻击之。小国之君，直接杀无赦。作为这一强悍力量的一个注解，美国的国防部，早先自称为“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War”，翻译为中文也就是“美国战争部”。

众多倒在美军枪下的人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传说中拥有“大杀器”但事实上却死于挑战美国的萨达姆了：1.企图垄断伊拉克、科威特石油资源，并且以此为后盾，一统阿拉伯世界；2.胆敢在出售石油的时候，以欧元为计价单位，对“石油美元体制”发起根本挑战。

（三）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11个航母战斗群。美军在海上卡住全球主要交通要道，然后只要喊出台词即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如果不听话，轻则整出个“金河号、铁河号”事件；重则放出个“索驴里”“索牛里”海盗，让你尝尝哭爹又喊娘的滋味——不用担心，“索牛里”海盗知道该抢谁，谁绝对不能动。怀疑这一点的兄弟，去查查被抢货轮概率和国籍就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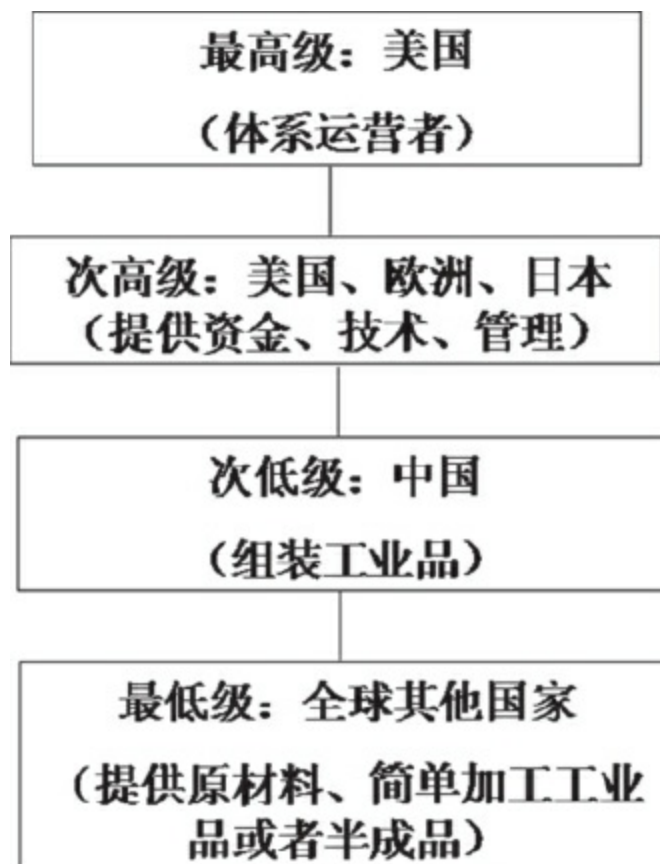
（四）已经失去竞争力却要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去输血的汽车业，最大的用处就是养活一帮干活少却吵着要最好待遇的懒人（敢这么狂，是因为懒人有选票）。

（五）超级发达的、效率已经非常高的，但是还要国家拿出巨额资金进行扶持的农业。有了这个“大杀器”，美国人在世界粮食市场就是说一不二——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的宝座落入美国之手已经有数十年了。

以玉米为例，美国的玉米收获面积、单产、总产量均是世界第一，出口量当然也是世界第一。具体些讲，十几年来，国际市场上每两吨玉米中，就有一吨以上来自美国。据此，美国掌握了国际市场上对玉米供应量、价格的绝对控制。这是打压世界粮价或者推高世界粮价的最好武器。2007年到2008年之间，这张牌打出来，用“生物柴油”概念，吃掉了传说中过剩的粮食。疯涨的粮价，整惨了印度、埃及、海地等一众国家，把全球30多个国家搞得鸡飞狗跳。

（六）超级发达的、竞争力极强的传媒和电影业。它除了本身具有娱乐名义之下的精神鸦片功效之外，还起到了控制全球文化产业和话语权的作用。

（七）对全球吸血的金融工具——华尔街及附着其上的金融体系，通过炒作全球各国必需的商品，从中赚取巨额利润。这等于从全球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百姓身上刮下一层厚厚的油水。金融危机前，华尔街员工分红后消费的已经不再是汽车，而是游艇，甚至是直升飞机和潜水艇，或者买个无人岛屿玩儿。



2001年——2008年的全球贸易体系组织模式图

【注释】

[1] 薛伟贤、冯宗宪：《网络经济泡沫解析》，载《财经研究》2004年第1期。

史无前例的大繁荣

2001年到2008年9月的这段日子里，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东南亚、中东各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分别将本国地上地下最优质的资源原材料采出，或者从地下挖出矿石，或者把森林砍倒变成木材，或者把粮食、羊毛装箱，或者从地下抽出“黑金”，然后送上万吨巨轮，从四面八方出发，而目的地却一致：世界工厂——中国。

继而，送来的原材料、半成品由中国那数亿廉价而吃苦耐劳的工人加工成成品，然后这些工业制成品再次装箱，被送上万吨巨轮，沿着无数的贸易航道分散开去，送到世界各国。

然而，其主体（约50%），却是送去美国、欧洲或者日本，在那里，巨大的消费市场像黑洞一样，似乎具有无限的吞噬能力，可以将无限多的产品统统吃下。

换言之，美、欧、日，尤其是美、欧，是世界化大生产的“最终消费者”。他们支付给生产者的，是一张一张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的钞票——或者叫作美元或者叫作欧元，要“生产”这些支付物，非常简单，开动印钞机即可。

西班牙《起义报》报道，2001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增长了12.75%，达到7.8万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国内流通的美元只有6000多亿美元，所占比重不到美国发行货币的8%。换言之，这一年发出的7.2万亿美元都跑到了美国之外，反过来说，就是同样价值的实物财富或者服务流入了美国。

这背景，便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释放的史无前例的流动性狂潮。2001年到2008年，美国货币供应量暴涨，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M3增长幅度太过惊悚，其暴增的幅度，连脸皮厚过城墙的格林斯潘都无法忍受，于是他选择了做鸵鸟——把脑袋插到沙子里面，装作看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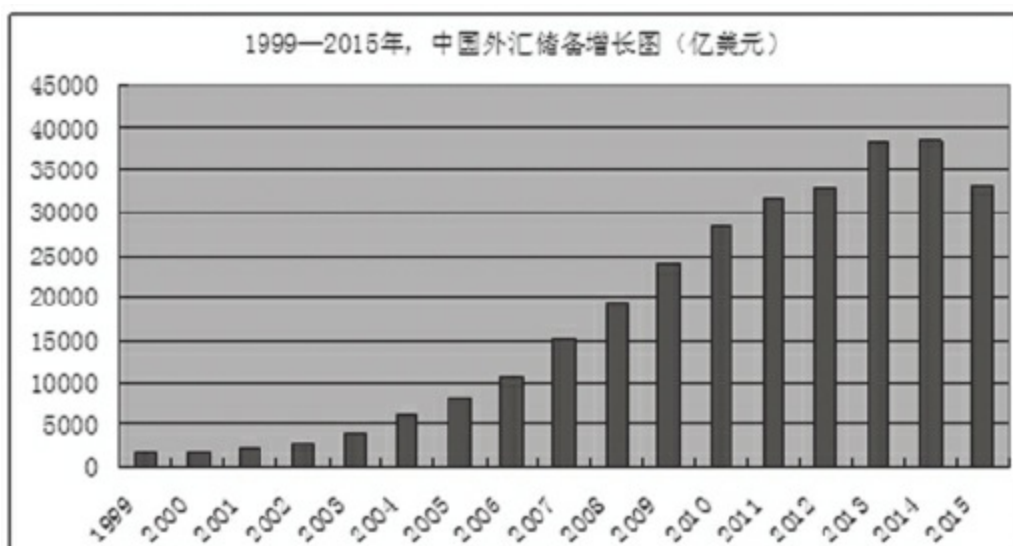
于是，2006年之后的M3变成了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因为那一年，格林斯潘宣布，M3属于国家机密，从此不再公布其数值。

实际上，格林斯潘做了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知道他的这些作为的后果就行了——他制造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流动性大潮。

这大潮涌出美国，冲向世界，造成了“大水漫灌”的局面。全球一切经济体，因为这“大水漫灌”而逐渐受益：流动性短缺带来的经济萧条由此减退、缓解、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国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最终，经济大繁荣竟然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中国加入WTO，于是，那个“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终于消失。随着格林斯潘制造出有史以来最大的流动性大潮，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之势，如同大河奔流一般不可遏制。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变化：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1.67亿美元，中国人拼命苦干，攒了24年，到2001年，才攒了2121.65亿美元。然而，2001年以后，一切像疯了一样，到2008年年底，只花了七年时间，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

19000亿美元，并且在随后的几年内，这个数值再次翻番，最终一度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



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图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就此拉开序幕。那涌入中国的滚滚洪流，汇集了全球资本、企业、人才和技术的一致共识：到中国去，那里才能赚钱；那里，才能赚到最多的钱。

这一势头越来越快，越来越强，直到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趋势——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狂潮。

只是，这一狂潮的背后，是另外一个狂潮：其他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制造业纷纷抽离，而去追逐成本最低而回报率最高的中国。换言之，中国的工业化狂潮，是以别国的“去工业化狂潮”为背景的。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在此前断言，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全球化最后一班车开走了，其他国家再也没有机会搭上这趟便车去完成本国的工业化和国家的现代化。当然，这个“其他国家”自然也包括那个传说中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

于是，巴西热带海滩上，俊男靓女们所着的泳装，由本国制造的渐渐减少，中国制造的却逐渐增多。去工业化已经许多年的英国人忽然想起了其中的坏处，于是热心地跑去提醒巴西人注意。不过，巴西人这样对BBC的记者说：中国人跟我们做生意是付钱的，不像你们英国人，拿走

了东西，却从来不付钱。^[1]

墨西哥人爱踢的足球渐渐换成了中国制造，因为后者又便宜质量又好。这对于该国足球制造商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用脚趾头也能想出来。不仅如此，该国制鞋工厂也纷纷关门，因为老板为了降低成本应对竞争，将工厂搬去了遥远的中国。^[2]

而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的“呜呜祖拉”（Vuvuzela）90%都是中国制造的。可是，南非政府却伤透了脑筋——这对于南非本国产业意味着什么，还用多说吗？

事实上，在此前烦恼的南非政府就已经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力图保住本国的工业和制造业。

南非人还真找到了办法，这法子至少暂时有效：为了对抗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南非政府不惜开放边境，引入其北方邻国，亦即经济崩溃的津巴布韦的失业者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以本国劳动力1/10的价格雇用他们，试图在制造业方面与中国一较高下。^[3]

沃尔玛们发现有了更加廉价的采购对象，于是全世界的消费者发现，自己花更少的钱就能享受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了，典型例子就是非洲的工薪阶层不再购买来自欧美的二手服装了。于是，欧洲的死人们总算心静一点儿了，他们可以带着自己的衣服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了。此前，他们死后，西装总是被扒下来，作为“物美价廉”的商品送到非洲去被二次消费。

而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出现在埃及，那里的百姓甚至抛弃了日本或者法国的二手汽车，开上了物美价廉的、来自中国奇瑞的新车——这个，已经不能算是“低端制造业”了。

2011年9月，瑞士银行分析师安德森撰写的报告给出了这一大潮的最新却绝非唯一的结果：“过去两年中，美欧市场上的低端轻工业制造业商品之50%，均来自中国。”

难道仅仅是低端产品吗？

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这段日子里，整个世界贸易体系运转非常好。其标志，即是体系中的每个国家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之中。

所谓“最低级”的经济体虽然是出卖初级产品的，但是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比如卖大豆的阿根廷，国内一片和谐，经济繁荣，政绩出色，因此百姓们整日念叨总统基什内尔的好。当老基届满卸任后，大家还对他留恋无限，勉为其难之下，老基的媳妇克里斯蒂娜只好接着出任总统，全国上下皆大欢喜，百姓高高兴兴，没一点儿意见。

同样，卖石油的俄罗斯发了大财，再也没有人记得1998年俄国人穷急了赖账，导致俄罗斯被开除出世界信用体系的事情了。俄罗斯也不用再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和国际融资问题，原因很简单，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这天，俄罗斯不但还清了外债，而且积攒了总额598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经济好，政绩好，所以50多岁的秃顶老帅哥普京赢得了全体俄罗斯人的心。

俄罗斯的姑娘们压抑不住内心的狂热，就此传唱起一首歌曲“такого,каПутин”，翻译成中文就是：“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普京顺势而为，两任总统任期之后，换个办公室立马接着当总理。而且，按照俄罗斯执政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四年后总理任期届满，老帅哥还要发挥余热，继续竞选总统。2012年，他做到了！这足见民心所向。

卖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石的澳大利亚也不赖，不过那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过去10年带领澳大利亚人民轻松创业、猛烈赚钱的自由党总理霍华德下台了。

不奇怪吗？

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这才符合商业规则。

原因很简单，这个一口烂牙的霍总理比较“排华”，而中国是澳大利亚的头号大主顾！如果澳大利亚能换上中国人看了就喜欢的工党总理陆克文，是不是好处更多一点儿？这位陆老兄，脸上老是笑咪咪的，身为一国总理，居然放弃大家默认的国际外交惯例，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满嘴中文，让中国人看了就心情舒畅！

而由高技术的工业强国法、德所领衔的欧洲，也是一片和谐。多年以前，电视节目中的法国人就以浪漫自由的生活而著称于世——无忧无虑的法国人要么海上冲浪，要么驾驶滑翔伞自由自在地翱翔于云间，让人不禁惊叹原来人世间还有这种逍遥日子。

然而，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欧洲人民幸福生活的冰山之一角而已。

早在几十年前，欧洲就已经宣布他们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了。这个名词太抽象，我们将其形象化描述一下，那就是，每周5天，每天7小时工作制。

甚至，还有人不满足，已经吵吵嚷嚷着要求政府讨论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6小时的必要性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更加美好的方案没有成真。不过，那也不要紧，因为工作很轻松：工作中的喝咖啡时间、下午茶时间啥的，是一定要享受的——刨去这些时间，他们还能有多长时间可以做事？

孤悬海外，跟着美国人混、时不时在欧盟内部给法、德添添堵的英国更加不必说了，那种幸福的日子简直让黄世仁都要嫉妒。在这个“幸福”的国家里，甚至不工作蹲在家里吃政府救济的人也舒舒服服。政府有政策，对这种人可以发放大笔福利补贴。高高兴兴地数钱之余，受益者会欣喜地发现，另外一份大礼还在等着他们——来自中国的巨量廉价日用品压低了通胀率，也就是说，同样的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了。

《参考消息》告诉我们，英国有户人家，没有一个人有工作，也从来没有谁想过要出门找工作。家里生了一大堆孩子，却从来不愁养活一家人的问题。原来，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是这一堆孩子。凭着这张筹码，他们每年能从英国政府拿到一大笔补贴。这钱不仅养活一堆孩子没有问题，而且在一年一度的全家人民代表大会上，还可以热烈讨论、表决、通过详细的家庭年度旅游计划！您绝对不要替人家担心，资金绝对不是问题，一切开销由政府买单——虽然全家人没有一个是公务员。

多年以前，西班牙的失业率就在20%上下晃荡，但是也没有闹出多少乱子来，大家还是开开心心地在“奔牛节”上狂奔。甚至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8月，第64届“西红柿大战”依然如期在西班牙东部小镇布尼奥尔上演，一点儿也没有被金融危机打扰。1小时内，来自全球的数万人砸烂了10万公斤西红柿。除此之外，不管在金融危机之前，还是在之后，在同样的“欧洲五猪”（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

牙五国的首字母缩写)国内,西班牙的“葡萄大战”、意大利的“橘子大战”、希腊的“面粉大战”都显示了太平盛世的和谐味道。

事实上,产业空心化而失去经济支柱和竞争力的PIIGS根本不担心,支出大过收入不要紧,钱花完了也不要紧,没钱可以借嘛!他们只要以政府的名义发行一批债券,然后将这笔债券卖给手中握满欧元、美元而亟待保值的投资者,再然后,就是分钱了。于是皆大欢喜,大家就又有钱吃喝玩乐了——这些债券,投资者一定会买的,因为作为盟友和朋友的美国(至少在2008年以前是),自然会关照其麾下的穆迪、惠誉、标准普尔三大评级机构给予这些债券最高评级——那帮投资者就认这个。

抚今追昔,我们不禁感叹,当时欧猪五国、欧元区、欧盟乃至全体欧洲人的日子过得甭提多惬意了——那可真是个和谐的黄金年代。

欧洲人都这么爽,就更不用说美国人了——人家是最爽的。欧洲人拥有的,他们都拥有。除此之外,美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房价节节上升,而且看起来将会永远涨下去。事实上,整个世界,从巴黎到莫斯科,从香港到北京,到处可见房价飙升,而且涨幅远远高过美国,可是,能够把房价飙升这个赚钱的机会利用到极致的,就只有美国人了。

朋友圈每日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dedao555](#)

借着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美国人忙得不亦乐乎:商业银行放房贷、投资银行卖垃圾债券、美联储印钞票……大伙儿专心致志发财。甚至,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搭上了这享福的盛宴——他们可以贷款买房,待房价上涨,即可将自家房子抵押给银行,换来的钞票除去还给银行付清房贷,还绰绰有余。于是大家拿着这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到超市、到餐厅、到赌场、到衣饰店随便花。让人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很快发现,另外一道大餐正等着他们——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可以让他们用同样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

甚至,这福泽连个流浪汉都被恩荫。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个人,具有美国的信用号码,是个活的(有时候死的也无所谓),随便填个表,自然有人替他拉来贷款。然后,这人就可以立马住进宽敞明亮的house——产权无限的、前草坪后泳池的独栋洋房。

【注释】

[1] 英国BBC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

[2] 日本NHK电视台所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力量》。

[3] 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非洲梦（3）：改变未来的移民力量》。

第三章 美国的运作：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美国人抛弃联合国安理会机制，抛弃了自从二战后就得到全球一致认可和遵守的原则——“大国利益都得到照顾，然后达成大国一致，从而解决全球问题”。其表现出的姿态表明：此后，美国人将完全无视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一切强国的意志和利益。

美国开国精英的“政治智慧”

2001年，站在纽约帝国大厦，俯瞰世界，美国人会禁不住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五十年来最大的梦魇——苏联军事帝国已经崩溃，其继承者俄罗斯在美国的步步紧逼下节节后退：中亚丢了，克里米亚丢了，甚至连“龙兴之地”乌克兰也丢了——这等于中国的河南、陕西独立了。

更让美国人放心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和外汇来源——石油基本被废掉：原油低至20美元一桶的价格（2001年9月，“9·11”事件发生后，原油价格短暂升至每桶30美元以上，随即回落至18美元），只能让其剩下半口气慢慢喘。

实际上，普京上任伊始，布伦特原油价格为每桶19.80美元。克里姆林宫开会的时候，各位高官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的最佳情形是长期油价达到每桶25美元，那时的我们不敢对此寄予太大指望。那是我们的美丽幻想，就好像天上下金币了。”^u

竞争力超强、曾经威逼美国老大地位的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萧条中。其八年中换了七个首相，为了向选民表示“爱日本、拼经济”，每个首相都要照例推出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措施，即使他们明知道这发出的巨额流动性，恰好为美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日本变成了美国无限透支、无需付息的提款机。

事实上，不光是日本人当了这冤大头，从整体上看，全球所有投资美国的投资人都获利甚微。余永定先生在《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及其长期变动

趋势》一文中，引用英国经济学家Martin Wolf的数据，讲到一句话：“在2000年，对应于2万多亿美元的外债，美国只付出了96亿美元的代价（外国‘投资收入’的净汇出）。换言之，外国借钱给美国人所取得的回报率仅是0.48%。”

中国呢？依然在通缩和经济萧条中挣扎。稍早些时候，瓜子在惬意地喝着啤酒、吃着葱爆蛤蜊之余，时不时地还可以花25块钱买张门票，去崂山看看风景。

而当小布什或者哪位美国人站在纽约帝国大厦意气风发的时候，瓜子老爹所在的单位破产了（2001年）：200多万的年营业额，却欠了2000多万的债务——神了，鬼才知道他们怎么折腾的！也好，瓜子此后再也不用被人称赞父亲所在的单位如何“好”了，大家都一样啦！

海的另一边，瓜子未来的岳父则刚刚关掉工厂，同手下的百名员工一样失业了，还在琢磨怎么养活瓜子未来的丈母娘和未来的新娘。

把视线跨越半个地球，回看欧洲，美国人会发现，欧元区信用遭受重创，短期内难以对美元造成威胁，施罗德和希拉克还有的忙——小布什虽然很同情他高卢兄弟和日耳曼亲戚的处境，但是很显然，他对这种情形感到非常满意。

反观美国，虽然互联网泡沫破裂，但是那亏的是别人的钱。而且，在整个90年代，美国已经成功将产业升级，进入了网络经济时代，进而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建立了强大的金融控制网络。其在网络经济、金融领域的领跑，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美国人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方面，将80年代一度逼近甚至领先美国的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身后。

而欧洲人、日本人对于美国人节节紧逼的应对，软弱得让人同情。

欧洲人除了时不时对微软提出巨额反垄断罚单，小小地泄个愤以外，对于美国左右、支配欧洲IT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现状，根本无能为力。

而日本人更可笑、更惨。

2010年世博会，日本馆中显眼的位置，出现了两个机器人，一个会说中文，还会打太极拳，另一个会说日语，会相扑。日本人的心思很明确，

要借这两个かわいい（卡哇伊）的机器人打开中国市场。

然而，结局只能让日本心里流血——在劳动力充裕的中国，那个かわいい的机器人，当个“西洋景”（或者我们该说“东洋景”？）看看还可以，应用方面根本没有市场。

所以，日本人是白费心机。中国这么多廉价劳动力，怎么会大规模使用日本的机器人？

沦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国家战略全面战败的后果——日本人，又一次当了冤大头！

风景这边独好！

小布什对这个形势非常清楚——他虽然不怎么聪明，但也不是傻瓜。何况，他还有个教父式的副总统切尼。

小布什与切尼的合作，是石油——军工集团的典型写照。原因很简单，布什家族历来是从事石油行业的，小布什本人就是在得克萨斯玩石油起家的。而副总统切尼则与美国军工行业关系甚密，通过符合美国法律的操作，他从伊拉克的军事订单中发了大财。

而石油——军工集团的代表人物被美国“人民”（真是人民吗？当然不是，而是竞选资金提供者背后的利益集团）用选票推上了决策者的位子。“美国人民”用选票表示了愿望：为了布什、切尼们的利益，美国的国家机器要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

且慢！大家估计都糊涂了：美国人民和各个利益集团，每四年一次，花上数亿美元辛辛苦苦地全国折腾，终于将某人推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就是为了让此人（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中饱私囊？

错了，也对了。

何解？

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智慧所在：个人小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统一的。

事实上，从奴隶时代的王到封建时代的皇帝，再到当今世界各种政治体制下的各国领导人，他们每个政治家都是属于某个利益集团，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

而利益集团之所以推出某个政治家作为本集团的代表人物，唯一的目
的，就是实现自身的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反过来，这一政
治家一旦背叛自己的集团，甚至为了集团的长远利益而稍稍抑制集团的
短期利益，血腥或者不血腥的报复就会将其吞噬。

随便举几个例子，如变法强楚的吴起，被利益受到损害的楚国贵族们射
得跟刺猬一样；再如为大明帝国续命半个世纪的张居正，死后被自己的
皇帝学生清算，抄家不说，还搭上了长子的一条命。

换言之，在这个星球上，每个政客，就算如奥巴马般口吐莲花，演技堪
比某奥斯卡影帝，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们都是为其所在的
某个利益集团服务，为其本人以及这个集团牟取利益——而且必然是数
额惊人、超出普通百姓想象力的巨额利益。

美国人的思路简洁明快、现实而又有效：既然不能杜绝，就利用它吧。
于是，他们的立国精神中，就直接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承认他们通过
国家政权牟取私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大家一起发财就是好”的精神指导下，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默契，如
同美国每个普通的自然人一样——在不损害其他利益集团利益的前提
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的权益。

而作为所有利益集团中最突出的那个当政的利益集团，在不损害其他利
益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全力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他们为自己
争取利益的行为，也必须为整个国家带来巨大利益。这一点，就是美国
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和精髓所在。

然而，一个巨大的技术性问题横亘在愿望和现实之间：对于个人，可以
以法律作为最后的准绳加以约束；对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利益集团，却
无法以国家的强制力对其进行约束——因为这强制力就掌握在被约束者
手中。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掌握了国家权力，都会在无限
追求自身利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肆无忌惮。而局势发展到最
后，将会损害其他所有人和所有集团的利益，直到后者无法忍受，起来
推翻整个体系。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无数次的兴亡更迭。毫无疑问，任何失去了制衡，而令利益集团的利益无限膨胀下去的政权，都必然覆灭。从前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还是如此。

于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一个精巧的政治制度被设计出来，这种政治制度的精神，就是“制衡”。体现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上，就是三权分立，权力分别配属不同的机关，令三者之间相互制约。

三权分立制度，仅仅是从制度上保证这个原则。然而，根本的决定性力量，在于执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各种政治力量、制衡机制，以及能够执行这一制衡的大环境或者物质基础。

事实上，美国各政治力量间达成了默契和妥协，在一个公认的规则下，进行一种看起来公平的竞争。

简单来说，他们的思路是这样：四年一届，胜者通吃。

胜者（某一特定利益集团），通过其代理人，可以施行对本集团有利的政策。换言之，就是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被允许的，也是其他集团默认的。然而，一般情况下，不能实施损害其他利益集团的政策。

作为制衡，在施政时，该利益集团要受到其他各方的监督和掣肘。

如果过分了，其他集团即群起而攻之，直至将其轰下台。如水门事件里，尼克松利用国家强力机关（特务）监视竞争对手——他做得太过分了，其他各方均认为是挑战了自己的底线。于是，总统这个工作，尼克松做得再出色，也只能下台了事。

四年任期内，假设施政得当——比如成功发展经济，各个利益集团或多或少都分到一杯羹，或者成功带领全体利益集团抢劫他国成功，大家或多或少都分到一点儿赃——则大家都无怨言，虽然当权一方必然获利最丰厚，但反正大家都沾光了嘛！

那么，接下来的四年，基本上还由“带头大哥”继续做。

如果“带头大哥”施政失误，如经济搞得一团糟，并且对外打劫的事业并未做大做强。那么，在全体在野集团的合力反对下，不但后面四

年“他”别想再干了，可预期的未来，“他”所属的利益集团也别想再上台——直到大家把这件糗事忘掉，才有下一次的机会。

这个臭了名头的集团很多时候甚至会连累整个党派——在可预见的未来，休想再问鼎白宫。举个例子，比如民主党的卡特总统交出了窝窝囊囊的成绩单，于是在1981年初他下台后，后来连续三届总统（里根两届、老布什一届），都是共和党人。

所以，这点也制约了当选的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使他们不能做得太过分。

我们仔细分析上面所讲到的政治架构就会发现：无论是谁当政，其他在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都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

当然，非常时期，这个保证就不一定实现。如20世纪初期，老罗斯福总统鉴于垄断企业威胁美国国家竞争力，遂对垄断企业下手，重拳打击摩根财团。而在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1929年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小罗斯福总统，老罗斯福总统的侄女婿）被迫以专断的手段，对过于强势的资方下手。

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一般情况下，这些在野集团的利益不但不会受损，反而会跟着“带头大哥”发财。

所以，“经济持续发展，或者不断打劫别国成功”，这才是这个游戏能够玩上百年的物质基础。而这，也是我们所强调的“制衡机制运行之大环境”。

当下的世界，很多人非常羡慕美国的制度，幻想将其搬到本国，然后立刻国富民强。

然而，他们看不到，美国式政治游戏能够“公平”地玩下去，其基础是：无论多少，大家都能分到蛋糕。换句话说，“蛋糕”的存在，才是一切的物质基础，以及这一制衡游戏能够玩下去的大环境。

美国人是靠经济的不断发展，或者掠夺外国，才实现了这个物质基础，具备了这个“大环境”。没有这个基础和大环境，这个奢华的游戏，是玩不下去的。

如果某日，美国的经济不再“领先”，或者无法成功地“掠夺他国”了，你猜猜美国各大利益集团之间会爆发什么精彩的故事？

看看菲律宾吧，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作为美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完全照搬美国，简直就是美国政治在亚洲的缩影。其利益集团，在美式民主的沐浴下，却完全没有公平的精神：

2009年11月23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马京达瑙省达都温赛市市长小安帕图安组织100多名武装分子，劫持了其竞选对手、该省布卢安镇副镇长埃斯梅尔·曼古达达图的夫人杰娜琳、两个姐妹、律师、支持者以及新闻工作者共50多人。后来这些人质均惨遭杀害，有些死者遭强奸后被掩埋。当局挖出57具尸体，其中包括30名新闻工作者，部分被害者惨遭斩首。

而那个小安帕图安，恰恰是马京达瑙省第一号地头蛇——安帕图安家族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其父老安帕图安乃家族族长，不仅三度“当选”（真的是“当选”的吗？我不信。你信吗？）省长，而且，该省22名镇长、市长更多数由其儿子、孙子及亲戚垄断。更重要的是，他乃总统阿罗约夫人的重要盟友——阿罗约夫人曾经形容老安帕图安是“最珍贵盟友”。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如下说法：“2004年总统大选中，在安帕图安家族的周密安排下，阿罗约夫人几乎取得全省所有选票。在其中一个城镇，阿罗约夫人的对手甚至连1票都得不到。”

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这件案子仍然没有最终结果。而杀人嫌犯一边憨厚地笑着，一边大声抱怨自己无罪，而是遭到了陷害，并且在2015年5月在“保释”的幌子下安然出狱。

时光流转，报应不爽。轮到美国亦如此。

伊拉克战争失败，小布什总统投入其中的数万亿美元打了水漂，美国国势就此下行。

由此直到2016年总统大选时，美国已经很久无力策划大规模对外掠夺的大生意了。于是，这一年的大选也就格外血腥。我们关注新闻就会发现，凡是威胁到参选人希拉里的人纷纷神秘死亡。

2016年7月10日，泄露了希拉里邮件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数据主管Seth Rich走在街上，被劫匪看中，然后丢了性命，警方告诉人们，这是一起

谋财害命引发的意外。不过，神秘的“劫匪”显然不专业，因为这人的钱包完好无损，钱一分没少，手机也没被拿走。而这个倒霉蛋不过是6周内涉及该案而神秘死亡的五个重量级人物之一而已。

8月，竞选中的特朗普公开宣称“要把穆斯林清除出美国”，话音未落，当月13日13时50分，纽约皇后区55岁的伊斯兰教老阿訇莫拉玛·阿孔杰及其64岁的助理走在街上，一起被人开枪爆头。这位慈眉善目的老阿訇与人近日无怨、往日无仇，除了有人（是谁，你猜得出来吗？）想借他一条命为特朗普“助选”之外，我们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别的犯罪动机来——自然，时至今日，警方也没有（或者不敢？）破案。

甚至到了希拉里败选后，事情依然没有结束。2017年7月13日，Peter W.Smith在明尼苏达一家酒店里，把一个装着氮气的塑料袋套在自己脑袋上“自杀”了（按照术语，这应该叫作“被自杀”），死前十天他还在兴致勃勃地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表示自己的团队正在收集希拉里销毁的30万份邮件——那是她涉嫌出卖美国国家利益和明码标价卖官的罪证。

所以，所谓的美国开国精英的“政治智慧”，仅仅是建立在美国不断“上升”（经济不断发展，或者不断成功掠夺他国）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基础，在当时美国建国之日和此后的二百年中，一直没有动摇。换言之，美国一直处在上升之中：一方面靠自己发展经济；另一方面靠屡次成功地掠夺他国。

然而，在某日，抽去了这一基础后，也就是说，那两个条件不能同时具备的情况下，美国政治制度的副作用就会显现。

其时，资本的反噬、政治制度设计漏洞的反噬，将会彻底撕裂这一超级大帝国。放大版本的菲律宾杀人喋血案将会走马灯一般连环出现，所有政客都将改姓“安帕图安”或者“罗德姆”，而长眠地下数十年的约翰·肯尼迪也将不再孤独——会有大量同样遭遇的伙伴下去陪他一起解闷。

【注释】

[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高油价还能支撑普京多久？》，2012年2月27日。

千秋大业，在此一举

上文说到，小布什——切尼集团（实质上是“石油——军火集团”）被各大利益集团拥戴，而坐上了美国“带头大哥”的宝座。这一现实，表明了全体被代表的美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代表了众多利益集团的心愿：今后四年甚至八年，就跟着这个集团混了。

因为大家认定这个集团将会为大家带来丰厚的利益。

小布什——切尼集团的担子不小，但是他们的干劲更大：光辉的前景和钱景在等着他们。他们将会引领各个集团，将“倒腾石油，贩卖军火”的伟大事业干到极致！

不仅如此，小布什在他们“倒腾石油，贩卖军火”的过程中，还将实现策划了数十年之久的美国国家战略的最高目标。

第一阶段的行动，其矛头直指伊拉克和阿富汗。在拿下这两个要点后，夹在中间的伊朗将会成为第二阶段的目标。

一旦拿下伊朗、伊拉克，加上美国已经控制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则美国将完全控制中东产油国，从而将生产成本最低的产油基地、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3以上（2006年美国《油气杂志》有关中东石油储量的数据）彻底控制在手中。

于是，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根据旧一点儿的资料，其石油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69%，其主体就是中东产油国）将会彻底成为美国的传声筒。石油价格是多少、卖出多少，将会完全听从美国人的意思。从此，世界各国的能源供应量和购买价格，将彻底失去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完全地听从美国人的支配。

换句话说，在这个以石油为根基的星球上，所有国家从此受制于美国人，也就等于各国将本国经济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交到美国人手中。

不仅如此，此时，中东、中亚的美国控制区将会连成一片，将会彻底隔断欧亚大陆两端的传统陆权强国（西端的法、德、俄，东端的中国）。

于是，当前欧亚大陆国家正在积极筹划中的、通过陆路连接彼此的贸易通道，从而整合整个欧亚大陆经济的“欧亚经济一体化规划”（又称为新

欧亚大陆桥战略，或者新丝绸之路战略）将会被彻底粉碎。

两张王牌拿在手中，美国则可以从容措置，将欧亚大陆两端威胁美国霸业的强国各个击破，从而成就美利坚的千秋霸业。

在整个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所有获得的石油，将会首先听从布什家族及其背后石油集团的安排；所有需要的军火订单和军事服务订单，将会由切尼及其背后的军火集团独霸。

整个战略如果成功，这滚滚财源，将会以百亿、千亿美元（仅美军已经控制的伊拉克，其地下的石油储量就是个天文数字：1000亿桶！）来计算。这个数字足以让“石油——军火集团”吃饱喝足以外，还能令美国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分上一杯羹——一杯很大很大的羹。

然而，事实却不止于此。美国人忍不住内心的兴奋，在拿下伊拉克后，将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曝了出来。一篇名为《专家评估：伊拉克石油储量是原先预计的2倍》的报道说：“据相关专家最新评估称，如果将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的石油计算在内，伊拉克的石油储量将会是战前估计的两倍，整个储量可能超过2000亿桶。国际知名咨询机构IHS公司（2007年4月）19日发表了一份评估报告，称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的地表之下还蕴藏着另外的1000亿桶石油。”《伊朗石油与天然气》杂志也评论称，如果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得以平息下去，且安全形势不断改善，伊拉克石油生产成本可达每桶不足2美元，石油产量也将在5年内达到400万桶/日。IHS公司也同样以为如此。（以上资料来自中国新闻网2007年4月20日的报道）。

每桶成本2美元的石油，在美国人主导的石油期货交易所的操纵下，在国际市场上低则卖到25美元（2001年），高则可以卖到147美元（2007年到2008年间最疯狂的价格）。数量达到2000亿桶以上的石油，将会全部成为由美国人宰割的“蛋糕”，可以让美国政客、利益集团和法官践踏任何法律，无视任何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对，抛却任何价值观（如美国人自己天天喊在嘴上的“民主”），丧失任何良知。

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怪不得两千年前，吕不韦舍弃经商，毅然作出了操纵一国政治，从而获得暴利的“明智”选择：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秦策》）

宏图大业如此，“钱景”如此，“小布什——切尼集团”许下这等分赃诺言，美国各大利益集团怎么能不支持，并伸长了脖子，等待这美好“钱景”的到来？

于是，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我们看到传说中独立于一切权力、无比“公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竟然作出如此令人诧异的判决，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佛罗里达州在最初的重新计票中显示布什获胜，但随即被指控在投票过程和选票处理上有瑕疵。由于佛罗里达州的地方规定，全州的选票都由机器最后进行重新计票。虽然第二次重新计票结果拉近了两位候选人的差距，但结果布什依然获胜。最后，出现了大量废票的四个郡展开了人工的重新计票。12月8日，佛罗里达州的最高法院宣布所有出现大量废票的县市都必须进行人工的重新计票。第二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停止了全州性的人工计票。机器计票的结果显示布什赢得了选举，这使得布什赢得了50个州里的30个。选举的合法性引发了众多争议，而且至今依然是争论的议题。尽管在普选中布什获得的选票比戈尔（注：布什的总统竞选对手）少了超过50多万票，布什在选举人团上获得271张选举人票，高过戈尔的266张，这使得布什成为自本杰明·哈里森在1888年的选举以来第一个赢得了整体总统选战却没有赢得普选总统。

提醒大家注意，那个出现了无数废票却被联邦最高法院强行命令“停止人工计票”，从而使得小布什被他的政敌和许多媒体批评为“没有正当性的总统”，然而仍然让小布什强行坐上总统宝座的佛罗里达州，其最高行政长官，叫作杰布·布什，是老布什总统的次子，小布什总统的亲弟弟。而最后宣布选举结果的佛罗里达州务卿哈里斯，是杰布·布什的手下干将。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在所有计票的最后一个州佛罗里达州选举结果出来之前，小布什拿到了246张选举人票，戈尔获得了266张。小布什必须赢下该州，进而拿到佛州的全部25张选举人票（这是美国总统选举的规则，亦即“胜者全得”的“选举人票制度”），才能翻盘——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天遂人愿（当然，这个“天”，是美国各利益集团；这个人，是小布什，不是戈尔）。2000年11月26日，佛罗里达州务卿哈里斯在州议会大楼内宣布乔治·布什在佛州获胜，也就是获得了佛罗里达州的全部25张选举人票。窝窝囊囊的戈尔当然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他在报纸上公开宣称“不接受选举结果”。

不过，这并不能阻碍美国民主最“辉煌”的时刻之到来：小布什在最后关头，如同迈克尔·乔丹一样，上演了完美“大灌篮”，从落后20张选举人

票，变成了胜出5张，从而赢得总统大选——这么神奇的胜出，不管你信不信，美国最高法院说：我信了！

这个“胜出”，是资本的意志，是美国国家的意志，这是美国所有具备实力的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

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那个要“立刻就这次大选提出诉讼”、愤愤不平的戈尔对这个黑幕偃旗息鼓，不作声了。不但如此，戈尔还捏着鼻子，在报纸上公开声称“祝贺布什总统当选”。

看到这一幕精彩的大制作，让人忍不住就会从鼻孔里“哼”一声，然后添上一句评论：把自己打扮得跟天使似的——骗鬼呢！

骂归骂，我们总结的话还是要说的：

小布什的上台，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所以，一切对抗的力量，包括美国所谓的“民主”原则和制度，都必须让路。

原因很简单：千秋霸业，在此一举！

霸王硬上弓

上文说到，美国大众、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精英（WASP）们，通过选票——或者准确点说，是金钱代表的选票——将“石油——军火集团”的代理人小布什和切尼推上了美国最高决策层。

这点的意义，如同司马昭之心，明眼的政治人物一眼就能看出来——美国要走“倒腾石油，贩卖军火”的路子了。地点呢，就在前总统老布什——小布什他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伊拉克。

此时，“9·11”事件给了小布什一个完美的借口。

因为智商问题经常为人非议的小布什，竟然做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精彩之举：先以这个借口打垮了塔利班，拿下阿富汗，然后再次拾起这个用过一次的旗帜，开始在国际上大造舆论——“9·11”事件的元凶本·拉登，获得了伊拉克的庇护和支持。

萨达姆此时简直比窦娥还冤：本·拉登这人，他压根儿连个影子都没见

过。

话说回来，不是有句名言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萨达姆有苦难言，除了赶紧争辩自己与拉登无关外，他早就提前下好了几步棋：

一、1997年，萨达姆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中国签署“阿赫代布油田开发协议”，协议价值12亿美元。

这个协议里最诱人的，不是数额的巨大（虽然数额的确巨大），而是中国将会享受以接近成本价的最低价获得大批石油的“份额油”（价格仅仅几美元一桶）的待遇。换句话说，阿赫代布油田10亿桶原油的储量中，就算仅仅分得10%的“份额”，中国也赚大发了。

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此前在中东，只有欧美石油公司，如英国石油公司（就是2010年年初，在美国墨西哥湾炸了钻井平台的BP）、美国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等，才能享受这种待遇！

你说，中国会在安理会投票赞同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顺带推翻这个协议，从而将到手的大饼抛掉吗？

二、以联合国安理会认可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为外壳，低价向安理会重要成员国出卖石油，并且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公子行贿，目的可想而知。这也绝非信口胡说，据媒体揭发，“安衙内”每月从萨达姆手里获得2500美元；还有人说“安衙内”从萨达姆手里一次性获得了40万美元的回扣^[4]。这个数字太小，我们不禁表示强烈怀疑：“安衙内”何等高贵的人物，怎么能看得上这芝麻绿豆的蝇头小利？

接着，流水般的金钱从萨达姆的手里淌出，然后流进联合国和各大强国高官的腰包里，多亏美国间谍们的辛苦工作，为各大报刊和监察机构提供素材，曝光了这些黑幕，于是我们才能看到如下报道（部分而非全部）：

·2005年4月，美国宣布对得克萨斯州“海湾石油公司”提起诉讼，该公司涉嫌向萨达姆政权秘密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回扣，以便从该政权获得石油合同；

·2005年5月，法国前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夸：收受萨达姆1000万桶石油的贿赂；

·2005年5月，英国议员乔治·加洛韦接受萨达姆2000万桶石油的贿赂；

·2005年10月11日，法国前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让·贝尔纳·梅里美涉嫌接受伊拉克贿赂被拘留；

.....

2003年，美国人攻入伊拉克总统府，在缴获萨达姆最秘密的大批文件后，各国跟萨达姆所做的交易，明明白白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整个“石油换食品”计划中，俄罗斯公司共从伊拉克购买了价值190亿美元的原油，位列64个石油进口国之首；法国公司其次，为40亿美元；瑞士及英国公司均为30亿美元。^[2]

当然，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俄罗斯人拿到的好处可不止这些。顺带着，俄罗斯的大官和巨商们也发了大财。比如俄罗斯驻联合国高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后来跑去美国FBI自首，他自己承认从伊拉克那里拿到的贿赂在100万美元以上。

你说俄罗斯人会在安理会上投票赞同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顺带推翻这个大餐桌吗？

三、萨达姆打出了最具有杀伤力的王牌。2001年11月，伊拉克宣布将“使用欧元替代美元，对其石油储备进行重新定价”。

此举将会大大加强以法、德为核心的欧元区的地位。

1150亿桶（大约是世界石油储量的10%；当前国际社会公认数据），或者2000多亿桶（世界石油储量的大约20%；美国人急不可耐，自己公布的“次最新数据”），或者3500亿桶（2008年6月，英国发布的新数据）成本2美元的石油将会作为欧元的坚强保证，用欧元挤掉美元，成为世界唯一霸权货币这个终极目标，向前大大推动一步。

其时，美元由OPEC剩下的石油储量支持（世界储量的50%左右），而欧元则抢占世界石油的大约10%、20%或者30%——这要看我们采用1150亿桶、2000多亿桶，还是3500亿桶中的哪个数据了。这个大蛋糕，法、德（欧元区的两大核心）看了，能不动心？

你说法国人会在安理会上投票赞同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顺带打翻这个美好的前景吗？

萨达姆做完这几个部署，心里踏实了不少：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他搞定了三个。

他断定联合国安理会一定不会授权美国人进攻伊拉克，因为美国人将会面临三张有效的反对票。

他的判断是对的，美国人的情报系统和决策层也认同这一点。但美国根本没有试图争取安理会的批准，而是绕开安理会，拉上英国、澳大利亚、波兰，单独行动。

2003年3月20日，美军对伊拉克宣战；4月15日，美军宣布，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结束，联军“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2006年11月27日，在小布什狂呼声中——“那个人差点杀死了我爸爸！”——萨达姆被推上了绞刑架。

美国未能遵守“大国一致”解决全球重大问题的原则，甚至将联合国安理会一脚踢开。更加重要的是，除去美、英之外的大国，包括中、法、德、俄在内，其核心利益都遭到巨大损害。所以，美国的行动，遭到全球的强烈反对。

后来，我们在报纸上都能读到义正词严的文字：“这场战争遭到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阿拉伯联盟、不结盟运动等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批评与谴责。”

明白人都会忍不住轻轻叹息：中国满心期望的、阿赫代布油田以千万桶计数的、几美元一桶的“份额油”泡汤了；俄罗斯百亿美元的廉价石油生意泡汤了；法、德“石油欧元”的美梦泡汤了……

更加重要的是，美国人抛弃联合国安理会机制，抛弃了自从二战后就得到全球一致认可和遵守的原则——“大国利益都得到照顾，然后达成大国一致，从而解决全球问题”。其表现出的姿态表明：此后，美国人将完全无视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一切强国的意志和利益。

至此，中、俄、法、德这些全球大国能忍吗？它们哪个不是立国千年以上？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哪个不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从尔虞我诈中拼出来的？哪个是省油的灯？

美国人真的以为2001年“风景这边独好”，所以没有人能对抗他们的意

志？太狂妄了吧？

小布什根本不在意。他有自己的理由：到宣布胜利那一刻为止，“据美国官方公布，整个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美军人数为128人，其中110人阵亡，18人死于事故。英军士兵死亡31人。战争消耗了美国大约200亿美元。”

实际上，我们翻阅照片就会发现，在2003年对萨达姆政权26天的战争中，美军士兵漫步战地，悠闲得很，哪里像在打仗的样子？他们的神态，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胜似闲庭信步”。原因很简单：他们根本不担心遭到抵抗，因为作为敌方的伊拉克高级军官，尤其是萨达姆最信任的、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的高级军官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都被打入了数额不等的美元存款。那帮当官的——战前早就是“裸体当官”了——捏着存折，按照户头去瑞士追寻自己的美元存款，顺便轻松移民国外，享受生活去了。在侵略军枪口下战栗的，从来都只是百姓。

站在小布什的角度下判断：损失极小——总共才128个炮灰，外加200亿美元的花销；与之对应的，是巨大的收益——伊拉克地下价值万亿美元的黑金宝库从此归美国啦！

你们尽管反对吧，能奈我何？

2003年5月1日，小布什在返航的“林肯”号航母上得意扬扬地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结束！

霸王硬上弓的行动，完美结束！接下来，就是严格、公正、公平地执行2001年就制订好的分赃协议！

【注释】

[1] 参见新浪网2005年3月26日转发新华网文章：《美媒体称腐败案调查报告可望证明安南清白》。

[2] 参见中国新闻网2004年10月22日的报道：《联合国报告称俄罗斯曾向萨达姆购买大量原油》。

战而不胜，胜而不利

前文讲到，小布什挟2001年美国国力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威，趁全球主要强国国力暂时衰弱的最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直取伊拉克。

在美军糖衣炮弹、能够把人烧得只剩骨头的白磷弹、让千百人瞬间丧命的小型核武器^[1]的联合作用下，伊拉克的军队或者被糖衣炮弹打倒投降，或者整支部队被小型核武器分解，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个地球上。

虽然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小布什根本不担心这点。克林顿在任期结束之时，攒下了巨额财政盈余——创纪录的2541亿美元（2000年）。在这个背景下，美军迅速拿下整个伊拉克，直接军费支出才200亿美元，损失128人。

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那么自古功业之盛者，未有比得上这位智商不怎么高的伙计的。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拉克百姓们在吃够了苦头后，开始怒吼。

当布什得意扬扬地宣布战争结束，而分赃协议开始执行的时候，反抗才刚刚开始。

布什和美军吃到了巨大的苦头。在伊拉克陷入战争泥潭的情况下，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布什政府不仅将克林顿留下来的2541亿美元的盈余全部花光，并且屡次请求国会增加伊拉克战争的开支。终于，在2004年9月底，小布什政府再度为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创下纪录——4130亿美元，比2003年高出约360亿美元。^[2]

而此时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动荡中逐渐减少。伊拉克战争开打的2003年，伊拉克石油产量跌掉三成五，出口量从2000年的每日250万桶跌到150万桶以下。此后，情况稍稍好转，但是直到2007年，每日石油出口量也仅仅在200万桶上下徘徊。

原因很简单：那个伊拉克石油产量“在五年内达到400万桶/日”的前提——“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得以平息下去且安全形势不断改善”——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甚至到了现在，这个前提的实现也是遥遥无期。而且，在可预期的未来，这个前提也绝对不会实现。那些“黑手”，未必有能力虎口夺食（或者说“虎口夺油”更加贴切些），但是他们有能力让“老虎”干看着摆在眼前的“肉”却吃不成——做到这点，绰绰有余。

我们可以看到，小布什所谓“大伙儿一起分赃”的伟大计划彻底破产。伊拉克地下抽出来的一点点“黑金”就只能在“石油——军火——华尔街”这些利益集团内部分分，却没有分给其他利益集团的了。

所以，除了布什政权核心人物及其背后的石油集团、军火集团、华尔街犹太金融集团发了大财之外，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却是赔大了：出人出钱换来的结果不是舒舒服服地将埋在地下的黑金换作美元，国内各大利益集团一起大赚一笔，从此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反而是国会要不断掏钱，掏钱，再掏钱——总之，是赔了大钱。

2011年底，据五角大楼自己的统计，美国已经为伊拉克战争投入770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越南战争（6860亿美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4100亿美元）的开支。同时，五角大楼统计数字显示，4474名美军士兵因伊拉克战争丧生，其中3518人死在战场。另外，将近3.2万名美军士兵受伤。

2007年1月23日，人民网报道：“据美国一份研究报道指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经济损失两万亿美元。”2008年2月26日，美国国会听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顾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伊拉克战争开支的论证，根据多年的研究分析，他得出了十分惊人的结论：为了打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美国支出的军费已经高达3万亿美元，差不多等于美国全年GDP的五分之一。

这些都是场面上的话，事实上，美国花在伊拉克战场上的开支，不止7700亿美元；美国经济的损失，也不止2万亿美元。斯蒂格利茨教授也认为，所谓3万亿美元的军费，根本不是全部的开支。

同样，美国炮灰（美军之外，还有雇佣军和类似“黑水保安公司”这种美军外围组织，还有萨摩亚的或者拉美的、期望参军赚钱来付大学学费或者获得绿卡的年轻人）的死伤数量，也远远超过上面的数字。美国人趁黑夜，利用欧洲某几个国家的机场，偷偷摸摸向国内转运尸体和伤员，以掩盖死伤数字。这是被幸灾乐祸的欧洲人跟踪了好久后，才曝出的新闻。^[4]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战前狂热跟风、力挺小布什上台的其他利益集团尤其火大，眼见布什、切尼、格林斯潘之辈吃得油光满面，而自己却分不到多少油水，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们的手段，就是或明或暗地支持“民众反战运动”。

四十年前的一幕再次上演。当时，越南战争的惨败导致美国利益集团政见分歧，其后果便是所谓的“民众自发性反战运动”。这一次也差不多，伊拉克战争的失利和分赃不均导致利益集团大联盟彻底分裂，其后果依然是那个“民众自发性反战运动”。只是，“反战运动”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却是各大利益集团内部深深的裂痕，以及当权集团所受到的强大压力。

朋友圈每日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dedao555**

就在这空前的压力下，那个久经考验的帝国主义战士、美国共和党忠诚的党棍、造谣专家、政治荒诞剧资深编剧、饶舌音乐爱好者拉姆斯菲尔德同志，被迫下岗了。时间是2006年11月8日。

讲到这里，这节内容本来已经结束，但是，还有些疑问，我们不得不提出来：

一、为何伊拉克战争开始之际，美军可以在伊拉克街头大摇大摆，而伊拉克正规军被打垮后，伊拉克却变成了美军的坟墓，导致其伤亡节节上升？

二、为何数十万装备精良的伊拉克正规军25天内就被打垮，仅仅对美军造成128人的损失，而传说中这也没有那也没有的“四无”（无后勤、无根据地、无人员武器补给来源、无大国支持）游击队则在此后的7年中越打越强，给美军造成惨重的伤亡？如果有人说这里面没有曲曲折折的故事和大国博弈存在，你信吗？

三、前文已经提到，伊拉克公仆们发财了，他们从找上门来的FBI或者CIA特工那里接过美元存折，交出军队，快乐地跑去国外追寻“自由”。这也是有组织的伊拉克正规军一哄而散，以及布什那128人微小伤亡数字的奥秘所在。那么，此后给美军带来巨大伤亡的“无组织”且装备低劣的游击队又是谁组织起来并在此后7年中连续不断接济的？

这些问题，美国人自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多年来一直拼死阻拦、死活不让美国人发动对伊战争的几个大国。而且我们会发现，这几个大国加上美国及英国，恰好凑成一个集团——“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成员国”。这几位，就是被小布什严重侵犯了既得利益的国家。

战争	侵略者	被损害利益的大国	结果
越南战争	美国	中国+苏联	美元信用崩盘，尼克松北京求和，中国强逼美国接受中国开放
朝鲜战争	美国	中国+苏联	美军损失惨重，退守东亚大陆边缘地带，丢失东亚大陆影响力
苏军入侵阿富汗	苏联	中国+美国	苏军惨败，撤军两年后苏联解体
美军入侵阿富汗、伊拉克	美国	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	美军惨败，美国国债增加一倍，美元信用大动荡，美国霸权动摇
叙利亚战争	欧元区	俄罗斯+美国+中国	你说呢

1949年以来，“中国站队之一边必胜”原理；或“一国对两个或以上大国必输”原理

【注释】

[1] 星岛环球网2007年4月10日报道：《萨达姆政权“梅花J”现身，指美国用中子弹》。报道引用萨达姆政权时期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司令赛菲丁·夫拉伊·哈桑·塔哈·拉维的话说：“敌人对巴格达机场使用了中子弹和磷武器，有的尸体被烧得只剩下骨头。”

[2] 章奇：《美国的财政预算：从盈余到赤字，再到更大的赤字》，载《世界经济》2005年第3期。

[3] 新浪网2005年4月11日转发英国《独立报》的报道：《为避政治被动黑夜偷运伤兵美军隐瞒伤兵人数》。

to be or not to be，那根本不是个问题

面临同样惨淡的局面，性格强悍的小布什绝对不会跟性格软弱的哈姆雷特一样：“to be or not to be，这根本不是问题！”

他要继续待在伊拉克，清除那些专门破坏石油设施、袭击美军的“叛乱分子”，然后花2美元，将石油从地下抽出来，拿到国际市场上，按照30

美元、40美元、70美元、100美元，甚至147美元的价格卖出去，甚至，操盘手们还可以将这巨大的差价，再乘上几倍乃至十几倍、数十倍——那是个多么美妙的前景！

可问题是，在实现这个美妙前景之前，打仗需要花钱啊。克林顿的2541亿美元已经被小布什花得精光，下面怎么筹钱呢？

小布什想也不想，就去找格老头子（格林斯潘）——我们的主角，终于又出场了一位。

小布什刚走到格老头子的办公室，还没敲门，就听得里面传出来抑扬顿挫的声音：“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嗯，外面是少主子来了吗？”

小布什撇撇嘴，心想这老头哼哼唧唧说些啥啊？不管他，进门张嘴就要说话。

却见一个须发尽白的老头子，正在闭目养神，其身長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汉之概。

那人不待小布什张嘴说出话来，就伸出一根手指头。

小布什呆住了——啥意思？

接着，老头子又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意思是一个问题。你的问题是缺钱。这个你明白，我明白，我不多说了。现在我说两条对策。”老头子晃着两根指头强调说。——看来老头子已经明白小布什要说什么，而且他已经有了应对之策。于是小布什闭嘴，听老头子说下去。

“缺钱了，是吧？简单。第一条对策，印钱，先印上7万亿美元再说。”老头子用另外一只手按下食指，得意地说。

“印钱？！7万亿美元？！”小布什还记得自己曾经拿过某个学校的MBA学位（不是西太平洋大学！），在翘课泡妞的间隙，依稀听说过滥发钞票的可怕后果——恶性通胀，不禁吃惊地叫了起来。

“莫怕莫怕，”格老头子说，“学校里面说，滥发钞票会引发恶性通胀是

吧？那是放屁，你别听那帮吃屎的经济学家满嘴喷粪。”

小布什想起来在某期的《读者文摘》上面看到的笑话，不禁莞尔。

原来，那个笑话的大意大致如此：两个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各自付给对方一亿美元，换取对方吃一坨屎。两人除了每人吃了一大坨热气腾腾的臭屎外，并没有为自己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然而，垂头丧气的二人，却被他们的导师激动地称赞——因为二人吃屎过程伴随着交易，而且交易金额高达两亿美元。

按照经济学对GDP的定义，这相当于为国家创造了两个亿的GDP。——换句话说，如果全美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每天吃上“两个亿”的屎，那么，美国GDP“保7”“保9”什么的，还成什么问题？

后来，在全世界，这个真理流行开来，做到了人尽皆知：经济学家爱吃屎，所以他们一张嘴就满口喷粪。

话题转回来。俺代替格老头子解释下去：

一定量的货币，对应相应数量的流通商品，则物价可以保持稳定，经济可以平稳运行。

滥发货币的结果，是货币量增多，则同样数量的商品对应的货币量上升。这样的后果，就是商品价格上涨，自然造成通货膨胀。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发行的货币量越多，则通胀越严重。

津巴布韦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津巴布韦滥发钞票，到2008年7月，导致通胀率达到231000000%。2009年8月，在首都哈拉雷，一位大妈抱着总值3万亿津巴布韦元的钞票搭公车——只约等于3.5元人民币。司机大叔根本懒得清点，看也不看，收下拉倒。

然而，这个世界上，滥发钞票而不用担心国内发生通胀，却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那就是美国。

原因很简单，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流通货币以及避险工具。

美元，仅仅因为是全球霸主美国发行的，仅仅因为其背后有美国的全球霸权做信用保证和后盾，就可以如海水般发出去，而且立刻会被全世界各国抢着用各种优质产品和服务换去，当宝贝一样存起来。

事实上，西班牙《起义报》报道说，2001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增长了12.75%，达到7.8万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国内流通的美元只有6000多亿美元，所占比重不到美国发行货币的8%^[4]。换言之，就是92%的部分或者7.2万亿美元的美钞，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储存起来。彭博新闻社2004年11月9日的报道指出：在全球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仅亚洲的央行就拥有其中的2.2万亿美元，占64.7%。

所以，美国超额发行的美元，留在本土的极少（8%左右），根本不用担心本土会发生高通胀——应该担心的是国外的倒霉蛋，他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储存的那张花花绿绿叫作“美元”的纸，越来越不值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所以，美国人尽可以随便发钞票，印一张钞票（1美元、10美元，或者100美元，都是一张），只要4美分的成本，就可以到国外去当1美元、10美元，或者100美元来花，多么美妙的事情啊！事情也正是如此，2009年4月27日的CCTV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报道，美国每发行100美元的新钞，就有97美元流到国外去了。

可以想象，当小布什弄明白这一点后，立刻会高兴地蹦起来，拔腿就跑。

“回来，回来，你这么着急跑什么？”老头子赶忙拦住他。

小布什不服气，脑袋一扬，气呼呼地说：“钱的问题解决了！不跑干啥？”

老头子叹了口气，“生儿不象贤”这句诗从心头掠过，心里不由得一阵凄凉。然而转念一想，不管这位少主子怎么不成器，老主子（老布什）托孤的情分却不能忘。

所以老头子耐住性子，小心翼翼地让小布什看着自己伸出的两根手指，强调这是第二个对策，问道：“还有个问题要请问少主子。我们无限地印刷美元，发到国外去，就算世界再大，美元信用也早晚会崩溃——大家迟早会发现自己手里的美元能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此时，他们会争相抛弃美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这么复杂的问题，绝对是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小布什哪里想得清楚这里的弯弯绕啊。

老头子自问自答，喃喃地说：“第二个对策是，只要有足够的、巨量的商品来对应这巨量的货币就行了。这样，我们发出去的美元，就不会引起全球大通胀。好在，这个巨量商品的生产者，早就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那还废什么话？”小布什懒得去想那么多事情，夺门而出。

Cut！停机！

上面都是瓜子写的剧本。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家不要当真。

【注释】

[\[1\]](#)数据来自李长久《认真对待此次美元贬值》，原载2005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新十字军东征”和滔天大浪

前文说到，小布什执行美国的既定国策，控制了世界石油储量的2/3，除可以控制全球各国的能源开关外，还可以成功将欧亚大陆东侧的中国同西侧的法、德、俄分割开来。

到那时，美利坚大帝国的千秋伟业就水到渠成了，一个继罗马帝国之后的西方文明大帝国的宏图就要完成，而美国学者福山“历史就此终结”的荒唐预言也将就此实现。

面对如此前途，以“上帝选民”自居的美国人，怎么能不心潮澎湃？除去分享红利的预期外，美国的每个老百姓、利益集团成员、美国政治精英，怎么能不为这一宏图伟业的实现而衷心期盼？

然而，在搞出全球最大的笑话——2003年5月宣布“伊拉克战争以美国胜利而结束”一年多以后，马上就要竞选连任的小布什面临着一个烂摊子：美军在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游击队和路边炸弹而损失惨重，战争支出也远远超出事前预计——战争远远未结束。

马上到来的2004年大选，小布什似乎输定了：民主党候选人、小布什的对手克里也抓住小布什的痛脚，扛起“反战”大旗，狠狠批判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上的拙劣表现.....而小布什的反击似乎软弱无力而又滑稽可笑，他指责克里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矛盾态度，并宣称克里的优柔寡断和短视近利将会使美国输掉反恐战争，甚至说克里将导致美国政府拥护同性恋者，从而支持同性恋结婚！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克里错了，他忽略了一点：赌徒心理！

虽然局势惨淡，但是美国民众、美国政治精英、美国各大利益集团的赌徒心理仍然炽热：为什么不继续坚持打下去呢？或许再玩一盘，就翻盘了呢？

赌棍就是这样，在输红了眼睛后，反而会以更大的赌注继续下注。就此罢手，意味着前“功”尽弃，他们怎么会舍得？

当懵懂的克里竟然还在高调“反战”时，布什强调“克里.....将会使美国输掉战争”——这恰恰击中了“美国人民”心中最脆弱的地方。

于是，小布什这个在第一次当选时有靠黑箱操作和在弟弟地盘上作弊嫌疑的“不具合法性的总统”，在2004年大选时，居然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他赢得了50个州中的31个州和538张选举人票中的286张。

如果说普通美国百姓在2000年大选时，还懵懵懂懂不明白选小布什坐进白宫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2004年大选，则是美国普通百姓的主流民意、美国各大利益集团、美国政治精英完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选择战争，选择将战争继续下去！

是啊，打下去！打赢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万亿美元的黑金就在等着大家。而全体美国人，或多或少地，都能分得一杯羹。

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意味着可以开更大的车子，可以住更大的房子，可以工作更少的时间，可以享受更多的福利.....

或者，具体一点，那意味着一位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美国大婶，在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研究院的大门口，每天拿扫帚扫巴掌大的一块地，就可以早早下班，然后开着自己的大车子，回到自己在郊区的house（注意，这个“house”跟国内某些大嘴巴嘴里的“房子”的区别是，这是前面花园，后面游泳池，上下两层，至少300平方米的独栋）里，吃着爆米花，看着“美国偶像”之类的选秀节目或者肥皂剧开怀大笑.....而NIH实验室里面，来自中国的博士后，眉头紧锁地从早上8点做实验一直到深夜12点，拿着三万美元的年薪，住在市中心的鸽子笼（这个“鸽子笼”跟国内那些大嘴巴嘴里的“房子”差不多了）里面.....[u](#)

枯燥、烦闷、头痛、重复性的工作都由外国人做，而美国人只管享福！是啊，这么美妙的前景不但将会继续，而且会变得更美好——明天会更好。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支持小布什继续打下去呢？

小布什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神圣的使命感，这一点，他的言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2001年9月16日，他振臂高呼：“这次东征，这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战胜之日，“上帝选民”的金字招牌将会更加闪耀！一个比罗马帝国更加伟大的大帝国——“新罗马帝国”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小布什的困惑，自然由格林斯潘和切尼们替他解决：

一、想发财了，那就打劫！反正这是美国立国两百年来传统。打劫谁呢？谁地下有宝贝，就打劫谁！

二、联合国安理会不同意开战，怎么办？好办，绕开安理会，直接动手开打。

三、伊拉克战争越拖越久，美军伤亡越来越大，怎么办？好办！两个办法：

（一）用绿卡或者大学入学奖学金当诱饵，招引外国人加入美军当炮灰。

（二）用刚从美联储的印钞机上淌出来的美元（反正成本接近于零），雇用一支军队（雇佣军，这个买卖切尼副总统在做）或者黑水保安公司（这个买卖的回扣，也是副总统阁下包圆了的）来替美军打仗。

如此一来，炮灰再多，伤亡再大，死的却不是美国人，或者死的是毫无地位的美国穷人的孩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美国国内民意的反弹。

四、美军劳师远征、久拖不决、久战不下、钝兵挫锐，导致士气低下，甚至影响到美国百姓，而导致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怎么办？

这个最好办，以好莱坞的手法，找几个三流编剧，多拍几部“能够鼓舞士气的”电影，还不手到擒来？要么就是找几个摇笔杆子的无耻文人，炮制几篇独家新闻稿。

于是，一枪未发就投降伊拉克的美军女兵杰西卡·林奇，在包装下摇身一变就成了独战群狼的女“兰博”；死于自己人误杀的帕特·迪尔曼，也变成了身陷伊拉克人重围、死战不退、最终杀身成仁的美国英雄战神。

五、最重要的一条来了。俗话说得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拼的就是财力，战争开支像流水一样淌出去，掏空了美国国库，使得克林顿离任时留下的“史无前例”的财政盈余，变成了小布什手上“史无前例”的财政赤字（这一点，已经在前文提到）——这个，如何解决？

好办！布什和切尼、格林斯潘们只管开动印钞机就行了——那个魔术般

的机器，可以将价值4美分一张的纸片，变成可以当作1美元、5美元、10美元乃至100美元来用的财富！这一张张绿纸片，自然有大把的人来争夺。这些人会屁颠屁颠地跑来，热切地上贡真金白银、优质商品、优质服务，来换取这一张张唤作“US Dollar”的纸片。

印刷如此之多的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钞票，可想而知，跟着来的就是美元币值狂贬。于是，最可怕的后果——美元信用崩盘也将随之而来。

不过，那也不要紧，格林斯潘们早就替布什做好了准备：找个巨量产品的生产者，给他原料、给他订单，让他产出“巨量工业品”，来对应那发出来的“巨量”美元——这样不就万事OK了吗？

于是，一切解决了。万亿美元级别的流动性，从白宫的战争政策中产生，从美联储主席格老头子的办公桌上成型，从美元印钞机的咔咔声中流出，最终朝着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个“巨量商品生产者”流去。

时间，就是如此之巧合，就在2001年——那一年，小布什总统上台执政，那一年，拥有数亿廉价熟练劳动力的中国加入了美国人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进入全球化大生产的行列。

【注释】

[1] 2006年，瓜子通过越洋电话，亲耳听在NIH做博士后的师姐所言。

第四章 图穷匕见：世界经济格局又一次大洗牌

随着中国2001年入世，中国那数以亿计的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加入世界市场，为整个世界生产出巨量的廉价优质的工业消费品，从此世界人民享受到了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商品；与此同时，源自美联储的巨量流动性以新印刷出来的美元的形式涌入世界，它在为美国人换回各国优质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同时，起到了配置资源的作用，世界各国的生产要素在这巨量流动性的推动下，源源不断地进入生产体系，于是，整个世界的“大繁荣”就此到来。

欧洲人的梦魇

2005年年底，德国大选的时候，施罗德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情本来

很好，他自己也踌躇满志。

他的自信，是有原因的。他的治国方略，大伙儿已经心里明了：

对国内，加大改革力度，敦促德国人努力干活、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目的是增强德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竞争力——这样，就能稳住德国人在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的既得地位——食物链的“次高级”位子。

对欧元区以外，其重点在于努力开拓中国市场，在技术上对中国进行一定限度的支持（比如高速铁路、磁悬浮列车的技术转让），这样有利于德国代表欧元区联合中国——当然，还有俄罗斯——一起给美国人挖坑，慢慢消耗美国人的实力，好让欧元取美元而代之。这样，就能在食物链上争取更加有利的位子，为德国人乃至整个欧元区夺取全球蛋糕中的更大份额。

对欧元区以内，其重点在于努力加快欧元区的建设。要点是扩大欧元区，并且加强欧元区内的经济整合。也就是说，要把欧元区建设为德国人的经济自留地——为德国人提供廉价优质的商品，并接受德国出口商品的、由德国人参与掌控的大市场。

施罗德干得很不错，欧元区从初始的11国扩大到了15国（到了2017年，则有19国，此外尚有9个国家和地区采用欧元作为单一流通货币），而且未来一定会覆盖整个欧洲。当年欧元区成立时受到的暴打早已痊愈，欧元信誉一路回升，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欧元兑换0.8224美元的低点，也恢复到1欧元兑换1.3美元一线。而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到2005年，欧元区在经济实力上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了。

更重要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人和美元将会在伊拉克碰个头破血流。这就等于施罗德为欧元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施罗德如此尽忠职守，而且做得卓有成效，如果给他机会继续做下去，他一定做得更好。他的所作所为，全部都是为了德国人领衔的欧元区的未来——掀翻了美元，欧元就赢了，那也就是欧元区赢了，也就是领导欧元区的德国人赢了。

每个德国人都明白这一点，怎么会不努力支持他竞选连任呢？

施罗德问心无愧，信心满满地加入了竞选。

然而，事情偏偏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发展。他的政党没有获得选民支持，被迫将总理宝座让给了对手——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的默克尔。

据说，大选前一天晚上，所有德国人同时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说来并不新鲜，因为著名的杂志《读者文摘》曾经刊登过类似情节：

森林中正在举行跑步比赛，德国人眼看着跑在前面的美国人步履蹒跚，心里暗暗高兴——若是超越了美国人，拿了第一，奖品自然无比丰盛。

正得意间，身后一声兽吼，一头狮子追了上来，原本德国人也并不担心，因为在他身后还有个中国人。俗话说，当狮子追赶的时候，你并不需要跑得比狮子快，只需要跑得比最后一个人快就行了：狮子吃了跑在最后的倒霉蛋，自然也就放过了其他人。

不过耳听得脚步声越来越近，原来中国人已经接近并且要超越德国人了。于是，八千万德国人同时大吼一声，从梦中惊醒。

梦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每个人都明白其中的意思：再这么玩儿下去，恐怕没等德国人掀翻美元坐上美国人的位子，自己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次高级”的位子就要被中国人拿去了，到时候，全体八千万德国人就要去喝西北风了。

我们不能埋怨德国人神经过敏，因为德国人比不得“其他人”：家当少，做事自然也就抠门儿了些。

这个“其他人”，自然指的是同样以高科技立国，因而同在“次高级”位子上坐着的法国人和日本人了。

我们知道，90年代日本金融全面战败后全身心投靠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配合美国人的一切战略行动——包括乖乖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帮助美国人毁掉日本人自己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雁阵模式”，比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放任日元大幅度贬值，对深渊中的“四小龙”“四小虎”落井下石——当然，美国人没有忘记给日本人甜头。

这个“甜头”，前文已经提到过：在美国人的默许下，日本人将上万亿美

元的全球优质资产揽入名下。日本人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动将脖子上的绳子勒到最紧，保证自己从头到脚，都紧紧依附着美国人。

这么好的“福气”，德国人可享受不到。日本人都比不了，那法国人自然更加不能比了。

法国人手里有一笔“私房钱”，这就是我们马上要讲到的西非、北非的法国前殖民地。而德国人呢？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当然没有这么好的压箱底的东西了。

德国人有什么？除了其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和勤劳能干且高素质的劳动力，什么也没有。

德国人的好日子，也就建立在这唯一的财富基础之上。如果谁告诉德国人，有人要来拿走他们的技术，结束他们的好日子，那就等于捅了马蜂窝。

于是，第二天，施罗德和社民党大选就失败了。

当然，八千万德国人同时做一个“梦”，如此荒唐的情节，也只出现在我们的文字里，现实中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然而，这个梦境，以基民盟领导人默克尔为代表的德国右翼分子们却描绘出来了。

他们描绘的方法，当然不是请龙虎山的张真人作法，他们的手法和思路，要现代化得多。

这个方法，叫作“MATRIX”。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以各种潜移默化的手法，将这个“梦”的资讯输入到尽可能多的德国人脑子里，让大伙儿逐渐信以为真。在《黑客帝国》中，“输入”的方式是通过插在每个沉睡的人体电池后脑的一根根数据线实现的，但是在现实中，这根“数据线”却是由现代传媒广播、报纸、电视、电影、记者、政客们的各种“表演”来实现的。

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些“表演”，实际上，很多时候，这种表演所产生的效果，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好的说成坏的，可以把中国的西藏说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话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施罗德下台，而默克尔上台，之于中国人

的意义了：德国人变脸了——也可以说，欧洲人（欧元区）变脸了，中、欧在经济上“亲密无间”合伙发财的日子结束了。

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此发生：默克尔一改施罗德“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口号，反过来向美国人频频示好，号称要“全力支持伊拉克战争”。我们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默克尔坐在总理府办公室中，脑子里面出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应付赶上来的中国人。

德国人惊醒了，继而，他的大声疾呼终于惊动了邻居——欧元区双核之一的法国人。

法国人睁开惺忪的睡眠，脸上惊惶的表情说明这个主儿也是刚刚从噩梦中醒来，惊魂未定。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法国人做了同德国人一样的噩梦，是因为白日里受到了刺激——有人动了法国人的奶酪。

事情发生在2007年前后，非洲尼日尔的民选总统坦贾阁下忽然跟东方的客户关系热了起来。经过密切而频繁的沟通，坦贾阁下相信，他为本国人民和本国经济找到了一条更好的出路，一条康庄大道。

很快，商谈的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要价感到非常满意。于是，按照商业惯例，大伙儿碰一碰酒杯，喝下了香槟，并且在合同文本上签字，皆大欢喜。

然而，法国人却气歪了鼻子。

原来，这个举动看上去只涉及交易双方，但是实际上双方在无意中动了法国人的奶酪。

书中暗表，尼日尔所在的西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多数国家属法国前殖民地。而这里，自二战以后，虽然得到了名义上的所谓“政治独立”，然而，其经济命脉、金融主导权（通过所谓非洲法郎体制）乃至军事力量却一直掌握在法国人手中。此地，是别国不能触碰的禁脔，甚至连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里都要看法国人的脸色行事。

在这里，法国人才是真正的“老大”：

一、国家经济命脉控制在法国人手里。

上好的铀矿，先要请法国阿海珐（Areva）公司独家享用。要是连这么一点点要求也不能满足，阿海珐公司的大爷们生气的后果非常严重——很可能是该国政府忽然发现本国境内出现了叛军，或者原有叛军的实力忽然增强。实际上，这就是尼日尔人2007年之后享受的待遇。

上好的良田，因为没有足够的农业机械和灌溉设施，不能开垦出来种粮食，只能高价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尤其要从法国人手里“买”——没钱的话，就进一步将更多本国优质资源交到法国人手上。

上好的油田，先得请法国道达尔公司开采。这些法国人开采出来的上好原油，所有权当然还是归非洲人所有，只是，按照“合同”，要超低价（比如几美元一桶）“卖”给法国人，交到法国炼油厂去炼成汽油，然后他们再花高价从法国人手中买，因为在法国人为他们提供的菜单上，没有炼油厂这个选项。而且根据“相互尊重势力范围”的默契，其他“列强”是不会为非洲人建设炼油厂的。

二、政治主导权和军事主导权控制在法国人手里。

政府的首脑，即使得到选民投票支持，或者即使自己有枪有炮有地盘，也未必能够坐稳位子，因为最后的决定权，在爱丽舍宫主人的手中。否则，就算你上台了，驻在当地的法国特种部队和外籍军团也会将你很快扫地出门。

2011年4月，科特迪瓦大选，最后得票结果平分秋色，前总统巴博仗着自己的私人武装拒不妥协。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声令下，法国特种部队“独角兽”出击，巴博立刻就被生擒活捉。倒霉蛋巴博，就是现成的例子。

三、金融主权控制在法国人手里。

出口换回的宝贵外汇，要换成“非洲法郎”这种古怪的货币单位，而那些外汇会送到巴黎去填充法国人的金库。“非洲法郎”的唯一用处，就是可以向法国人购买法国出产的商品——当然是高价！

他们没有办法用“非洲法郎”去买别国的商品，因为除了法国，没有任何国家会收下这种古怪的货币——法国人用“非洲法郎”体制绑架了他们的金融和国民经济。

一句话，这块资源丰富的风水宝地，是法国人的“自留地”，绝对不许别人碰。

所以，法国人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已经比不上德国人了，但日子依然过得比德国人舒服，就是因为法国人有这张王牌——可以低价买东西，继而高价卖东西，日子过得不爽那才怪！

由此，当尼日尔的坦贾总统将铀开采权授予中国人这件事情传到爱丽舍宫之后，我们可以想象法国人的感受了——高官和议员们在波旁宫（法国议会所在地）开会的时候，淡定的绅士们不再淡定了，他们红着眼睛、敲着桌子、声嘶力竭地大喊。

然而，坦贾总统打定主意不去理睬法国人的感受，他是尼日尔民选总统，按照国际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原则，他只需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负责，没有向法国人负责的义务。在内心中，他自信同中国人的生意，是这个国家所能获得的最好的选择。

因为，作为回报，从中国人那里，他为本国争取到了历史上首座炼油厂⁴⁴、炼油项目相关的50亿美元投资、造价7亿美元的水力发电大坝，以及数亿美元的援助——当时尼日尔年出口额总计不到10亿美元。

坦贾总统的举动，打破了法国国有控股核集团阿海珐在铀矿上长达40年的垄断。很快，恼怒的法国人变得更加恼怒，因为他们发现，这不是他们厄运的全部，坦贾总统告诉他们，尼日尔为了获得新的合同，法国人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此后坦贾总统的国家有了“造血”能力，他们可以自己炼油，不必再低价卖原油给法国人，再高价向法国人购买汽油了；他们可以自己发电、灌溉，可以自己种粮食养活自己，而不必高价从法国人那里买。

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独立养活自己的尼日尔，将会变成西非和北非一切国家的样板，大伙儿争着向它学习，其后果即是法国人不能继续玩下去它的游戏——维持这些国家的落后状态，低价购买其资源，继而高价向其卖出工业品。如果我们翻阅史籍，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在二战后非常流行，施加者为老牌殖民国家如英国、法国，受害者则是政治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这种做法，有个学名，就叫作“新殖民主义”。

法国人很生气，他们开动造谣机器，拼命宣传中国人在非洲玩“新殖民主义”——现在知道什么叫作“贼喊捉贼”了吧？

接着，2007年，法国人抛弃了希拉克“联华抗美”的路线，选了“小拿破仑”萨科齐上台。萨科齐向反政府的图阿雷格（Tuareg）叛军和尼日尔军队中的异议分子伸出了援手——法国人在这里的百年经营名不虚传，很快，他们的努力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子。

2010年2月，尼日尔政变，坦贾总统被俘。政变上台的新政府放出狠话，推翻同中国签订的协议。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狠话”没有成为现实。

造谣机器继续工作，直到它得意扬扬地宣布“苏丹将会和平解体”。换言之，中国努力经营的大油桶、原油进口基地破了，法国人及其一起造谣的战友们，如英、德、美的石油公司，现在都有机会进去分一杯羹了。

法国人丢掉的，在另外一个地方找补回来了，这就是“狠话”没有变成现实的背景。

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中国投资西非、北非国家，自己获得资源的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却无意中动了法国人的奶酪——这是尼日尔政变的背景，更是政变后尼日尔当局一度对中国变脸的背景，也是法国对华政策改变的背景，是萨科齐上台的背景，更是整个欧元区“联华制美”政策发生巨大调整的背景。

法国人很得意。

然而，没多久，法国人就打了一个冷战，脸上得意的笑容忽然僵住，人也呆了。

因为，他们注意到一个微妙的细节：在整个尼日尔事件中，美国人没有跳出来，如从前一样，陪着法国人一起对中国人的行为大加指责。

在国际政治中，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美国人默许乃至暗中支持中国人做了这件事情。

欧洲人终于“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体制变了。

随着中国2001年入世，中国那数以亿计的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加入世界

市场，为整个世界生产出巨量的廉价优质的工业消费品，从此世界人民享受到了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商品；与此同时，源自美联储的巨量流动性以新印刷出来的美元的形式涌入世界，它在为美国人换回各国优质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同时，起到了配置资源的作用，世界各国的生产要素在这巨量流动性的推动下，源源不断地进入生产体系，于是，整个世界的“大繁荣”就此到来。

然而，细细推究此时世界的经济模式，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两个经济体是最重要的，它们合起来，构成了整个世界经济的主体。这两个经济体，就是中国和美国。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世界经济模式总结如下：

一、中国生产巨量产品，送到美国去，换回巨量美元。

二、中国将所获得的巨量美元的约2/3还给美国人，换回美国国债、美国准国债（如房地美、房利美“两房”债券）、美元计价的债券和其他美元资产。

此举的意义，在于美国国债的信用或者美国政府的信用，亦即美元的信用得到支持。假设美联储只管发美元，不管回收美元，则美元迟早在世界上泛滥成灾，而无人接手美元资产的话，那么美元的信用就会变成民国的金圆券乃至津巴布韦元——废纸一张。

三、美国人印刷巨量美元，送到中国来，换回巨量产品。

至此，一个循环结束，下一个循环开始，这样一个一个的循环往复不息下去，则世界经济之主体，亦即“中美经济小循环”就此完美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这个小循环完美运行的基础之上，所有其他经济体才得以附着其上，一起进行着快乐的循环。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全球经济大循环”的主干，就是“中美经济小循环”，而“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良好运行，就是建立在“中美经济小循环”的良好运行基础之上的。

这是小布什的王牌。

有了这张王牌，小布什政府只管快快乐乐地印刷钞票，而不必去担心美

元的信用问题。同时，美国人还能从印钞机上流淌出来的美元中“人为制造”出全球繁荣，并且从这个空前的大繁荣之中获得最大利益，分得最大蛋糕。

于是，小布什和格林斯潘才能有恃无恐地印刷美元，换回世界各国的优质服务，以支持美国资本家的小战略（美国大小老板个个在这空前的大繁荣中挣大钱、发大财）和美国的国家大战略——“大中东计划”。

而印刷出来的美元，所配置的资源和产品越多，则美元信用崩盘的可能性越小，同时，美元这种“纸”所能换得的财富也就越多——这就叫作美元“信用上升”。往小里说，这意味着美国各个利益集团捞的钱更多；往大里说，“大中东计划”所能得到的实物财富支持也就越大。

话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在这个地球上，将美元覆盖范围扩展到最大，扩展到此前美元并未覆盖到的地方，对于小布什和美国来说，才是真正“利国”（大中东计划）又“利民”（各个利益集团）的大好事呢！

如此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均可得利的事情，为何不去努力支持呢？

所以，美国人很高兴看到中国人把手伸进西非、北非。这在客观上是在拓展美元的覆盖范围，是“将美元覆盖范围扩展到最大，扩展到此前美元并未覆盖到的地方”，美国人不举双手赞同并且全力支持才怪！

欧洲人（确切一点说，是法国和德国，也就是欧元区的双核）对此看得很清楚。原来，欧洲人在2006年9月发表的一篇名为《中美“两国集团”正成为全球经济核心》的文章，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说：

.....世界第一和世界第四大金融强国创造了一个非正式的全球经济：两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还要深。中国需要美国的投资和美国消费者的不断消费，美国需要中国来降低包括资金、商品和劳务在内的所有东西的价格。

欧洲人的话，在酸溜溜的味道中却又透出文雅的气息来，充分表明了自殖民时代以来他们累世养成的修养。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利害。

这个所谓的“中美两国集团”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各取所需。有了这个“两国集团”的支持，美国人的领袖小布什很显然不在乎有多少炮灰倒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场上，也不在乎军费花了有多少，他只在乎一件事情，那就是把战争打下去，这样，对国家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对他

们布什家更有好处。

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获得了工作机会，全国的企业忽然得到了数不尽做不完的订单。更重要的是，借着经济循环的一次次运行，中国人得到了“产业升级”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得到了在世界经济贸易框架四级结构中从“次低级”向“次高级”飞跃的机会，甚至，在把欧洲（主要是法、德）、日本拉下马而拿到“次高级”的位子后，是不是会再次发力，将稳坐在“最高级”位子上，靠吸全世界膏血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美利坚拉下马来，也未可知。

危险是实实在在的，欧洲人尤其是欧元区双核实在不能再坐视不理。

只要这个“中美经济小循环”在日夜不停轰隆隆地转动，那么美国人就等于是劫持了全球经济来打这场战争，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人的辛苦劳作，在支持美国人一边赚钱一边打仗。只要仗在打，美国人就有胜利的可能，而以法、德为首的欧元区利用伊拉克战争拖垮美元继而取而代之的美梦，若想实现，就遥遥无期。

更何况，只要这场仗在打，那么，中国产业升级的机会就不会消失，其脚步也不会停止，那么，其威胁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距离“次低级”一步之遥的“次高级”欧元区双核法、德和日本，而非那个距离中国两步之遥的“最高级”美国——美国人大可以将这个烦恼先抛诸脑后。

这就是欧元区的烦恼，或者说，这就是欧元区的梦魇。要想把美元拉下马，就必须让美国人在伊拉克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想让美国人倒霉，先要废掉美国人支持战争的基础——“中美经济小循环”；要想抽掉美国人支持战争的经济基石，首先就要先搞定中国。

小布什偶尔看报纸，恰好看到了欧洲人酸溜溜的文章，很明显，他立刻体会到了欧洲人的心情。于是，他咧开嘴笑了。

小布什的开心之处，恰好就是默克尔和萨科齐的苦恼。对于他们来说，最苦恼的事情是自己能够拿出来威胁、恶心和祸害中国人的手段，实在是少得可怜。

首先动手的，自然是早于萨科齐上台的默克尔。然而当默克尔硬着头皮准备开始高声叫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扯了扯她：别急，有人已经上去了。

默克尔面朝东方，认真看了看，果然有人已经蹑手蹑脚摸上去了，手里明晃晃的刀子闪着慑人的光。默克尔笑了，她分明看到，那明晃晃的刀口对准了那个大个子的软肋。

【注释】

[1] 2011年11月28日，在尼日尔津德尔炼厂，中国石油隆重举行阿加德姆油田一体化项目竣工暨津德尔炼厂投产庆典，这标志着尼日尔从此步入了石油、成品油生产国的行列，尼日尔实现成品油自给自足，并拥有了本国上中下游一体化、较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

中国的软肋和美国的选择

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人；那柄“明晃晃的刀子”，不是别的，正是“人民币升值”；那个“软肋”，不是别的，正是房地产。

剧本是现成的，甚至不需要怎么修改。

只需要把1985年的“广场协议”，改为2005年欧美日“大合唱”；把时间从90年代初改为2005年；把受害的对象，从“日本”改为“中国”——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如同放映一出翻拍的老电影一般乏味：欧美日“大合唱”→人民币升值→国际热钱涌入中国→中国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暴涨→资金大规模撤出中国→中国房地产崩盘→恶性的螺旋式下坠开始……

他们断定这事儿肯定能成，因为1997年在东南亚和东亚，这剧本已经完美地上演一次了。

说干就干。

于是，就在2005年前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从西方世界的某个角落渐渐升起，调门越来越高，慢慢成了美国人共同的呼声。很快，欧洲人跟了上来，扯着嗓门一起喊，又过了一阵子，当年的受害者日本畏惧地看了看美国人的眼色，也羞羞答答地跟了上来。

于是，人民币升值变成了欧美日“三重唱”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大合唱”。

完全用阴谋来解释这一切，也非合适。在美元如潮水般涌出美国国门，而淹没世界各国之时，美元贬值是大势所趋。人民币以1: 8.28的比率盯住美元，跟着美元一起，你贬值多少我就贬值多少，让美国人受不了，也让欧洲人、日本人一起受不了。

70年代，美元信用崩盘，美元大贬值的同时，美国人逼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升值本币为美国人埋单。此后，美国经济停滞十几年，只得在1985年又逼欧洲和日本升值本币，为美元贬值埋单。这十年一次美元大贬值，是欧洲、日本照惯例给老大上贡。而这一次，中国人加进来一起贬值，那算是哪门子事儿啊？

如果放任下去，以欧元、日元计价的中国商品必然越来越便宜，然后潮水般涌入的商品必然把欧洲、日本、美国本土的所有实体经济打垮。从欧洲、日本的切身利益来考虑，它们也必然跟着美国人喊“人民币升值”。

终于，在欧、美、日的联合压力下，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1%，从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提高到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人民币升值就此拉开序幕。

整个世界都惊呆了，除了华尔街大鳄。

继而，全球的资金都明白了，90年代初曾经出现在日本的“免费大餐”竟然再次出现在眼前，此时不取，更待何时？

毫无意外的是，博取升值红利的国际资金，如苍蝇一般，以当日追逐日元升值红利的精神，如潮水般疯狂地涌入中国。

以此为背景，中国国内资金和流动性变得更加充裕，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外汇储备非同寻常地迅速增加。2001年年底时，中国外汇储备也不过2121.65亿美元，这还是从1978年起（那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67亿美元）攒了24年的总额——2006年2月底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之首，同年10月突破1万亿美元，2009年6月底突破2万亿美元，2011年初又突破3万亿美元。

刨去“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个外汇增加的主要来源后，人们发现，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额总是莫名其妙地多出一部分，这部分被叫作“不明原因的外汇增加额”，而私下里，人们另外给它一个称呼，就叫

作“国际热钱”。我们只要稍稍留意，就会想起来，当年快进快出制造金融混乱，进而冲垮东南亚各国的主角，就是“国际热钱”。

充足的流动性制造了空前的繁荣。当瓜子正蹲在黄浦江支流的支流形成的小河边，静静地看螃蟹的时候，这繁荣已经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中国，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

几年前，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声中下岗的数千万工人渐渐找到了新的工作，虽然收入未必丰厚；数以亿计的农民也不会农闲时节到处闲逛，他们走进城市，以农民工的身份，填补了下岗工人遗下来的空缺；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也基本被就业市场完全吸纳……就业，这个从80年代起就缠绕着中国人的难题，变得容易了很多。

然而，更加惹人注意的是，中国房地产脱颖而出，成为大伙儿最关注的行业。

我们知道，中国的地方官员是中国经济的直接组织者，然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没钱。

好在现在有了房地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起到了“第二财政”的作用。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一个最好的消息是土地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只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意味着在出卖土地的时候，买方根本毫无议价能力。

不过，买方也不需要议价，因为买方——房地产商——也仅仅是个附属品而已，他们是“第二财政”的附属品。

于是，一个完美的循环可以开始了，这是一个正循环，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正循环，一个除非受到外力打断否则绝对不会停止的正循环：

地方政府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商，从而获得巨额资金→房地产商将工程转包→建筑商、设计单位、包工头、建筑工人开始忙碌→房屋建好→房地产商卖出房子→获得巨额资金……

至此，第一轮循环结束，然后马不停蹄地开始第二轮循环，然后第三轮、第四轮……

如此循环下去，简直是皆大欢喜。

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一个得了面子，一个得了里子：一个获得了一轮一

轮的“巨额资金”，在每年一度的“富豪榜”上风光一把；一个稳坐幕后，神不知鬼不觉，什么“富豪榜”也不上，数不尽的钱自动送上门来。

这种“win to win”的游戏玩下去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不再缺钱，其典型证据即是各种世界著名建筑的山寨版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四面开花。只是，它们新的身份，已经换作了办公大楼。至此，“分税制”对于地方财政的副作用迎刃而解！

只是，当一扇大门被关上的时候，一定有另外一扇大门被打开了。人们很快发现，房价开始翻着跟头往上蹿。

这一切在索罗斯们的眼中，在白宫主人的眼中，是那么熟悉而亲切，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太简单也太熟悉了，只需按照“日本模式”操作即可：

持续的资本流入→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暴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并且疯狂膨胀→为冷却经济和挤压泡沫，当局连续加息→泡沫破裂→资本大举外逃→通货紧缩→经济进入持续的萧条状态。

局势发展到最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名义，美国人扮演“救世主”的时候就到了。其时，同当年东南亚的情形一模一样，苛刻的救助条件将会强加到中国头上，核心的优质资产将会以低廉的价格送到美国人手上，目的只是为了换只有美国人才能拿出来的那张叫作“美元”的纸。一场盛宴的大幕就此拉开。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反过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然而，北京方面非常清醒。

很明显，至少在2004年，北京就已经认识到“日本模式”可能在中国重演的危险。那一年的“江苏铁本事件”实际上就是宏观调控的雷霆一击^④。作为地方信用机构为无限制扩张产能提供支持的典型，这一案件的处理为当时已经初露锋芒的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野蛮增长泼了一盆冷水，踩下了急刹车。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005年春节后，“两会”召开的日子里，一个新鲜的话题爆了出来。

“两会”代表纷纷抱怨房价疯狂上涨。一时间，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咨询

机构的数百名成员（代表）纷纷发表看法。这期间，人们从电视新闻中，听到最多的说法是：“以我（‘两会’代表）的收入，是买不起房子的。”

从此，中国的经济就经常性地进入了“宏观调控”中，调控的重点，即是房地产相关行业。

以房地产价格为例，调控的原则是：

一、房价必须保持上涨，以维持资本对于这一领域的持续流入，以此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房地产一直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地方政府“第二财政”的安全和稳固。

二、房价上涨的幅度，以不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为上限。

这就是房地产调控的原则，不过两条，简单明了且高效。

这还不够，在纷繁芜杂的嘈杂声中，对房价和房地产相关行业，最高当局时而打压，时而鼓励，时而严厉，时而温和……措施不一而足，却完美地实现了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既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又保证了房地产相关行业对于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直到2008年金融风暴，甚至延续到了今天。

事实证明，宏观调控的效果非常明显：金融危机及其之后的今天，世界各国都焦头烂额，只有中国泰然自若。

【注释】

[1] 新华网2004年5月10日报道：《江苏铁本事件：企业违规上马偏离科学发展观》。

铁索连舟

——中国经济的真相

2007年前后，全世界西装革履的绅士们，在酒足饭饱之余，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如何投资被美国人炒得炙手可热的“生物柴油”概念，如何从其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一块蛋糕，至于由此引发的后果，绅士们却是不会去

理会的——除了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总理女士说，全球粮价暴涨，是因为印度人不知道体恤大伙儿，竟然从一天吃一顿饭改成一天吃两顿饭了！

为了炒高国际粮价，美国人找了最好的突破点——玉米。

美国得天独厚，作为世界第一的玉米生产国，其玉米收获面积、单产、总产量均是世界第一，出口量当然也是世界第一。具体些讲，十几年来，国际市场上每两吨玉米中，就有一吨以上来自美国——美国掌握了国际市场上对玉米供应量、价格的绝对控制。

所以，只要美国人小拇指儿轻轻一动，玉米价格便如同断线风筝一般飞上了天。这个“小拇指儿轻轻一动”，其实是美国人将原本出口的玉米拿去造乙醇（酒精），做成燃料喂进汽车的油箱。

接下来，只要稍加操作，玉米便带着大豆、小麦、稻米，价格一起飞上了天，这就是人家渴望已久的全球粮价暴涨。甚至，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全部飞上了天。

1999年的时候，金价跌到300美元/盎司，甚至在1999年7月20日，一度跌到252.8美元/盎司——这已经低于成本价了。不过，仅仅相隔数年，情况就完全反转了：2005年9月，金价还在450美元/盎司，半年后就冲上了725美元/盎司（2006年5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一点儿也不高，两年以内，黄金价格在此基础上再次翻番。

而石油的价格，也从21世纪初的低点开始上扬，到2006年8月7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达到每桶79.85美元。1999年，就在瓜子一块钱买六斤黄瓜的时候，油价还在20美元以下。然而，每桶79.85美元的价格远远不是这一轮油价暴涨的尽头，2008年年中，国际油价甚至涨到了147美元的历史最高值。

铜价从2005年年底的4400美元/吨，只用了不到五个月时间，就涨到了8800美元/吨的历史高位，当然，后面还有11000美元的价格在等着它。

而房地产，自然是投资者和投机者不能放弃的目标。实际上，全球的房地产价格，从莫斯科到巴黎、伦敦，从上海到香港、澳门，从纽约到洛杉矶，都在暴涨。甚至，连当年受到楼市泡沫重创的日本东京，房地产也走出低谷，开始上涨，不，是暴涨。

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全球的贵金属（黄金、白银、白金）、石油、有色金属（以铜为代表）、铁矿石，几乎所有国家的股市，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其他原材料、矿产资源价格.....都在全面暴涨。

全球大宗商品乃至一般商品价格的暴涨，迟早会传遍这个世界的每个经济体。然后，只需制造某个经济体内的物价飞涨，然后央行被迫加息，再然后呢？自然是“日本模式”复制成功，其时，美国人就可以打着IMF或者世界银行的幌子来接收该国财富了，如果这个“某国”竟然是中国，那就再好不过啦！

于是好戏连台上演，从当时的《新闻联播》上就能看得清楚，全球三十余国因为粮食问题闹得鸡犬不宁。

埃及民众买不起面粉，不能做爱吃的大饼，于是成群结队地在粮店门口大吵大闹。

海地饥民饿得头昏，于是到处打砸，不过就是为了找东西吃，可是暴乱就此掀起。总理见势不妙，自己宣布下台，然后消失，这一届政府就此垮台。

中越边境上，一群脑子精明的人低价从中国买米，然后每天扛一点儿，经过免检通道进入越南，在那里高价卖给越南人。实际上，他们是以蚂蚁搬家的精神走私大米，其利润率竟然直逼在国内的炒房客。

而最可笑的，莫过于非洲某国总统义正词严地指责中国，说中国国内粮价只有国际市场的1/4，于是代表本国人民提出严正要求，要到中国分一杯羹——很明显，他脑子进水了。

中国虽然也受到冲击，却仍然稳如泰山。原因很简单，百姓们面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价格都不怎么高。原来早在六十年前立国之初，这一点就在考虑之中。于是百姓的基本消费品价格，比如粮食、猪肉、食用油、民用水电煤气等，就变得极低——活下去总是没有问题了。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采取了非常“另类”的组织方式。这个组织方式让美国人、欧洲人怎么看怎么别扭，于是给中国扣上了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大帽子。这个组织模式，就叫作“官办经济”。

不过，欧美人倒也没有看走眼，中国的“官办经济”，的确是个非常奇特的组织。

事实上，由政权力量派生出来的经济组织，按照与政权的亲疏，可以依次论述如下：

一、中央直属企业，又叫作央企。

这些企业，均为巨型企业，财雄势大，甚至其中任何一家，拿到世界上就可以与很多发达国家的百年老店抗衡，如中石油、中石化，比起洛克菲勒家族经营了百年的标准石油、美孚石油，或者英国人的英国石油公司来说，至少在规模上毫不逊色。

但是这个类别的企业不多，只有一百多家，而且，还在进一步缩减中。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国家高级干部。其经营得到中央财政的无限支持，换言之，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是中国的国家信用——只要中国政府还在，这个企业就不用担心融资和信用问题。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利润不是其关心的问题（当然，很多企业的利润均令其他企业瞠目结舌）。这些企业存在的意义，并非单单为国家盈利，而是为保证当局对于国内核心行业（如重工业、机械制造业）和关键行业（军事工业、金融和银行业等）的绝对控制。

二、地方政府财政直接衍生出的融资平台类企业：

这类企业，根本就是地方财政部门的直接延伸。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企业。

这类企业的存在意义和唯一目的，就是为地方财政融资（所以才叫作“融资平台”）。所以，事实上，这些企业的背后，实质就是地方财政。

这类企业为地方财政融资，而地方财政为这类企业提供无限量信用担保和各种便利。事实上，二者就等于一个人用了两个名字。

这类企业，有现成的报道可以当作例子。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低利润率畸形四川路桥难享千亿基建蛋糕》指出：“四川铁投……整合了四川铁路集团和四川路桥集团全部股权和部分现金，……

计划用5-10年筹集600亿元左右铁路项目资本金，重点完成11条出川铁路四川段及规划城际铁路建设。.....未来四川路桥或将成为四川整合铁路资源的唯一平台，其资产注入预期大大增加.....而四川铁投的成立正是为推进该省铁路建设，搭建专业性投融资操作平台。”

三、央企以外的其他国企。虽然规模比不上央企，但是其得到的信用支持，却也可以认为是无限量的。

四、类国企。这类企业，名义上是民营企业，实际上得到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无限量”的信用支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经过早期的打拼，成功做大做强，变成了国家在某一行业的龙头，这类企业自然也得到了类似国企的待遇，甚至在信用支持方面完全等同于国企，所以我们给它们起名为“类国企”。

或者，稍小一点儿的，变成了地方上的利润大户和GDP大户，其兴衰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自然得到地方上的信用支持——它们融资，自然也方便得多。

大家留心一下，每年春天中央和地方的“两会”代表亮相的时候，大家只要查一下两会代表中的民营企业，就明白谁是享受国企待遇的“类国企”了。

一般说来，不同的地位，决定了这类“类国企”的民企所获得的信用支持力度。很简单，全国两会代表中的“类国企”，自然得到国家的支持；省级两会代表中的“类国企”，得到省级金融机构的支持；市县级的呢？还用再重复吗？

这类企业中，得到国家支持的，最著名的就是海尔。而得到地方支持的，最有名的，自然是那个倒霉蛋“铁本”（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啦。

90年代中后期，每当瓜子翻开班里按照规定必须订阅的《青岛日报》，在头版一定看到两个光辉夺目的大字——海尔。在日积月累的作用之下，孤陋寡闻的大学生瓜子开始无比崇拜这个神话的创造者，超越地球引力，而飞速上升的明星企业。

然而，当瓜子看多了不该看的书，变成了一根不再纯洁的老油条，就坏事啦：

每次瓜子看到报道，提及美国最牛的哈佛或者沃顿商学院屡次拜倒在海尔奇迹的光辉之下，并且为海尔未来在全球的扩张蓝图所震撼——这个时候，瓜子不但不为我民族企业如今终于能够力压西方企业而感到自豪，反而常常忍不住心中暗笑：这帮缺心眼儿的洋鬼子，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海尔光环的背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无限量信用支持——它在融资方面不成问题。

故而，如此背景之下，海尔在全球的迅速扩张自然可以做到。

“谁下的本钱，谁获利”这个基本的原则，在信用和融资支持的来源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我们会看到报道：某县要求全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喝掉一定数量的本县酒厂所产的酒，抽掉一定数量的本县卷烟，否则县政府将会如何如何。

而更大的例子，体现在90年代末，生产普桑的上海市限制天津生产的夏利汽车进入本市出租车市场，当然，打的幌子是“没有后备厢的车子侵害消费者利益”——当日普桑有后备厢而夏利没有。

一句话概括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五、其他民营企业。这类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实力弱，规模小。

六、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比如家门口的百货小店、农民创业、大学生创业等等。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央企、以房地产企业为代表的融资平台企业、其他国企、类国企，这四类是可以无限或者几乎无限获得来自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和支持的，或者我们说，它们可以从中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中获得最大的融资支持——还是省点事，用“国企和准国企”这个词来概括这四大类企业。

而剩下的两类企业，包括普通的民营企业、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从金融体系获得支持的机会——我们用数学上的概念来说，是——不是0，但无限趋近于0。

于是，我们可以解释一个问题了，为何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法律不

允许的“地下钱庄”也就越多越活跃。

然而，我们不必为后两者企业担心，它们总能获得机会生长并繁盛起来的——只要它们有这个环境。

事实上，它们是有这个环境的。以“国企和准国企”为骨架支撑起来的中国经济，依靠这一架构带来的竞争优势，在2001年年底争得了全球化框架WTO中垄断“次低级”产业和为全球提供廉价工业制成品的机会。

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了，这个机会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流入中国，充分释放了一直束缚在中国头上的流动性“紧箍咒”，进而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异常繁荣。

在这个大背景下，通过“地下钱庄”之类的非正式渠道进行融资，成本虽然高些，但并不是极难的事情，故而我们也看到了并不怎么倒霉、反而看上去很不错很风光的“民营企业和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仅限于2008年年中之前）。

也就是说，大量的、汪洋大海般的“民营企业和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的繁荣是依附于国家整体经济景气情况之下的。这个持续时间长达6年（2002-2008）的“WTO景气”，是靠中国的竞争力争回来的，而中国的竞争力又是直接建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之上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则又是我们提到的所谓“国企和准国企”来支撑的。

所以，中国的其他经济成分，是完全依赖于“国企和准国企”生存的，“国企和准国企”就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和主心骨。

于是，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就可以简化为仅仅讨论“国企和准国企”。

我们用宏观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的主干部分——“国企和准国企”的共同特点。最重要的几条如下：

一、行政体系贯穿企业组织和经营活动中。

二、企业的经营，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意志，而非盈利——这使得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服务态度较差，效率较低——很多非理性业务，很明显在挑战经典的经济学法则。比如台湾南部的偏僻乡村，公交系统因为赔钱，逐渐减少甚至取消线路——他们的公交系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

样做毫不奇怪；而大陆的公交系统尤其是乡村公交，即使某些路线在某些时刻空无一人，还是照常发车——这从盈利方面讲，是白痴行为，但对便利民众尤其是推动各地区均衡发展上，却又不可或缺。

同理，国家的邮政系统明显是烧钱的行为（不光中国，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很多邮政局开在荒凉的山区，业务很少——但又不能没有。甚至，在“野人”出没、人烟稀少的湖北神农架，也赫然架起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一排大字煞是威武：“中国移动欢迎您！”

美国人将商业法则贯穿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细节，这也是很多人对于美国最欣赏的地方。然而，这个安排，并不总是让人满意。比如警察局的经费是由辖区的税收供给，富人区的警察成群结队，而贫民区的警察却成了比大熊猫还少的稀有动物。于是越穷越乱，越乱越穷——这就是商业法则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这个不完全按照商业法则办事的国家，可碰不上这种事情。

三、国企和准国企通过“一条线”联系在一起。这条线，就是国家或者地方金融体系的无限或者近于无限的信用支持和融资供给。

换言之，这些国企和准国企，好似一条条的舢板（虽然有些舢板非常巨大），而行政组织原则和金融体系无限的信用与融资支持这两条“铁链”，将它们牢牢绑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经济的骨架。数量更为庞大的民营企业，则附着在这个骨架之上——正如小草、藤萝和苔藓依附于森林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共有7家胶卷厂，数量是全球第一。然而，到了1993年，7家厂共负债100亿人民币，已经到了揭不开锅、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而与此同时，全球技术领先的日本富士，与其在全球市场的卓越表现一样，在中国胶卷市场占据了70%的份额。其强大的竞争优势，逼得中国本土7家企业和同样在中国混饭吃的美国柯达走投无路。

当时，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全力支持乐凯胶卷1家企业发展，而放弃另外6家企业。为何要做出这等决定呢？想一想当时中国最大的难题——缺钱啊！

1998年3月，中方与美国柯达敲定方案，美国柯达以10亿美元为代价，外加“排他的垄断条款”（除柯达外，不得有其他外资进入中国胶卷市场，也就是当日在国际胶卷市场上把美国柯达逼到破产边缘的日本人）的条件，将中国胶卷行业（除乐凯胶卷之外的6家公司）尽数收入囊中。柯达的做法是，关掉3家，精心做好另外3家。

2003年10月，柯达又与中国唯一未与外商合资的河北乐凯公司签约，以总值1亿美元的现金、设备和技术，换取乐凯20%的股份。

至此，中国胶卷工业的7家企业中，6家被柯达吃掉，1家也被渗透。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旦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去国家信用的支持，后进国家（即使如中国这种大国）的企业，根本无法与国际巨头抗衡和竞争——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当年设计这一经济体制的那位伟人的思路了，既然单个的企业根本无法对抗国际巨头的百年老店，于是，一个新的思路诞生了：如果无法在竞争力上对抗，那么至少在规模上要能够与之抗衡。

四、每个国企或者准国企，都通过行政组织原则，牢牢固定在行政体系中。

以行政体系的思路构建起来的国企，虽然不利于经营盈利，却利于执行国家意志。于是，这种在传统经济学上看起来非常另类的组织模式，成就了那些整合了全国资源的巨型国企。

作为巨型国企的补充和支持，其他大大小小的国企和准国企也按照类似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

国外的大企业，基本都是按照商业模式而有机地组织起来，在盈利方面，无人能出其右，在这里，我们将其比作“航空母舰”。

而国内的巨型国企，由于其组织原则和组织模式，在经营方面显然笨手笨脚，所以我们只能将其比作曹操的“铁索连舟”——看上去很大，但仅仅是千万个小舢板连起来的。然而，巨型国企加上千万个小型的国企和准国企拼出了一个巨大的骨架，在这个巨大的骨架基础之上，还依附着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所有这些加起来，终于形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达到每年产出10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航母”——这艘巨型航母的名字，就叫中国。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某个国企、类国企的资产，单凭一纸命令，即可无偿划拨，而归另外一个国企。比如，2008年，亏损累累的国企济南钢铁、莱芜钢铁合并为山东钢铁，然后吃下巨额盈利的、民营的日照钢铁。这数百亿资产运作的全部成本，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账面上巨额资产转来转去，事实上就是一大帮人按照高层的指示，多开几次会而已。——既然不同部分间的资产可以以接近于零的成本而互相划拨，那你肯否认这些企业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本就同属于一个企业（中国这个超级企业）吗？

这种方式虽然土，但是这艘航母的个头，完全可以碾压任何发达国家的单个跨国公司。这艘航母支持了中国高铁行业，于是中国中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到把全球高铁订单的一半以上都揽入怀中，逼得当日的大佬加拿大庞巴迪、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商量着合并抱团对抗中国。这艘航母支持了京东方，于是京东方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显示器做到了“可卷曲”的地步，碾压前霸主韩国三星之势隐隐已现。

这艘超级航母不仅仅规模大得空前绝后，其背后的支持，更是以超强的国力为基础：不受制于任何外力的独立国家主权、联合国五强之一、无人敢撄其锋芒的常规军力、可以抗衡一切强国的独立核打击能力、独立而先进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中国唯一能够拿来抗衡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保障中国民族工业不被绞杀的“大杀器”，也是中国赖以对抗国际金融危机的护身宝甲。只要这个国力基础还在，那么，这艘“经济航母”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信用支持，亦即得到源源不断的融资支持。甚至，哪怕这艘“航母”上无数大小舢板在大浪中沉没，只要这个国力基础还在，这艘“中国号”经济航母就不会沉没——经济战，就是国力的比拼，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效果我们看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球企业焦头烂额，挣扎在死亡边缘，而中国国企则忙着四面出击，到处扫货：中亚、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的资源、矿山；欧美中小企业的技术；希腊的港口使用权；俄国的石油合同；巴西的国家电网运营权.....

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过55亿美元，而2008年猛增到559.1亿美元，晋升为全球第12位，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18.6亿美元，同比增长68.5%。2009年中国对外投资565.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2017年1月16日，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

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这些钱，正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拿到的东西一样，很多都换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优质的资产，比如希腊国有的比雷埃夫斯港口码头日常经营权——从此中国在地中海枢纽获得了一个稳定的中转站。

正是靠了这个“铁索连舟”，美国人无法在中国复制那个“日本模式”。

2005年后，人民币汇率虽然被迫升值，却是按照“小幅度、渐进式”的方式升值，这的确给了国际资本和热钱游资渔利的机会，却没有给它们狙击打爆中国金融的机会。同时，被期待可以刺破中国经济泡沫的加息，却是按照本国实际情况渐进地、小幅度地进行，压根儿没有重现日本式——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而非本国实际情况大幅度、快速进行的加息。

所以，作为这些举措的结果，美国人和国际资本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机会狙击中国经济，美国人日思夜想的所谓“一举冲垮中国金融，进而彻底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美梦，从来没有变成现实。索罗斯老先生2009年在香港开了办公室，图谋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从中国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可是，八年过去了，老先生宣布了新的接班人，宣告自己退休，都快要入土了，那“美好”的愿望也没有变成现实。

白宫主人也是如此，他等啊等啊，一直没有等来机会。就在等待中，他的注意力却被引向了别处。原因很简单，更大的威胁出现了。

原来正当美国人拿着刀对着中国比划的时候，欧洲人已经把刀顶在了美国人的腰眼上，他们要废了美元霸权的基础——“石油美元”！

地中海联盟

——萨科齐的野心

欧元区内部，法、德作为欧元区的双核心，是有具体分工的，德国是二战战败国，换言之是当代政治格局中的矮子或者侏儒，因此只能负责经济方面的整合，而二战战胜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自然负责政治层面的建设。

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举措，也就是他顶在美国人腰眼上的刀子，就叫

作“地中海联盟”。欧洲人之所以有胆子挑战美国人，乃是源自其日益强大的实力，其实力的来源，便是仿效中国“航母”建立起来的似像不像的欧洲版的“铁索连舟”了。

这个“铁索连舟”，其优点显而易见：

一、规模超级巨大。实际上，当日欧盟（80%的经济体量来自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越美国，GDP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上下，排名世界第一。

二、涵盖范围广大。仅就作为主体的欧元区而言，便覆盖了17个国家，人口达到3亿以上，若是算上整个欧盟，则国家总数增至27国，人口超过5亿，土地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

三、经济发达，人民收入水平很高（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上，属收入最高之列），因此，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事实上，欧盟在世界贸易进出口中的份额占1/3以上（2009年，总额达到66278.4亿欧元；2010年，总额达到78501.3亿欧元）。

欧洲人因势利导，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合，致力于建立一个欧洲人自成体系的、（在相当程度上）“排他”的经济贸易系统。

简略将这一经济系统的组织模式做一个总结：

一、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英国等国，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最高级）；

二、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提供技术和管理人员（次高级）；

三、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提供高级高素质劳动力（次高级）；

四、中东欧国家出廉价劳动力、农产品和原材料，形成一个经济整体，进行生产（次低级和最低级）。

我们若是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这个预期要实现的和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的结构，跟整个世界的四级经济结构模式非常相似，只是区别在于：

一、组成这个体系的成员都是欧洲人；

二、担任最高级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欧洲人自己（当然，是德、法、英、比、荷为主体的西欧）；

三、担任次低级国家的不是中国，是新近投入西欧怀抱的中东欧国家——当然，担任最低级的国家，也是中东欧国家。

换言之，欧洲人跑马圈地，画了一个圈圈，在这个圈圈中，他们排斥了美国人的位子，也排斥了中国人的位子。欧盟内部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65%（2010年，为5万亿欧元以上），或者说，这么大的一个蛋糕，中、美和全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只能争夺35%的份额（不到3万亿欧元）。可以想象，这两家，对于欧洲人的这个“圈圈”有多么眼红、多么愤怒。

然而，刚刚登上总统宝座的萨科齐根本不怕这一点，因为这两家正在互相较劲儿：美国人连下重手，力图击垮中国金融体系，进而吃掉中国人辛苦劳作近六十年积累的财富；中国全力防御，间或在美国人的软肋上狠戳几下（朝鲜、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戳得美国人直抽冷气。

两家各有所忌，各有所长，一时间全力相搏，腾不出手来。于是，谁都顾不上萨科齐和欧元区。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得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新一代的渔翁——萨科齐，要实施他的伟大计划了，这个计划就是“地中海联盟”。

这是萨科齐打造的一把尖刀，刀锋直指美元霸权的心脏——“石油美元”。

在欧洲人的计划中，负责提供初级产品的“最低级”成员，也是由中东欧国家扮演的。然而，中东欧国家版图小，资源有限，就算把地皮翻过来，也弄不出多少能源、原料，供给西欧各国。

因此，西欧各国还得像过去一样，仰赖世界各国提供所需要的初级产品。

在这些初级产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石油了，而欧洲的石油，又主要依赖于中东产油国。悲剧就此产生：谁都知道，中东产油国，除去已经被美国人吃下但未能消化掉的伊拉克之外，就只有伊朗还未控制在美国人手里了。

所以，为了欧洲经济能独立自主地运行，为了掀翻“石油美元”体制进而掀翻美元，为了扶欧元占据霸主的位子，萨科齐首先就要虎口夺食，将中东石油的控制权抢过来。

这就是“地中海联盟”的目标所在。

我们将这一蓝图概括如下：

第一，西欧各国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最高级；

第二，西欧各国提供高素质劳动力和技术、管理——次高级；

第三，中东欧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次低级；

第四，中东欧国家提供部分原料、资源和能源，北非国家（包括已经答应参加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后来被法国军队拿下的利比亚）担负起提供主要的原料、资源、能源的责任——最低级；

第五，剩余的国家（包括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耳他、叙利亚、土耳其），恰好位于欧元区和中东之间，它们将担当跳板的角色。一旦时机成熟，欧洲人就要跨过这些跳板，将势力覆盖到中东产油国，将美国人的势力挤出中东；

第六，在欧元将美元挤出中东后，中东产油国以其石油为保证，将其作为未来出现的“石油欧元”的基础。

这就是欧洲人的如意算盘。

2008年7月13日，亦即法国国庆节的前一日，“地中海联盟”在法国巴黎宣布成立。

消息传到白宫的时候，小布什没得选择了，他只好把矛头从东方移开，转向地中海和中东方向。

作为商人，他当然发财发得称心如意。但是作为总统，这几年的事儿，真是够他烦的了：全国的精锐陷在伊拉克，打了多年，也不能实现“把伊拉克的油从地下安安稳稳抽上来独吞”的既定战略目标，祸害中国的努力也做了多年，一样没有效果，现在，竟然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北极熊苏醒：大中东计划破产

21世纪来临的前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退位，将普京推上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普京是个雄才大略的人，否则，军工集团也不会推他出来重整俄罗斯。他干净利落地解决掉车臣叛军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

拜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折腾所赐，俄罗斯工业彻底垮台，过去规模宏大的工业体系已经崩溃，只剩下了军事工业和资源产业还在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换言之，俄罗斯的经济就靠着卖武器和卖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产品维持了，这对于俄罗斯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然而，自助者天助，一点儿也不错。普京总统的命不是一般的好，他刚刚上台后不久，国际油价竟然一路走出了连续十几年的低谷，再后来便翻着跟头往上蹿，到了2008年，油价竟然涨到了100美元/桶以上，在这一年年中甚至达到了147美元的历史最高价。这让他有了本钱，可以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

自然，这种喜剧场面的出现，并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因为昔日打压油价的力量现在需要油价上涨。

很快，俄罗斯就还清了欠了十几年的债，不仅如此，他们手头上甚至有了巨量外汇储备，达到了数千亿美元之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喜庆日子，每个中国人都记得），俄罗斯外汇储备达到了5981亿美元的峰值，居世界第三位。这意味着，若是有人妄想在俄罗斯重演20世纪90年代的故伎，以金融风暴的手段来洗劫俄罗斯，那绝对是痴心妄想。

然而，普京总统的忧虑并未减轻，他心里很清楚，这些钱都是靠卖资源（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得来的。而俄罗斯之所以能够短期内拿到这么多的钱，是因为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高涨。

一旦油价回落，俄罗斯就会再次陷入困境。为了俄罗斯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普京总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证自己现金流的长期稳定。

普京的战略选择已经确定，分为短期战略和长期战略两部分：

一、短期之内，必须让美国人陷在伊拉克战场，能拖多久拖多久。

这样的好处，在于逼迫美国人继续将印钞票滥发流动性的游戏玩下去。这意味着国际油价将长期维持在高位，于是，俄罗斯的财政问题便不再是一个问题。

有了钱，普京总统就可以从容布局，趁着美国人陷在伊拉克无法腾出手来的机会，慢慢收回旧日的利益，继而，在此基础上，反守为攻。

二、长期的目标，则是将能源定价权，尤其是石油价格定价权夺过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石油定价权在谁手里？在美国人手里。所以，普京总统的长期目标很明确，即掀翻美国人，夺回能源定价权。

普京总统雄心勃勃，他喊出了响亮的口号：“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崭新的俄罗斯。”他要用二十年时间，重建俄罗斯的强国地位。

这二十年时间，早就已经计划好了：总统任期八年（两届）+总理任期四年（一届）+总统任期八年（两届）=二十年。唯一需要用心“安排”的就是，在普京四年总理任期上的那个总统人选，须得按照事先的约定，按时自动把位子还给普京。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而军工集团想出这个办法，使得普京阁下既能有足够的时间推行其国家战略，又能避免违宪，实在是两全其美。

如此安排，未来二十年，俄罗斯就会在一个既定的轨道上，按照既定的战略发展下去。在这个既定的“国家战略”中，核心的问题就是重建俄罗斯的强国地位。而若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俄罗斯的工业体系。而要重建俄罗斯的工业体系，需要资金、市场、技术。双头鹰冷冷看了下他家石油天然气大买主，也就是他的东方邻居中国，摇了摇头。

他把眼光转向了西方的邻居，眼光变得热切而热烈。如同热恋中的少

年，普京敲开了欧元区双核的大门，直接给出了自己的要价和筹码。

普京总统的要价，可以简单概括为“上游换下游”：俄罗斯允许欧洲人参与俄罗斯境内的石油天然气企业（上游）的经营，同时作为对价，欧洲人也应该允许俄罗斯参与欧洲的石油天然气下游企业的经营。

欧洲人抽了一口冷气，呆住了。

见到欧洲人这么胆小，俄国人笑了，示意欧洲人看看东方。

原来，这“上游换下游”的协议，已经可以在东方看到范本了。

2006年3月21日，普京总统访华，确认了一项协议，即中石油集团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在年底前分别在两国组建两个合资公司，分别经营上游和下游业务。

协议确定，双方在俄罗斯共同组建一家公司，称为“东方能源公司”，俄方持股51%，中方持股49%，主要业务是在俄罗斯进行地质勘探及能源项目融资。作为联动措施，2006年7月19日，中石油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斥资5亿美元，以每股7.55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俄罗斯石油公司6622.52万股，成为俄石油的战略投资者，其认购条件是进入上游领域，联合开发俄罗斯万科尔油田。

作为条件，中国开放能源下游市场，在中国建立中俄合资的炼油厂项目。具体做法是，双方出资在中国成立一家公司，名字叫作“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公司”，中方占股51%，俄方则占股49%。该炼油厂设计年产能为1000~1500万吨成品油，总投资金额约为40亿美元。此外，作为附带的内容，合同还包括数百家合资加油站。

这是个典型的双赢项目。

一旦协议实施，则中方得到了稳定的石油供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了很大缓解；而俄方也参与到了具体的工业领域（炼油工业以及下游加油站项目），并且圈定了相当规模的中国市场份额。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借由“石油武器”换取重振俄罗斯工业的第一步。虽然这第一步看起来比较小，但是若能一直走下去，前景一定是光辉无比的——普京总统的“二十年规划”中光明未来的实现，就在向俄国人招手。

俄国人掉过头来，满怀期待地看着欧洲人，等待欧洲人的回答。

多么大的馅饼啊！

欧洲人只要一点头，就可以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而这一点，则是欧洲人最大的软肋之一。谁都知道，欧洲人拼死也想拿下中东控制权，就是因为其主要能源供应来源地——中东握在美国人手里，这就等于欧洲人的脖子掐在美国人手里。所以，什么“石油欧元”计划、“地中海联盟”远期规划，无一不是冲着这一点去的。

现在，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u、不受美国人左右的俄国人找上门来，要保证欧洲人此后的石油供应，难道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吗？

有了这个“保证”，欧洲人在面对美国人打压时，就少了很多忌惮，而那个“美元已死，欧元当立”的战略目标，也就近了很多。

然而，欧洲人却不敢轻易去接这个馅饼，他们心有余悸。

实际上，俄罗斯虽然算是个地地道道的欧洲国家（我们每个学过初中地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在其他欧洲人看来，它根本就是个“异类”，所以从来不把它算在欧洲之内：

一、俄罗斯信仰的不是西罗马帝国一系的天主教，也非基督教新教，而是源自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

二、俄罗斯自建国以来，就致力于争夺欧洲霸权，五百年来无数次与欧洲各国兵戎相见，阴谋阳谋的较量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而其进击和力图控制西欧的势头，五百年来一以贯之，从未改变。

三、最令人恐惧的，则是前不久才消失的红色帝国的强大军事压力。那滚滚的红色铁流碾过欧洲、踏平一切的威胁，几十年来一直悬在西欧各国头顶，让它们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睛。

欧洲人好不容易盼到苏联倒下了，更令人放心的是，它的骨架——工业被彻底拆毁了。现在如果有消息说，它要请你帮忙重建工业，恢复它的骨架，你敢吗？

欧洲人的犹豫不决是在普京总统预料之内的，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普京把自己的底牌全部摊出，请欧洲人拿主意。

这底牌中，最重要的有三个：

一、在军事层面上，建立“欧洲安全框架”（或者叫作“俄欧安全框架”）。

通过这个框架具体而精细的安排，一次性解决未来俄国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安全问题，以此彻底解决欧洲人对于俄国的恐惧心理。

其时，中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就会发现，他们无法再在俄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打入楔子，也无法再利用俄国人对欧洲人的芥蒂而获利，更无法再利用欧洲人对俄国人的恐惧而从中获益。

二、在政治层面上，确立“欧洲对话机制”（或者叫作“俄欧对话机制”）。

通过这个架构，俄国人将和欧洲人就一切区内和国际上的事务达成妥协，然后再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对外。

其时，中国人和美国人就会发现，欧洲人和俄国人在国际上将发出一个声音，他们说话的分量从此大增。

三、在经济层面上，确立“俄欧经济合作框架”。

通过这个架构，欧洲人将得到俄罗斯优先而稳定的能源供应，而俄罗斯将得到欧洲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更加重要的是，俄国人盯上了欧洲人的那块大蛋糕——占世界1/3的进出口贸易份额，只要得到这些发展的资源和空间，俄罗斯工业体系的重建指日可待。

要知道，中国几年来的飞速发展，其最大的支持和背景，不过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这些资源而已。

实际上，2010年，中欧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6.1%，欧洲市场却吃下了中国出口的20%。而能有这样的成果，欧洲的大门只不过对中国商品开了一条小小缝隙而已。

俄罗斯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欧洲人的市场若是无条件对俄罗斯开

放，中国人能做得到的，俄国人会做得更好——普京总统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欧洲人看到这三张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表情一会儿狂喜，一会儿忧愁；一会儿咧开嘴巴大笑，一会儿又闭上嘴巴沉默不语。

是啊，巨大利益的背后一定是空前的大风险，而巨大风险的背后也一定是巨大的利益。决策时一步走错，或者未来操作之时一步失误，换来的可能就是整个欧洲的万劫不复，面对如此重大的抉择，欧洲人怎么会不慎之又慎？

然而，普京却并不着急，因为他的职业素养告诉他，着急也没用，欧洲人想通了，自然会来找他的。于是，他安排人专门负责与欧洲人商讨这个问题——这是俄国人希望之所在，而他本人则将注意力转向了美国人。

原因很简单，美国人的情报机构不是吃素的，一旦看到欧洲人在利诱之下产生任何同俄国人妥协的苗头，暴风骤雨般的打击就会如期而至。

如同欧洲人看到“中美经济小循环”一般，当美国人看到那个已经露出苗头的“俄欧轴心”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恐惧。

原来，美国人秉承英国人“光荣孤立”之精神，对于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执行的是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其思路是分割欧亚大陆两端的传统大陆强国（大陆西端的法、德、俄和大陆东端的中国），绝对防止这些强国联合。

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用尽了一切阴谋阳谋，用尽了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手段。而在这些手段中，最显眼的莫过于正在执行的“大中东计划”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美国人执行“大中东计划”的过程中，胜利并未迅速到来，自己反而陷入了伊拉克这个泥潭中。

美国人仔细审视才发现，帮助他们成功陷入这个进退不得局面的，就是“大中东计划”所要算计的传统大陆强国——这是符合游戏规则的，谁规定了只许你动手，不许别人还手的？

为了将已经咬在嘴里的肥肉吞下去，为了“大中东计划”的继续进行，美

国人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

为了弄到这些资源，就必须印钱，向国外换。

所以，美联储的印钞机日夜不停，越来越忙，同时，与之配合的美联储基准利率也持续维持在低位。

然而，这些只是配套措施，真正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的抵押贷款业务做得越来越大。

尤其是抵押贷款中最显眼但是绝非唯一的一环——次级贷款业务也越放越大，终于膨胀到了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应地，建立在次级贷款上，按照“杠杆化”原理操作的垃圾债券之类的金融衍生品也随之膨胀到了十倍百倍的规模——数百万亿美元的虚拟金融衍生品像一把利剑一般悬在美国人头顶，随时可能落下。唯一可以解决问题的，便是美国人自己说的，至少每日从伊拉克地下抽出400万桶石油，才能补上这个窟窿。

若是我们回想起美国GDP也不过15万亿美元左右的话，这个膨胀的势头，会让我们立刻想起了“癌细胞”三个字。

之所以如此操作，是因为抵押贷款业务的背上承载着美国老百姓的购买力。然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已经连续三十年以上没有增长过了，甚至一直处于下降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尴尬的局面，就需要提高美国民众的购买力，这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请美国国内的资本家、企业主们大幅度提高劳动者薪酬。这个法子很和谐，却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违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精神——其精髓，用两个词即可概括，即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低成本、最高利润”。

这个非常好理解：“最高利润”是“最低成本”的结果，而“最低成本”必然导致“最高利润”，两者实际上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是符合资本“Low Risk, High Return”的本性的，或者我们换种说法，“最低成本、最高利润”是资本之本性在当代全球化和WTO框架下的具体体现。

要实现“最低成本”，其中之一的要求就是在可能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

度地降低劳动者的薪酬。在全球化和WTO框架下，一切经济体都要向这个铁律低头。这个铁律，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换言之，同等条件下，只有将劳动者报酬降到全球最低的经济体才可能获得资本的青睐。而任何违反了这个天条的经济体，都将沦为全球化时代的失败者，将会永远陷入萧条和绝望中去，永世不得翻身。

回过头来看美国，我们就会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就是“新自由主义”横扫全球的策源地。因此，若是有人相信，那个用尽了阴谋阳谋，流尽了美国炮灰和他国人民的鲜血，仅仅为了强行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转了性，可以在自己家里搞违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难道不是失心疯了吗？

此路不通。

第二，请美国的普通民众借贷消费。具体方法，就是抵押贷款业务。实际上，自从二战以后，原本量入为出的美国老百姓就被引上这条“寅吃卯粮”的不归路。现在嘛，只是要引导美国普通百姓在这条不归路上狂奔而已。

这条路“很通”。

美国（实际上是美国民众）扮演了“全球经济大循环”的骨干“中美经济小循环”中“消费者”的角色，与扮演“生产者”角色的中国（实际上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配在一起，恰好是完美的一对。

正是靠了这完美的组合，“中美经济小循环”的运行机制才得以完美实现：

一、“生产者”制造出来的巨量商品，送到“消费者”家里，由后者消化掉；

二、后者将印钞机上流淌出来的美元送到前者手里，于是“生产者”得到巨额的美元收入；

三、“生产者”将得到的美元的2/3投入返还“消费者”，以购买国债及其他美元债券的形式支持美元信用；

四、“消费者”借此放心大胆地继续印刷更多美元，送到前者手里，继续

支持“生产者”用于组织生产；

五、“生产者”获得更多美元，用于扩大再生产，于是工业规模扩大了一圈；当然，“消费者”的债务又大了一圈。

于是，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如此川流不息，“中美经济小循环”日夜不停地运转下去——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机制的推动力量便是以债务为支持的美元扩张。换言之，美国人借债打仗，然后这些债券以美元的形式流入中国人的腰包，然后换成工业品回流美国。

然而，每一轮循环结束，中国都获得了更多美元用于扩大生产，并且在扩大生产中，推进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它给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好时机，也给了中国在WTO框架中跨越“次低级”，挤进“次高级”，乃至将“最高级”上的美国人拉下马的机会。

美国人不会对此感到高兴，但是美国人更在意自己所获得的好处。

每一轮循环结束，美国人都获得了巨量廉价、高质量的工业制成品。这滚滚财富涌入美国，将会直接支持美国“大中东计划”的运行，而未来即将建成的“新罗马帝国”也将建立在中国劳动者的血汗和脊梁上。

一旦完成“大中东计划”，那么中国将永远不可能将手越过美国直接伸向“世界岛”的另一端，更无法越过美国直接获得“世界岛”的任何资源，将会彻底受制于美国。而一旦建成“新罗马帝国”，那么，中国将会永远受制于美国，中国人将会永远变成美国人的长工和苦力。

到底是美国人的算盘打得精，还是中国人的光辉前景得以实现，就要看现实的博弈了。

现实很残酷，格林斯潘最终确认了这一点。

他印刷美元、降低利率所释放出来的美元流动性，在其放纵金融衍生品泛滥的配套政策的支持下，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全球资产价格自2005年后疯狂飙升就是其中非常显眼但绝非唯一的表现，但是，那个传说中的“大中东计划”还是仅仅停留在“计划”的状态，压根儿没有变成现实的苗头，一点儿也没有。

相反，在“中美经济小循环”的带动下，整个世界经济都繁荣起来了，也

就是说，“世界经济大循环”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在这世界经济大繁荣的背景下，“大中东计划”最终算计的几大国趁机壮大了起来：

中国人在工业化、现代化和产业升级上最终掀翻美欧，一雪百年耻辱，在重回世界文明之巅的道路上疯狂奔跑；

俄国人忘记了国家信用破产的日子，手握接近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挨个暴打美国小弟的同时，也没忘了对美国人龇牙咧嘴；

欧洲人搞出来的欧元区块头越来越大，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美国，甚至，那个剑指石油美元体制的“地中海联盟”已经慢慢成形。

三大经济体尽管在其他问题上钩心斗角，相互之间落井下石，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大家的动作默契得很。这个让大伙儿都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如何祸害陷在伊拉克的美国人。

其结果则是，每次陷入泥潭的美国人抬起头来的时候，都会惊恐地发现自己被恶意围观了，而且情况看上去还会变得更糟：大伙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非常热心地要拿脚后跟帮助美国人在泥潭中陷得更深一点儿。

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出现在美国人眼前：

为了实现“大中东计划”→释放流动性→世界经济大繁荣→几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增强→祸害美国人能力增强→“大中东计划”前景变差→加大力度支持“大中东计划”→释放更多流动性→世界经济更加繁荣→几大经济体实力更强→祸害美国人能力更强→“大中东计划”前景更差.....

美国人发现，其为“大中东计划”所做出的努力，只是造成了战略敌手的强大，而这些敌手越强大，美国人离“大中东计划”的实现也就越远。

换言之，美国人的悲剧在于：越是追求实现“大中东计划”，“大中东计划”就离他们越远。

既然是恶性循环，那就不能再进行下去，何况，总统两届的任期马上就要到期。

“这一切，该结束了。”格林斯潘老头子轻轻地对自己说。

是啊，该结束了，这不仅仅对于美国“大中东计划”失败的尝试来说是成立的，对于格林斯潘的职业生涯来说，也是如此。2006年1月31日，格林斯潘完成第十四次加息。第二天，他黯然下台，将位子让给以研究大萧条而出名的伯南克。

同时，他亲手将自己在位时拟定的、马上就要端上台面的”B计划”交给了伯南克，请他面呈小布什，一起决定细节问题，并且予以实施。这个”B计划”说起来很简单——连续加息，刺破美国国内虚假繁荣的泡沫，将全球经济都拉下水，让全球各国为美国人的损失埋单。

【注释】

[1] 据BP《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11》报告统计，俄罗斯2010年天然气生产量5889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18.4%，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美国人的金融核战

2008年3月，对于华尔街的贝尔斯登公司来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3月16日这一天，在其苦苦哀求之下，美联储出资300亿美元，作为给摩根大通公司的担保，请它出面救了一本烂账的贝尔斯登。

这与半年后美联储的行事风格一点儿也不像。9月15日，面对规模更大、一旦倒闭影响也更大的雷曼兄弟公司，美联储却撒手不管，一分钱也不给它，由着它死掉。

这件事情，已经被大伙儿公认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电视台这样宣传：“美联储认识到放弃救援雷曼兄弟所导致的错误（指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因而，连续推出了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

可怜的雷曼兄弟，死了还被人利用一把，成了日后美国人疯狂开动印钞机在全世界玩“水漫金山”的理由。甚至，还有小道消息说，当年在网络科技泡沫的时候，雷曼兄弟做事不地道，得罪了其他华尔街大鳄，今天大伙儿落井下石，所以活该它倒霉。

对于这一点，好莱坞的编剧深信不疑。于是，将这个情节编入了电影《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中。不明真相的群众，若是单单看电影，就会忍不住为电影中倒下的雷曼兄弟公司（当然，电影中改了名字）及其跳下地铁自戕的老总掬一把同情之泪。虽然现实中雷曼兄弟的老总福尔德活得好好的，他所遭遇的最悲惨的事情，也不过就是在健身房里被人认出，并被暴揍一顿而已。

雷曼兄弟被选为导火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倒掉后，所卖出去的巨额垃圾债券，就一起随风而逝，化为乌有了。更重要的是，那些债券的买主多半来自美国之外，而且以欧洲人为主。

这就是“祸水东引”（引向大西洋东岸的欧洲）方案。

所以美国人没有执行“祸水西引”（引向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方案，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没有机会。

此前数年（2004-2008年）的较量中，中国防御得当，连续挡住了美国人的攻击。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威胁是远期的，欧洲人的威胁却是迫在眉睫和赤裸裸的：“地中海联盟”计划已经实施，时间就在2008年法国国庆节的前一天（7月13日）。

美国救下贝尔斯登的3月，形势尚未恶化，而到了7月中旬，“地中海联盟”已经成型，欧元区的尖刀恶狠狠地向着美元的软肋扎了过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小布什犹豫不决之际，普京总统再次露出了胸大肌，请美国人仔细欣赏俄国人的风采。

普京此次的精妙之举，在于“推动卢布和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具体的措施有两条：

第一，俄罗斯原油出口将会以卢布结算。

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世界原油出口大户俄罗斯及其占全球16%的原油出口量将脱离美元体系。这个重磅炸弹，对于美元的冲击力，远远强过石油出口能力远逊于俄罗斯的萨达姆的“宣布本国石油以欧元计价”。

免费领取本书彩蛋：打开支付宝搜索“ 9547739 ”

第二，俄罗斯宣布，已经同中国人商妥，此后俄中两国的贸易，将会逐渐推动以卢布和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最终的目标是彻底抛弃美元结算。^[4]而且，俄罗斯将会推动世界其他国家在跟俄罗斯交易时，效仿这个成例。

俄罗斯在学欧洲人，对美元玩“釜底抽薪”之计。中国全球独步的廉价质优耐用的工业品生产能力，就是美元信用的支柱。俄罗斯瞄准了，下决心要抽掉这根柱子。

只是俄国人不像欧洲人那么心急，没有试图一蹴而就，而是给了北京一个无法拒绝的思路：采取渐进的模式，推进与各国间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如此，则可以一点一点退出美元的圈子，既摆脱了美国人（通过美元实现）的盘剥，又能推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而且美国人也找不到理由从中阻挠，何乐而不为？

于是，中国人响应了俄国人的提议，中俄之间的贸易正式启动了以卢布和人民币结算的进程——中俄贸易的份额将会永远脱离美元。

中俄贸易虽然数额有限，但是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地球上的人们个个仿效开来，美元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小，美国人还靠什么混饭吃？

更可怕的提议还在后面。8月8日，普京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美国人听到了如下传闻：“普京秘密向中国人提出建议，希望中国人和俄国人联手，一起同时抛出两房债券。”——俄国人和欧洲人一样，瞅准了美国信用最薄弱的时机，要一举置美元于死地。^[5]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事儿没有发生。至于其原因，有两个说法：俄国人说“压根儿没有这回事”；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则通过写回忆录的形式爆料，中国人没有接受普京的提议。

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事实？全世界不明真相的群众忘记了啃西瓜，一起转过头去看美国人——只见美国人眼含热泪，抬眼望天，竭力阻止泪水流下。

普京总统之所以如此强力出击，是因为他手里有了足够的本钱，可以让他不再像此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一样顾忌美国人。

这个本钱，就是总额达到598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颇具讽刺意味的

是，这笔巨款是美国人“送给”俄国人的。要不是美国人将国际油价推到100美元以上，乃至于达到147美元的天价，俄国人想攒这么多钱，真的要花上好一阵子时间呢！

1998年曾被迫赖账的俄国人，现在甚至发愁这笔钱该怎么花，于是宣布成立了一笔总额为13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在全球到处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

金融市场总是较其他一切领域敏感，它们早就做出了反应。实际上，此前两年（2006年7月1日至2008年7月1日），美元对欧元比价降低了19%。换言之，美元遭到了大规模抛售。^[4]而反映美元强弱的“美元指数”，最低则接近70一线——美元信用已经危在旦夕，一切已经刻不容缓。

千钧一发之际，由不得白宫主人犹豫了，他必须抽掉俄罗斯和欧洲人的底牌。

2008年9月15日，美国人在国内点了一炮，在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以及建筑于房地产泡沫之上的次贷泡沫之后，放手让危机四处蔓延。而且，通过精确的操纵，美国人让危机径直接到了欧洲。

倒下的虽然是雷曼兄弟，但是损失的却是欧洲人，确切一点儿来说，是欧洲银行业。于是欧洲各家银行均出现巨额坏账，只得紧急召唤资金回援。

这一“召唤”不要紧，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的银行还未来得及缓上口气，只听得身边“扑通、扑通”已经倒下了一大片，急转头去看，原来那帮中东欧国家已经“不省人事”了。

这一幕像极了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的事情：日本银行业因自身的问题，不得不紧急召唤国外资金回流日本“救火”。于是原本投在东南亚的大批日本资金迅速抽离出走，依赖日本资金的东南亚各国立刻趴下了。

只是这一次，主角从日本换成了英、法、德、比、荷，受害者从东南亚各国换作了中东欧国家。

这么多年来，中东欧国家那红红火火的GDP增长速度，就建立在低利息借入的英镑或者欧元的基础上。资金抽走之后，它们自然立刻倒下了。

而且，它们同当年的东南亚各国一样，都用借来的钱炒高了本国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想在中国复制的“东南亚模式”（或者“韩国模式”），花了四年时间和无数心血也没有得手，却无意中在中东欧国家的身上见效！我们翻检2008年下半年的新闻就会发现，不久前还风光无限的乌克兰、波兰等国已经出现在了濒临破产的名单上。

这就是美国人发动的“金融核战”，其要义就在于，美国人吃坏了肚子，拉稀的却是别人——美国人的经济问题，要全球一切国家为它埋单。

【注释】

[1] 2008年7月底，俄副总理谢钦访华，与中国达成了扩大卢布和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结算的协议。

[2] 美国彭博社2010年1月29日报道，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回忆录《危崖之边》中称，在北京奥运期间，俄罗斯官员建议中方与俄方联手抛售美国“两房”债券。

[3] 凤凰财经网2008年10月22日报道：《美刊：美元意外坚挺令人震惊真正推动力是中国》。原文《美元为什么坚挺》，载美国《时代周刊》10月27日（提前出版）1期。

第五章 欧亚大整合：「一带一路」倡议

有了足够的本钱，也要有优秀而全新的战略配合。这一点也难不住新的当家人，他在十八大后上任不久，就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在于“以我为主”，而非仰他人鼻息，靠给他人解困来改变自己的经济困局。

“白马骑士”救了大家

2008年9月15日，美国人放手让规模巨大的雷曼兄弟倒闭。这家投资银行发出去的巨额金融产品成了烂账一堆。

全世界持有这些金融产品的银行和个人都傻了眼，当日美国人把这些有毒的垃圾债券评级为信用最高的“AAA”级的时候，他们嘴巴里可不是这么说的。大批香港居民欲哭无泪，只好找当日承销的机构讨个说法，自然，按照美国人喊得震天响的“自由”原则，他们的追讨压根没有任何回

复，也就不了了之。

香港的毒垃圾债券卖给了倒霉的小老百姓，但是更加倒霉的欧洲银行业却是自己大批量持有这些垃圾债券。所以，这一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便听到无数欧洲国家的银行比如“北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新闻。

冰岛这个国家玩得更离谱，它靠借钱玩金融老鼠会，使得全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这个光辉案例到了中国国内，记者们和经济学家们立刻流出了三尺长的哈喇子，使劲鼓吹中国应该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

然而此时，我们发现记者和经济学家一起忘了此前的鼓吹，义正词严地批判冰岛寅吃卯粮。而此前同样被无数经济学家和新闻媒体吹得神乎其神的“凯尔特之虎”爱尔兰、“欧洲新星”波兰等也现了原形——这些借钱挥霍的裸泳者在大潮退去之后，被大家发现压根没有穿裤子。

眼见得美国人暗算了自己一把，萨科齐心中大怒。2008年11月15日，萨科齐点齐大军，径直杀入华盛顿。这一场会战的名目，就叫作“G20金融峰会”，主旨是“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这一场大战，端的精彩异常。萨科齐说：“美元不应再被当作是‘唯一全球性货币’，因为时移世易，欧元币值近年的强劲增长，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吸引力，1945年适用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今天。”言外之意就是布什没资格当老大。^[4]

布什没资格当老大，那谁有资格当呢？萨科齐很扭捏，没有直接说，我们来替他说，有资格当老大的，就是欧元区，是法国，其实就是萨科齐自己。

小布什心中笃定得很，只要中国人不反水，美元就稳如泰山。实际上，中国人也是这样做的。这一年10月27日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美元为什么坚挺》，里面这样说：“为遏止金融危机而付出的成本继续飙升，美联储已向金融系统注资8000多亿美元；财政部除了出资2000亿美元支撑‘房利美’和‘房地美’外，还实施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拯救美国国际集团可能耗资1200亿美元以上。”

依照常识，任何一国如此大规模地滥发流动性，带来的结果一定是本币大幅贬值。被美国人拖下水的津巴布韦经济崩溃，然后就是这样把本国

货币搞成废纸的：2008年7月，该国通胀率达到231000000%。一年后，人们在首都哈拉雷坐公交车要携带3万亿津巴布韦元买票——别被那所谓的“3万亿”吓坏了，其实，这个数额只略等于3.5元人民币。

然而这一切在美国压根没有发生。

相反，美国发生了更加荒唐的事情。《时代周刊》告诉我们，到本年10月，“美元对欧元比价自7月初降至低谷以来，已经回升了16%，美元对澳元、韩元及其他货币的比价也大幅攀升”。

无耻啊无耻，荒唐啊荒唐！

1999年3月24日，美国人在巴尔干点了一炮，9个月后（2000年1月），欧元对美元汇率比起最高点（1999年1月1日）才跌了15.3%。这一次，美国人在自家院子里点了一炮，一个月后，美元对欧元汇率却涨了16%！

这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情吗？！

然而这一切到了华尔街和白宫政策操盘手的手里，就一切变得顺理成章了，我们翻检当日的报道，便会看到美国人自己得意扬扬给出的真相。

2008年11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据美国经济学家Brad Setser估算，中国央行在2008年8月至2008年10月之间增持了美国国债500亿美元，总额达到7500亿美元。中国已经显著超过日本（5950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占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的35.4%，占美国可流通国债总额的13.3%。”

这就是一切反常事情的根源：就在金融危机爆发而美元信用受到最大挑战的9月，中国人依然在力挺美元。就在这个月，被俄国人和欧元区反复拉拢的中国人还在大幅度购买美国国债，甚至一举超越日本，就此登上了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的位子。

于是美国人的《时代周刊》得意扬扬地对欧洲人、俄国人炫耀真相：“美元意外坚挺，背后真正推动力是中国。”

我们去查询美国财政部网站就会发现，在美国宰了雷曼兄弟，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那个月，英国（第三大美国国债持有国）的3000亿美元美国

国债一夜之间几乎清零。然而，这一打击对美元几乎没有造成任何不利影响。

原因很简单，这些抛掉的美国国债，被另外的胃口巨大的买家全部吃下，恰似掉进了无底洞一般，连个响儿都没听到。大家对此表示了敬畏，再也没有人幻想抛售美国国债，进而美元崩盘，进而击溃美国国家信用这种事情了。

因为，这个大买家拥有大家都知道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足以吃下英国人抛掉的3000亿美元美国国债，甚至，美国人在未来增发的国债，这个大买家按照20%-25%的比例从容吃下，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2013年年底。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大买家就是中国。

中国加上日本，两家合起来，每次都会吃下美国对外新发国债的40%-45%：以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个月的2008年8月为例，在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总额中，中日两家合计占其中的44.8%，而金融危机五年后的2014年1月，这个比例是42.4%。

若是仅仅计算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那么这个比例就更高了：照《时代周刊》的说法，在危机刚刚爆发的2008年10月，中国持有的7500亿美元加上日本的份额5950亿美元（28.1%），足足占据了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的63.5%。约等于三分之二，或者65%——又是一个65%，记得这个奇妙的数字，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它。

有了中国的支持，美国人和美元的位子稳如泰山。情况比美国人预料的还要好：美元一反危机前的疲态，变成了大伙儿都抢着要的香饽饽。由于大量资金抢着兑换成美元，躲进美国这个“安全港”，所以，世界各国的货币被抛售，导致全球各国的货币汇率一起狂跌。

10月20日，《华尔街日报》网站载文说：“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所公布的指数显示，自9月初以来，美元兑26种货币的贸易加权汇率已上涨了8%。”^[2]形势之好，远未结束，到11月初，美元指数已经从不久前的低谷——70一线迅速上涨至85。

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霸主，这一位置，在美国出事之后竟然更加稳固！这个荒唐无比的事情竟然真的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美国出事了，于

是全球都趴下了，只有美国还站着没事。

这就是格林斯潘“B计划”的威力。

如同90年代末出现的情况一样，美国人发现，整个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都陷入了混乱之中，除了自己。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滑稽的现象，则是因为全球资金将美国当成了最后的避风港，纷纷逃离自己那混乱的祖国，流向美国。于是，全球国家忽然告别了流动性泛滥，转眼之间就陷入了流动性紧缩之中。

美国人点上一支雪茄烟，悠闲地拿出十年前的旧剧本，翻到“打劫东南亚”那一页，准备动手。

美国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全球各国都没有美元，只有美国人有（真的吗？）——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即可。

实际上，美国人也兴致勃勃地这么做了，他们开动印钞机的名目多种多样。前面《时代周刊》的文章已经告诉了我们，仅仅截止到2008年10月底，这些名目就有：

- 1.向金融系统注资8000多亿美元；
- 2.出资2000亿美元支撑“房利美”和“房地美”；
- 3.总额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
- 4.拯救美国国际集团所需要的1200亿美元以上。

凭空印刷了上万亿美元！而且，我们都知道，事情远未结束，这充其量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第一轮“QE（量化宽松）”，而此后的QE2、QE3，以及没有被羞羞答答的美国人承认的QE4，还排着队等着呢。

这一路的QE直到2014年才稍稍放慢脚步。甚至，直到今天，美国人的印钞机依然在轰鸣作响。那辛苦的印钞机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

这印钞机上流淌出来的上万亿美元，以及未来几年中从美联储的政策中流淌出来的另外好几个万亿美元的新钞票的作用，绝不是美国人声称的所谓“拯救美国经济”那么简单。

美国人还想“拯救世界”——只是，在灵魂被拯救之前，要先将本国一切优质资产交出来。拒绝接受“拯救”的国家，将会在通货紧缩的沼泽中越陷越深，直到被吞噬。

因此，按照剧本下一步的安排，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职业“演员们”就要拿着这些凭空制造出来的叫作“美元”的纸，到全球各国去挑挑拣拣，换成各国最优质的资产了。

可惜他们算错了一步。

就在世界各国在流动性紧缩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眼看着要被美国人挨个宰割的时候，“白马骑士”出现了，他拯救了大家。

俄罗斯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普京总统在金融危机后才发现，他手里握有的那5981亿美元实际上是一座冰山，看起来很大，但是太阳出来马上就会迅速缩水。

金融危机一起，国际油价如过山车一般，从147美元一桶（2008年7月11日）的峰值迅速下落，普京的心也随之下落，到2008年11月20日，油价跌到了48.64美元一桶。然而，这远远不是油价的底——再过一个月（12月24日），油价将会跌至35美元。

要维持俄罗斯当日的国际收支平衡和财政开支平衡，国际油价必须得维持在80美元以上。跌破了这个价格，俄罗斯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不管是此前来俄罗斯投资的国际资金，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本国资金，大伙儿心里都明白，俄罗斯经济已经危如累卵。明眼人都知道，资产价格暴跌就在眼前，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于是，国际资金和俄罗斯资金，不分彼此，不分国籍，大伙儿为了自己的前程，手拉着手，唱着歌儿，一起走出敞着大门的俄罗斯——自然，这是在变了色因而“自由”了的俄罗斯，在传说中“不自由”的东方国度，这种事情却不会发生。到2009年2月初，出逃资金已经超过2900亿美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俄罗斯国民经济忽然陷入流动

性紧缩状态，经济由一路高歌猛进忽然转为衰退。2009年1月，俄罗斯GDP不增反跌，缩水了4%，是1999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资金外逃的影响，表现在汇率上，即是本国货币猛跌。

那个传说中要“成为国际货币”的卢布，一下子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一个倒栽葱就从云端跌了下来。美国人心想，看你怎么推进“卢布国际化”？

为了维护卢布的信用，俄罗斯被迫在外汇市场干预。换言之，也就是拿美元换卢布。然而，俄国人2000亿美元砸下去，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却依然跌去了35%。

血本已下，却换来这个惨淡的结果，俄国人坐不住了。才不过六个月而已，俄罗斯外汇储备就从5981亿美元迅速缩水到了3850亿美元。这下俄罗斯人再也不用发愁那个问题了——“1300亿美元的主权基金往哪儿投资”，他们的选择只剩下了一个：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尽可能多顶几天。

让普京更加惊心的是局势恶化之快：仅仅在2009年的1月12日至18日的7天之内，俄国人就砸下了100亿美元。然而，这笔巨额资金投下去，连个响儿也没有听见，眨眼就不见了。

见此情景，华尔街大鳄、索罗斯的亲密战友罗杰斯兴奋不已，他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幸福日子在向他招手。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涌上他的心头：1998年，索罗斯接收俄罗斯经济的未竟大业，这次恐怕要由他来完成了！于是，罗杰斯高兴地在报纸上大喊：“俄罗斯这个国家很可能分裂，现在是做空卢布的好机会，大伙儿一起来发财吧！”^[3]

罗杰斯的兴奋是有道理的。高油价以及高油价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普京的这两张王牌都被废掉了，看他还拿什么出来挑战美元？

接下来，照着几十年来的老规矩，美国人要挥舞着手里新印刷出来的美元“拯救世界”了。当然，他们最感兴趣“拯救”的，莫过于此前咄咄逼人的俄罗斯。

饶是一个硬汉子，普京阁下的冷汗还是流了下来。他的“二十年规划”连第一个十年还没有过去，俄罗斯就挺不住了。至此，什么“上游换下

游”，什么“重建俄罗斯工业体系”，什么“俄欧关系新框架”，什么“推动卢布成为国际货币”，将统统成为泡影。

俄罗斯的前景，似乎已经确定了：回到20世纪90年代困窘的日子。

然而，普京并非等闲之辈，他绝不会坐以待毙，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不会放弃。终于，他派到东方的使者回来了，带来了救星——“白马骑士”。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出演“白马骑士”这个角色的就是中国——那个传说中握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财主。

危难之中，中国扶了俄罗斯一把，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的名目，叫作“贷款换石油”。其具体做法，即是中方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换取俄罗斯未来15年向中国出口三亿吨石油的合同。

一纸合同，立刻稳住了俄罗斯局势。

合同只是合同而已，250亿美元的数额，也属有限。然而，只要稍稍有国际政治思维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唯一的合同，也不会认为，俄罗斯从中国方面获得的支持仅此而已。大伙儿得到的信号是，俄罗斯的背后，有个大个子在挺它，这个大个子谁都惹不起。

于是，罗杰斯夹着皮包，低着脑袋回家了。从此以后，若是有人在他面前提到“俄罗斯”三个字，他都会抬头，仰望星空，然后说“今天的天气，哈哈.....”华盛顿的战略分析家在这点上跟大鳄罗杰斯达成了一致——任何人别想再打俄罗斯金融体系的主意。

实际上也是如此，卢布剧烈下跌的势头，就此被强力遏制住了。而且俄国人再也不用担心其外汇储备缩水的问题，因为俄国外汇储备缩水的势头同时也被遏制住了，5月，该数字缓慢回升到了4000亿美元一线，并一直维持下去。再后来，俄国人更舒心了，因为美国人疯狂印刷出来的美元再次将油价推上了高位，并维持在100美元一线，一直到2014年上半年。

活菩萨啊！——俄罗斯人的眼睛被涌出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美国人则惊呆了，头发竖起来，把帽子都顶掉了，眼珠子涨得通红，也

模糊了视线。

当他俩回过神来时，“白马骑士”已经消失了——做好事不留名，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雷锋精神。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位“白马骑士”正在全球四处奔波，风尘仆仆地，刚从这个国家出来，又跑进另外一个国家。

“骑士”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他的招牌是“谁缺钱，我借给谁”。名头有两个：一是“贷款换石油”，参与国除了俄罗斯，还有哈萨克斯坦、安哥拉、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西，贷款总额超过450亿美元；二是“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6500亿元，最重要的是，计价单位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

美国人气歪了鼻子。

	货币互换对象	规模（人民币）
2008年12月12日	韩国	1800亿元
2009年1月20日	香港金管局	2000亿元
2009年2月8日	马来西亚	800亿元
2009年3月11日	白俄罗斯	200亿元
2009年3月24日	印度尼西亚	1000亿元
2009年3月29日	阿根廷	700亿元
2009年6月9日	冰岛	5亿美元（约35亿元）*

2008年12月至2009年6月，中国所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情况

*冰岛情况比较特殊，货币互换协议是以美元计价，而非人民币。

白马骑士的出现，让世界经济形势很快有了好转，尤其是生产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

以阿根廷为例，依照“货币互换协议”，中国跟阿根廷之间协议规定的700亿人民币的额度，是用来支持两国之间的贸易——700亿人民币以内的贸易额，即可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样，阿根廷就算没有美元，也可以获得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则为国内的商品找到了销路。两国贸易和阿根廷的经济一下翻转，很快走出了困境。

2010年，中国购买了巴西铁矿石总产量的60%，同时，还将巴西三分之

二的大豆运到了中国。巴西经济就此繁荣起来。

不仅仅是货币互换和绕过美元的贸易，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外投资额也蹿着个儿往上蹦。20世纪90年代日本、美国、欧洲人趁着经济危机在全球廉价扫货的喜剧，终于再次上演，只是这一次，主角换成了东方那位握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财主。

2010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额，超过了美国、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其中对巴西一国就投资170亿美元。作为对比，在2001年至2009年的八年中，中国对巴西的投资额加起来仅为2.15亿美元左右，其中2009年为8200万美元。由此，整个拉丁美洲逐步走出危机。

2008年12月，赞比亚的卢安夏铜矿停产，数千人一下子回家待业。2009年6月23日，班达总统阁下这样说：“（如果拒绝中国人收购，那么）遭殃的是谁？很明显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于是，他宣布中国人获得了收购合同，然后，大伙儿就重新有了收入。

2010年3月29日，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民说：“国际金融危机对赞比亚的矿业冲击非常大，而中国矿业企业坚持不减员、不减产、不减投资甚至增加投资，帮助赞比亚政府盘活两个关闭的铜矿。正因如此，虽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GDP下跌，赞比亚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却逆市上扬，增长6.3%。”

2010年1月，世界银行行长、美国人佐利克跑去赞比亚很奇怪地问总统，赞比亚为啥不再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赞比亚总统班达阁下很淡定地说，以前申请过，辛辛苦苦写一份申请书交给世行，等上N年的时间也不见答复，就算贷款下来了，数额也小得可怜，还要附带上一堆这样那样的条件（比如上厕所擦屁股用的纸必须是美国制造之类）。现在俺们赞比亚找到了中国人，所以也就不去麻烦各位了。

有了资金，就能稳住本国经济形势，就能保证国家金融安全；有了中国人提供的廉价质优的商品，就能保住百姓生活质量，从而稳住社会秩序；有了中国来的订单，工厂就能开工，百姓就能拿工资，国家经济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如此，国家也就不再担心什么危机不危机的事情了。

谁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一次性帮助他们？毫无疑问，只有中国

人，而不是那个拿着散发着墨香味儿的新钞票、等着清他们的盘的美国人。

中国人来了，经济迅速复苏，国家马上走出衰退和大萧条的阴影，这就是好处所在。英国BBC电视台瞅准了这个好题材，拍了个纪录片，名字就叫作The Chinese is coming（中国人来了），用酸溜溜的口气，替中国人“宣传”了一把。

美国人火了，于是他们翻出了1999年的老剧本，找到了“巴尔干点火，暴揍欧元信用”这一章，详细参详了起来。

机会很快来了。

2008年11月26日晚，一伙恐怖分子打着巴基斯坦的旗号，在孟买海上登陆，制造了恐怖袭击，他们袭击了孟买市中心两个火车站、泰姬玛哈酒店、孟买市政府、奥贝罗伊饭店、拉马达饭店等至少十个地点，杀死了195人，打伤了295人。

印度人惊呆了，派出了反恐特种部队。

十几个恐怖分子，或者说曾经跟本·拉登同学一样上过某间谍机构的十几位训练有素的“合格毕业生”，跟成千上万印度警方力量大战60个小时。

战果如下：专捉罪犯的警方高级官员阿肖克·坎普特被犯罪分子击毙；孟买反恐特种部队司令赫曼特·卡卡尔被恐怖分子打死；孟买警方遭遇战专家维贾伊·萨拉什卡在遭遇战中被打死。

这可真是绝佳的由头，美国人在南亚养了六十年的小霸该有足够的借口进攻其北方邻国巴基斯坦了吧！

白宫主人看得过瘾，准备停当之后，他大腿一拍，派出一位女士，于2009年7月17日，去了南亚霸主家里。

这位女士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作Living History，替自己参选总统鼓吹造势，书里洋洋得意地说她自己笑起来有着“big,rolling guffaw”，不但“能让饭馆里的人停下自己的事情转过头来看她”，还“足以把房间里的猫吓跑”。

若是我们用精神病学的发病机理去分析，便会明白，这种笑声的目的，并非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愉悦，而是为了诱发周围人群对其行为的瞩目、畏惧和恶意，甚至连猫也不放过——内心孤独，自我评价极低，所以害怕别人也一样看低自己，乃是这种行为的根源。学校里的坏孩子被老师越批评越是捣蛋捣得起劲，被同学的尖叫刺激得越发洋洋得意，其机理正与此相同。而因为自卑，所以必须每时每刻表现得极其狂妄，以便引起别人注意，这是人格分裂的焦虑症患者的典型表现。

事实上她确实如此彪悍。身为第一夫人的时候，她就以虐待自己的老公而闻名天下。老公大人“上帝之下，万万人之上”，在外一呼百应，风光无限，一回家就乾坤颠倒了——跪搓衣板是家常便饭，甚至于经常被老婆抓得脸上红一道白一道（参见受害者自传），实在是苦不堪言。其转而向家庭之外寻求温情的行为却被政敌、独立检察官斯塔尔那厮当作把柄捏住不放，甚至据此写出了名为《斯塔尔报告》的黄色小说，交给美国检察系统自设之印刷厂出版，大大捞了一笔。而美国国内流行菜谱上也就此多了“克林炖莱温斯鸡”一道大菜。这却是后话了，暂且不提。

女士脸上看不到一丝女性的温柔，却溢出满脸横肉和浓浓的暴戾。她找到印度总理辛格，用力挤出一丝笑容，摆出一张单子，交出了一份大礼。

女士对辛格说了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份“大礼单”，我们却可以在新闻报道中很容易查到，不妨列出如下：

1.126架新型F-16战斗机。当然，这个是要“卖”给印度人的，然而，若是换了别国，就算是哭着喊着花再多的钱，美国人也不会点头，换言之，要想成为大客户，得“有资格”。

2.AIM-120超视距空战导弹。这种导弹可以装备在F-16和F-18战机上。印度拥有大批F-16战机以及该型导弹后，其空战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关键是，要具备碾压美国人的“传统盟友”巴基斯坦空军的实力，自然，若是能碾压东亚的那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更好了。

3.波音公司的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E-2C“鹰眼”空中预警机。这些好东西的用处在于帮助印度打造强大的海上航母战斗群，加强印度对印度洋的控制。从此，中国所有经过印度洋的能源运输航线将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

4.陆基“爱国者”防空导弹、舰载“宙斯盾”防空导弹。这两件压轴宝贝，可以赋予印度人“只能你砍别人，别人砍不到你”的神奇功效——它们将会为印度撑起防空“保护伞”，尤其是后者，可以同时追踪100枚以上来自不同方位的导弹。

真是一份“大礼”！

印度人转瞬就回过神来，立刻明白了美国人的意思：只要在南亚方向掀起战火，国际资本就会发现，待在印度的最大邻国一点儿也不安全。原因很简单：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核国家打起来了，原子弹随时可能落在这个国家附近甚至落在这个国家头上。这种情况下，出逃就变成了待在那个国家所有资本的唯一选择。

而此时，全球资本的安全港，就从“唯二”变成了“唯一”——排除了中国，而只剩下美国自己。

真的实现的话，美国人最大的心病也就解决了。

没有了捣蛋的“白马骑士”，美国人就可以捏着账簿，跑到全球各国家里挑挑拣拣，用印钞机上流淌出的数万亿散发着墨香味美元纸钞，以跳楼价收购各国最核心的优质资产了。

其时，整个世界也就再也不记得地球上曾经发生过“次贷危机”这回事了——格林斯潘或者华尔街的“金融炼金术”就是这么神奇！经济危机对美国的重大打击也就此被熨平，而美国输了伊拉克战争又何妨？照样在全世界一切国家剪一圈羊毛！

印度人犹豫了很久。

正在这时候，忽然一声巨响从东方传来，打断了思考者的思路。

很快，事情就登上了报纸：2010年1月11日，中国使用一枚反卫星导弹击落了一枚目标弹，随即宣布“陆基中段反导‘技术试验’取得了成功，拦截导弹在大气圈外通过撞击摧毁了靶弹”。

每个人都明白，这款反卫星武器正是中国版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印度人心里更加明白，自己手里的核武器（如果印度人真的能打出去的话）以及美国人新塞过来的那些东西用不上了。

美国人也立马明白了，那个在南亚方向复制“打击欧元的1999年模式”的计划是用不上了。

【注释】

[1] 中国评论网2008年11月15日报道：《美法交锋！萨科齐嘲布什无资格当国际领袖》。

[2] 凤凰财经网2008年10月22日报道：《美媒称美元因全球金融危机而获益》。

[3] 网易财经2009年2月6日报道：《罗杰斯：俄罗斯或将分裂考虑做空卢布》。

火烧“欧洲超级连环船”

美国人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是惊人的，华盛顿的习惯是从来不浪费时间来谩骂和怨恨。所以，美国人没有在东方再浪费时间和精力，而是亮出獠牙，转身就朝着唯一可能的袭击目标扑了过去。

这个目标，就是1997年同美国人一起打劫东南亚的亲密战友欧元区。打击点高效而精准，美国人选择了欧元区的最薄弱点——希腊。

原来，当初欧元区扩大的时候，一本烂账的希腊为了获得加入资格，在财政状况上作了假、捣了鬼，以期达到要求：第一，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第二，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

希腊压根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后来真相暴露出来，希腊当年的预算赤字占GDP的比率为5.2%。于是，焦急的希腊人找到了华尔街的高盛公司。

高盛拿了3亿美元的佣金后，使出“金融炼金术”，硬是将希腊的债务隐藏了起来。于是，希腊看起来达到了欧元区的加入标准。高盛的手法巧妙而高效，希腊人的报告上，俨然写着“预算赤字占GDP的比率为1.5%”，已经达到了欧元区的要求。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个“金融炼金术”并不能无中生有弄出一笔钱来替希腊填窟窿。实际上，希腊的债务并未消失，只是将债务延期了，还款期限押后到了18年后的2019年。后来，希腊人又将这个期限再次推延了18年。

所以，希腊人的代价是，将要在未来为这笔总值超过100亿欧元、推迟36年的交易还本付息。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希腊人的谎越扯越大，类似的“交易”越来越多，要还的本、要付的息也越来越多。

这一切，岂能逃过监管机构的眼睛，然而，审批机构却装作没有看到，于是，希腊在2001年元旦顺利过关，加入欧元区。大家伙儿——包括欧元区双核、希腊人、高盛和华盛顿皆大欢喜。

换言之，恰恰就是在欧元区最高审计机构的纵容下，希腊才捣鬼过关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时间窗口和机会难得——美国陷入了自己的麻烦中，暂时腾不出手来算计欧元区。而希腊对于欧元区未来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所以，审批机构拿到希腊申请材料时，把左眼转向了天空，把右眼干脆闭上了。

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其中的悲剧在于，希腊当年捣鬼之时，整个做假账行动的操盘手，是美国人。

令人惊奇的是，欧元区对此并未表示不妥。原因很简单，只有华尔街的人才做假账做得大家心服口服而且无人敢提出异议。就算打官司，人家也不怕，因为全球金融系统的“法院”——或者我们称之为“审核机构”更加合适点——也是华尔街开的。

这审核机构共有三家，分别是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氏，亦属于华尔街体系的范畴。它们合起来，有个响当当的名头——“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这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是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吐口唾沫砸个坑。当日把美国的毒垃圾债券评级为最高等级的“AAA”，然后忽悠全球购买的活儿就是他们干的。由此我们就了解了它们的威力所在——一文不值的毒垃圾债券被它们一包装，就成了宝贝，全球投资者哭着喊着排队抢购，这不过是a piece of cake！

它们说月亮是方的，那全世界的金融从业者就得认为月亮的轮廓完全符合正方形的定义；它们说大便是香的，那全球的投资者就得每人分一块尝尝，而且还得作深情陶醉状。

若是有哪个傻蛋硬说月亮是圆的、大便是臭的，那么这个傻蛋就惨了——最好的下场是被全球金融从业者认作是疯子，最坏的下场，则是其所在的经济实体之“信用评级”将会被砸成“垃圾级”。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如果全世界都疯了，而就你没疯，那么你惨了！

关键就在这里。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三大评级机构发了话，国际投资者就必须相信它们的话，不信也得逼着自己信——这就叫作“金融话语权”。

所以，一旦三大评级机构将某个经济体的“信用评级”下调，那么其融资成本就会随之增加；而若是“信用”被砸成“垃圾级”，那么融资成本就会成倍增加。2010年7月，希腊“变身”后，其二年期债券收益率由6个月前的1.348%攀升至7%，用新闻报道中的原话来说，就是“国债利息负担增加了5倍”。

这一点，我们对比意大利和英国的财政状况就能弄明白：

	意大利	英国
角色	仅次于法德的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	美国人的跟班
政府债务总额	1.9万亿欧元（2010年年底）	2.67万亿欧元或4.19万亿欧元（2011年2月）
政府债务总额/GDP	119%	149.1%或者240%
标准普尔长期信用评级	A（2011年9月19日）*	AAA（2011年10月3日）
五年期国债收益率	5.6%（2011年9月）	1.15%（2011年8月12日）

意大利、英国负债状况以及评级情况

*A级：“投资级”的第六等，距离“投机级”仅有两级之远；AAA级，乃是最高评级。关于英国政府债务，低的数字来自英国国家统计局，高的数字来自英国政策研究中心（CPS）调查报告。

于是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其判断标准是美国人随手捏来捏去的，所以是一个“大杀器”，可以决定一国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成本，甚至可以将一国信用彻底摧垮。

因此，当美国人扑向欧元区的时候，其打击点之选择极其准确，而打击力度也完美地发挥了作用——欧元区立刻滑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我们不知道奥巴马总统喜不喜欢看《三国演义》，但是我们在他的动作中可以看出，他吃透了“火烧赤壁”的精髓：狙击欧元，要靠“火攻”，“一船起火，全军覆没”。而欧洲“连环船”的弱点，就是希腊。

这把火燎原而起，很快又烧了四个国家。加上希腊，这五个国家，被美国人起了个名字，叫“欧猪五国”或者“PIIGS”。

这五国金融系统一起火，整个欧元区（欧洲）就炸了窝。2010年5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Nelson D.Schwartz的文章In and out of each other's European wallets，文中准确地描述了此中奥秘所在。我们不妨试着用中文描绘一下文章精妙之处：

至2009年12月31日，意大利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中，法国人持有5110亿美元（换言之，法国人把本国GDP的20%都掏出来买了意大利的债券），此外，意大利还欠德国人1900亿美元，欠英国人770亿美元；

葡萄牙总量2860亿美元的债务中，约1/3亦即860亿美元为西班牙所持有，另外它分别欠法、德、英450亿美元、47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

西班牙总计1.1万亿美元的债务中，欠法国人2200亿美元，欠德国人2380亿美元，欠英国人1140亿美元；

爱尔兰总额8670亿美元的债务中，欠法国人600亿美元，欠德国人1840亿美元，欠英国人1880亿美元；

希腊总计2360亿美元的债务中，法、德、英三国持有的数额分别为：750亿美元、45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

除此之外，这五个国家相互之间还欠有巨额债务，比如葡萄牙欠西班牙860亿美元，同时西班牙欠葡萄牙280亿美元；意大利欠西班牙470亿美元债务，同时也握有310亿美元的西班牙债券；爱尔兰欠葡萄牙220亿美元，同时也借给葡萄牙54亿美元……

事情很清楚了。欧洲人的钱包里装着些啥？答案就是：欧洲人的钱包里装着的都是些相互之间的垃圾债券。没错，就是跟美国人一样的毒垃圾债券。

至此，我们明白了华盛顿和华尔街绅士们的心思：既然大家都不干净，

那么，你也别装清纯无辜！我被毒垃圾债券拖下了水，你也别站在岸上看笑话，一起下来吧！

这真是个比烂的时代！满脸都是尿尿的美国人义正词严地把同样满身烂疮的欧洲人拖出来，一起站在大街上，强烈要求全球投资者评一评，谁更恶心！

这个还用比吗？

虽然他们一样恶心而且无耻，但是，美国人手握十几个航母战斗群，手握北约这个军事联盟，手握三大评级机构这个造假圣手，手握美元印钞机这个宝器，手握全球第一大军事力量，看起来怎么都是更有前途的！

所以，全球投资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欧元区 and 欧盟荣获2011年度“最脏最臭最恶心最没前途”之光荣称号！

于是，从2011年开始，全球金融危机的逻辑从“美国毒垃圾债券害惨了全球”，忽然变成了“欧元区、欧盟各国相互之间的债务盘根错节，理都理不清楚，而且这些债务都是没法还清的毒垃圾债券，所以，大家应该一起对其落井下石”。于是，美国人的丑事再也没有人提了，“欧债危机”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代名词，直到今天。

如此混乱的局面，造成了一个结果，希腊一国出现危机，绑在一起的大伙儿谁都跑不了。所以，美国人放火烧了最小最脆弱的一艘小船（希腊），引起的却是整个欧元区这个“超级连环船”整体的熊熊大火。

最终，事情发展到了2012年1月3日，大火终于烧到了欧元区核心——这一日，标准普尔宣布法国（欧元区双核之一）被降级，其主权信用失去了“AAA”的最高评级。

欧洲人的汗都下来了：费尽心机攻击美元霸权，花了十几年时间，砸下了无数资源，用尽了一切筹码，也未对美元造成实质性损伤，而美国人掉转枪口对准欧元，不过才仅仅两年而已，就已经杀到了欧元区核心。

然而，让他们头疼的事情不止于此：大火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金融层面——美国一把火烧下来，还同时戳破了欧元区经济体系的内循环：

第一，欧盟（欧元区为主体，约占总经济体量的80%）进出口贸易占了

全球贸易总额的1/3-2/5.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其规模之大排名世界第一，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想来分一杯羹。

第二，在这个大蛋糕中，欧洲人自己留下了65%，余下的残羹剩饭——35%才开放给欧洲以外的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都包括在内。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在其中抢到的那一小块，也占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8%，消化了中国出口商品的16%（2016年）。于是，我们禁不住会想，若是欧洲人将余下的65%对中国人开放，那么，对于中国商人和中国经济来说，那该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会这样想，美国人当然也会这样想。俄国人不是傻瓜，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早就惦记上了这块大蛋糕，因此他向欧洲人提出了“俄罗斯——欧洲关系三大新框架”的橄榄枝（前文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甚至，毫无疑问的是，世界上一切国家都会这么琢磨。

然而，欧洲人自己却把门户守得异常严实。世界贸易的这块大蛋糕，欧洲人是绝不会轻易让出来的。他们已经以此为后盾，建立了自己的贸易框架^①：

1.贸易份额：世界进出口贸易之1/3-2/5（2010年，总额达到78501.3亿欧元）的65%（总额达到5万亿欧元以上，约占全球总额的1/5以上）。

2.交易货币：欧元。这意味着去除了汇率波动的风险。

3.贸易对象：欧元区19国为主——其中又以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英国（英国不属欧元区，但属于欧盟）为主，这五国占据了内部贸易的一半以上。

然而，这个美妙的框架中，隐藏着不那么美妙的暗伤。这暗伤被美国人发现并且进行了全力攻击。

“欧猪五国”的麻烦在于，其国内经济早就已经严重“去工业化”，或者叫作“产业空心化”（如当前已经焦头烂额的希腊、N年前失业率就达到20%以上的西班牙，就是典型的例子），或者处于这个进程之中（如产业逐渐外迁，但尚且保留相当数量先进工业的意大利）。其结果则是，他们挣的不如花的多，开支远远大于其收入。换言之，就是“寅吃卯粮”，花子孙的钱自己享受。

聪明的欧洲人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借钱。于是，希腊人发行债券，将其卖给手里有欧元的欧洲兄弟们，于是希腊人就有欧元了。欧洲兄弟们交出了欧元，拿到了希腊的债券。据说，他们会获得希腊为这些债券支付的利息。

实际上，利息与否，欧洲兄弟们不在乎。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皆大欢喜的情景——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地卖产品给希腊人，而希腊人也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地过着自己幸福的日子。

这一形势发展下去，到200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终于发现了如下局面：

德国人手里持有价值450亿美元的希腊债券；

法国人持有价值750亿美元的希腊债券；

英国人手里也有价值150亿美元的希腊债券；

此外，还有价值1010亿美元的希腊债券零零碎碎地分布在其他国家手里。

而我们细细追查的时候，竟然在这些名单中，看到了其他四个“欧猪国家”的身影：

希腊欠意大利银行69亿美元；

希腊欠葡萄牙银行97亿美元；

希腊欠西班牙银行13亿美元；

希腊欠爱尔兰银行85亿美元。

换言之，欧元区各国与希腊的贸易，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希腊人负责消费；欧洲兄弟们负责生产。希腊人没钱消费，德法英等手里有余钱的欧洲兄弟们借钱给他，请他消费。

若是用公式来描绘的话，即可列出如下：

“欧洲兄弟们”交出欧元，换来希腊债券 → 希腊人得到欧元，用于购买“欧洲兄弟们”的商品

→“欧洲兄弟们”获得欧元，作为利润→“欧洲兄弟们”用获得的欧元扩大再生产→更多的产品送到希腊→希腊人把更多的希腊债券交给“欧洲兄弟们”→希腊人得到更多欧元，继而用借来的欧元购买“欧洲兄弟们”送来的更多的商品……

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这循环一轮轮进行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欧洲兄弟们”的生产规模一轮轮扩大。而推动“欧洲兄弟们”实现这一喜人局面的，则是他们获得了持续不断的购买力——扮演这个持续不断“购买力”的，则是希腊人发出的越来越多的希腊债券。

这个公式，完全可以继续扩大，套在其他“欧猪”国家身上，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可喜的局面：只要“欧猪五国”可以不断地发行债券，交给“欧洲兄弟们”，那么，“欧洲兄弟们”的经济就会持续不断地红红火火下去。有了这个“红红火火”，欧洲人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固的后盾。在此基础上，欧洲人即可挥师东进，与美国人在中东一争高下。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个循环的关键，在于希腊等“欧猪”国家的债券必须保持其较高的信用。

然而，“欧洲兄弟们”和“欧猪五国”却从来不担心这一点。因为在标准普尔、惠誉、穆迪氏那里，希腊债券和其他“欧猪”们的债券信用总是得到很高的评级——这个和谐的局面，一直保持到2009年12月8日。那一天，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16日，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2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这就是美国人对欧洲打击的开始。

于是，第一把火烧起来，并且很快蔓延开去，遍及欧猪五国，然后把整个欧元区拖下了水。

2010年3月，已经被暴揍4个月的希腊人首先明白过来，他们终于宣布本国即将施行“48亿欧元紧缩方案”——希腊人的眼泪流了下来，他们心里明白，寅吃卯粮的幸福日子就此结束了。

4月23日，希腊正式向欧盟及IMF提出援助请求。4天后，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级”。消息传出，立刻引发全球性恐慌。

2010年四五月间，大伙儿见了面不再问“吃了吗？”，而是说：“二次见底就要来了。”到5月6日那一天，甚至连美国道琼斯指数也在盘中暴跌近千点——10%，用中国股市的术语来说，就是“全线跌停”。

直到此时，欧元区决策层才刚刚明白过来。5月10日，他们终于提出个系统性的应对方案：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出手，斥资7500亿欧元救助欧元区成员国。

然而市场并不领情，十天之后，消息传来，欧洲银行业股票持续暴跌，原因则是人们担心这些银行为购买“问题债券”（“欧猪五国”债券）所投下的巨资会血本无归：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底，欧洲银行业对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各类债券的风险敞口达2.29万亿美元。其中，法国的银行业敞口最高，达8430亿美元，其次是德国的5200亿美元，英国为2270亿美元。

形势恶化至此，手足无措的欧洲人抬起失神的双眼，无意中向北方望了一眼，竟然瞥到了淡定的俄国人，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名字来。

于是欧洲人心里一下亮堂了起来——找“白马骑士”。

“白马骑士”来了。

只是跟不久前出现在俄罗斯的时候比起来，样子有了很大改变。尤其当欧洲人看到那匹白马的时候，那匹马已经胖得流油，四只蹄子肥得像熊掌一般，高大的身躯一晃一晃。

骑士下得马来，表达了对“欧猪国家”的支持，然后打马回府了。马屁股后面的褡裢里，鼓鼓囊囊的，装满了从欧洲换回来的东西。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一趟回来后不久，那匹马变得更胖了。

我们翻检2010年7月的新闻，会发现如下题目：“中国加入西班牙债券购买热潮”，报道说，“西班牙发行60亿欧元债券，结果145亿欧元的资金跑来抢购”，而其中领头抢购的便是中国外管局。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投资组合经理迈克·艾米（Mike Amey）表示：“大型亚洲投资者回到这一市场的事实，是对欧元区投出的一张有力的信任票。西班牙债券的认购需求强劲，真的振奋了投资者情绪。”

文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国人投资西班牙债券，于是大伙儿就吵吵嚷嚷地都跟着来了，接着，西班牙的局势就稳住了。当然，我们心里都知道，背后有分量的，当然是中国那传说中高达3万亿美元（比起两年前，又涨了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具备自循环的、强大的实物商品生产能力。

希腊人也盼来了救星，2010年10月4日，中、希两国总理会谈，中国方面确认“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已购买并持有希腊国债，还将采取积极姿态参与希腊新发行国债的认购”。

欧洲人关心的是欧元的稳定，而中国人，为了做好欧洲“活雷锋”这个光荣的角色，不辞辛苦来了欧洲好多次。当然，每次在学雷锋之后，中国人回家的路上，心里都要细细盘算马屁股后面褡裢里换来的好东西。虽然作为外人，压根不知道背后的交易细节，但是，从新闻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些“好东西”的局部。

西班牙给的“好东西”：

- 1.以换股的形式，由中国联通出面，参股世界排名68位的五百强企业西班牙电信；
- 2.参与西班牙第三大储蓄银行Banco Base重组的邀请；
- 3.通过西班牙网络投资拉丁美洲（西班牙前殖民地）的便利，这是一条捷径，可以让中国人迂回进入美国人严密看管的后院——千万别把美国人颁发的那个“拉丁美洲通行证”当成万能的.....

希腊给的“好东西”：

- 1.获得希腊最大港口、全球50大集装箱港及地中海东部地区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比雷埃夫斯港经营权。这家港口，将会变成中国对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出口的中转站、桥头堡和基地。其意义，将会表现在中国的经济战略上，其价值，绝对不是几十亿美元可以比拟的。
- 2.开放希腊市场的承诺，也是进入欧盟那世界第一大“蛋糕”的跳板——具体来说，就是世界进出口贸易之1/3的65%。有了这个跳板，中国人就要伸出大嘴，在欧洲人给自己的自留地里，去狠狠地啃上一大口。
- 3.开放希腊投资领域的承诺。

骑士有点得意，但是德国人很不高兴。

原因很简单，骑士拿走的，是德国人已经记在自己名下、志在必得的东西。

跟“白马骑士”比起来，德国人的作风让人感觉小家子气得很。明明有很多钱，而且是要救自己家里的人，更重要的是，一切都是为了支持欧元的信用，但是，德国人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掏钱。

德国人手里的钱，如我们所见，总是一点一点地往外掏，而且每次掏钱之前，先要希腊满足一堆条件，什么私有化，什么削减福利，什么裁员，什么加税，诸如此类，小气得很。希腊议会和政府每借一轮钱，都要弄得国内鸡飞狗跳，真是难啊！

然而，外人却很难看出来，德国人之所以如此作为，是在自己家里执行“家法”、在整合一盘散沙的欧元区、在执行德国版本之欧元区大战略。而“白马骑士”作为外人，根本不可能拿到太多东西，能弄到一点，就是得了便宜。故而，两相对比，行事风格就两样了。

作为这一大战略的安排，希腊未来扮演的角色，即是作为德国的经济附属地。

德国人的心思很明确：当年元首阁下流尽了雅利安人的血都没有拿下来的东西，现在要趁着这次欧债危机的“天赐”良机，以德国提供的欧元援助当筹码，完完整整地拿到手！

希腊要接受的命运，我们可以罗列如下：

- 1.将核心优质资产出卖给德国人，换言之，将本国经济主权交给德国人（或者欧元区）。

这些核心优质资产中的代表，就是被德国人觊觎了好久的希腊电信。2008年3月，德国人花了25亿欧元（按当日牌价，相当于40亿美元）已经拿下了20%的股份。2011年6月，德国人又拿到了10%的股份，这次只花了4亿欧元（约合5.85亿美元）——真是便宜啊，德国人真是要感谢美国人！

- 2.赖掉债务。

2012年3月3日，一个名为《希腊债务重组方案》的计划登上新闻报道。按照这个计划，私营部门债权人承受74%的损失。

这样的好处，在于德国人全面接手希腊经济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轻装

上阵的新局面。

3.削减福利，降低工资，打压工会权力，裁掉多余的员工。

很明显，默克尔开出的这一张药方，是照抄了奥巴马总统为美国企业开出的药方。然而美国总统很厚道，他没有要版权费和知识产权费——他那一份，也不是原版，是从十几年前一张写满了方块字的旧药方那里抄来的。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历史和现实证明了，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要想保证竞争力，就必须干得多，花得少，这样才能得到资本的欢心，才能繁荣本国经济。

在本次的大萧条、大危机中，处境最好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这个改革任务的中国人；转危为安的，就是照抄药方、跟着完成这个改革任务的美国人；处境最糟糕的，就是一直拖着不进行这个改革的欧洲人。

免费领取本书彩蛋：打开支付宝搜索“ 9547739 ”

默克尔很刚烈，她虽然是个女人，但是已经有了为欧元区的明天、为一统欧洲进而争霸天下而勇往直前的决心，于是，她决心担了这个骂名。

因为前人的经验已经表明，只要这样做，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可以增强竞争力，就可以拥有逐鹿全球的资格。

否则，在这个资本的时代，将会被资本抛弃，慢慢腐烂，最后被胜者分食，连骨头渣都剩不下。

胜者通吃——这就是资本的意志，这就是资本的铁律。

【注释】

[1] 胡荣花：《欧盟内部贸易结构及其特点分析》，载《世界经济情况》2011年第9期。

欧洲人闯进中东用枪瞄准以色列；英国人对欧盟说了拜拜

“白马骑士”闯进欧洲，用跳楼价吃下了欧猪国家的优质资产，搅了德国

人的一统欧洲、整合整个欧洲经济的美梦，德国人勃然大怒。

然而，德国人却不敢惹这个主儿。

有道是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欧元区的信用被美国人的华尔街三大评级机构贴上“垃圾”的标签，当粪球儿踢来踢去，差点崩盘，却全靠“白马骑士”屡次力挺，才混过去。

所以默克尔咬着牙忍了，她甚至为了欧元的信用，忍痛出让了德国的大量优质企业和先进技术，比如德国首屈一指的领军机器人企业库卡机器人就被美的集团收入囊中。库卡份属世界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另外三家分别为ABB、安川电机和发那科），它在德国本土服务的企业包括奔驰、宝马、大众、博世，堪称德国工业自动化的基础——换言之，默克尔刚刚发布“德国工业4.0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石就被人抽走了。

俄罗斯卫星中文网说，2000年——2016年，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013.86亿欧元，其中大部分是金融危机后的投资。这些钱的背后，是大批欧洲优质资产落入中国人手里。

不过这也不是欧洲人一家的事情。英国《金融时报》说，整个2016年，中国对外并购交易额达到2470亿美元，不过中国商务部承认的数字则是1700亿美元。2015年中国对美投资190亿美元，第二年则是500亿美元——无数美国企业也落入了中国手里。

2017年11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截止到2017年10月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达到1.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在我们看来，这些钱，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将世界上的无数矿山、油田、高技术企业等优质资产化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这便是中国借着金融危机的绝佳机会向欧美日虎口拔牙的成果。

原来美国人也在屎坑里挣扎！——默克尔心里暖和了一点点，她吞了一口老血，暂时咽下了这口恶气。

总理女士教养很好，2007年美国人祭起粮食武器，全球粮价暴涨，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她只是软绵绵地说了一句“粮价暴涨要赖俩国家：第一，中国人竟然开始喝牛奶了，所以德国牛奶涨价了；第二，一向每天只吃一顿饭的印度人竟然开始吃第二顿饭了”^④。

放完了嘴炮，过了一把嘴瘾。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

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

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内部整合，逼“欧猪五国”（未来恐怕整个欧盟都要照此办理）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才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

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到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

形势发展很快，2013年，我们发现“叙利亚”成了国际新闻头条的常客。美国人的头立刻就大了。

20世纪40年代末，伟大领袖曾经这样揭露美国人的伎俩：“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杀中国人。”今天，欧洲人有样学样，玩了个“欧洲人出钱出枪，酋长们出人出钱出枪，杀叙利亚人”的把戏。这一切，都是跟美国人学的。自然，欧洲人不但自己干，而且还要拉上美国人一起干，要美国人一起出钱出枪，杀叙利亚人。

白宫主人张口结舌，如同哑巴吃黄连，啥也说不出来。好在他皮黑，脸涨红了也没人看得出来。他和前任小布什总统喊了十几年要整死叙利亚，却一直没有机会动手，现在欧洲人挽起袖子，自告奋勇要替它干了这个脏活，美国人却实在高兴不起来。

原因很简单，美国人的剧本是这样写的：拿下叙利亚，由美国人占领控制，然后彻底切断欧洲、俄罗斯、中国及其他一切列强在中东的利益，为创建“新罗马帝国”打下坚实基础。

现在欧洲人虽然也是在暴打叙利亚，剧本却是另一个版本：拿下叙利亚，由欧洲人占领控制，然后将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彻底赶出整个中东，为建立“地中海联盟”打下坚实基础。

两个方案一比较，我们就发现了其中关键：叙利亚是要拿下的，关键是拿下之后，谁当老大的问题。

不容得白宫主人犹豫，到2013年，欧洲人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六国^[4]酋长们支持的联军已经拿下了叙利亚国内大部分土地，将合法的巴沙尔政府军围困在几个互相隔离的城市中，然后，叛军把大炮摆在了戈兰高地的对面，冲着以色列人开了几炮。

序幕结束，戏肉终于来了！大家屏息凝神，等着看大戏。

现在我们都知道，戈兰高地本是叙利亚的合法领土。1967年中东战争中，美国人暗助以色列军队击败阿拉伯联军，强行占领至今。几十年来，以色列军队一直驻扎其上，对着高地之下的叙利亚首都虎视眈眈。而联合国维和部队隔在中间，为的是防止大炮从以色列一侧打向叙利亚一侧。

要是在旧日，尤其是美国人执行“大中东计划”的时候，就算借给一千个胆子，也没人敢把大炮从叙利亚一侧打到对面去。而现在事情倒过来了，叛军赶走了挡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中间的联合国维和部队，2012年11月11日上午，法德的代理人朝着以色列开炮了。

全世界爱看热闹的人们都惊呆了！有好戏看啦——多少年来，都是以色列压着对方狠揍，对方哪敢说半个不字？一旦如此，就等着以色列军团滚滚杀入叙利亚吧！叙利亚叛军虽然厉害，哪里是以色列的对手？

以色列人大怒，于是撂下了一句狠话说：“强烈抗议”“要求对方保持克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吧嗒一声，吃瓜群众的瓜落在了地上：传说中，美国人及其马仔的特性向来是“谁骂我，我揍谁”，咋今天被人暴揍一顿，还装啥事也没发生呢？

很久以后，兴奋的全球群众才知道世道变了。就在整整两个月前（9月11日），一伙匪徒闯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大使阁下被暴徒活活整死，美国人也没有啥反应。

事情很清楚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今时不同往日——美国人“大中东计划”失败，几万亿美元的投入打了水漂，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人不会在中东投入军事力量，既然如此，大使阁下死了也就死了，奥巴马和希拉里扭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

美国人怂了，于是，它的马仔以色列就变成纯洁无害小白兔——没有美国人撑腰，以色列人连破口大骂的胆子都没有，所以以色列捡起了写满

方块字的剧本，喊起了“强烈抗议”，而不远处，一只兔子拍了拍手，对着自己刚刚丢出去的小册子说了声“拜拜”。

这就是所谓“战略测试”。1999年5月，美国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下重手，杀了中华的好儿女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三人，目的便是对中国进行战略测试。

今天欧洲人有样学样，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当日，美国人杀了中国人，却把血抹在欧洲人脸上，这笔账终于了结了。

美国人露怯了——暴徒烧了美国大使馆，用处死卡扎菲的血腥私刑捅穿了美国大使史蒂文斯阁下的直肠，还在戈兰高地炮击了以色列，美国人连个屁都没有放。这告诉欧洲人：尽管大打出手，美国人已经毫无招架之力。

他们加紧支持叙利亚叛军只管进攻，巴沙尔政权便摇摇欲坠，到了2013年，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在大马士革跟叛军激烈交战，甚至国防部也被叛军炮击。到了此时，巴沙尔仅仅剩下了半个首都和有限的几个大城市，胜利的果子眼看就要落在欧洲人手里啦！

欧洲人兴奋了，打开了国门，邀请“地中海联盟”范畴内的难民入境。于是无数北非、中东的难民经由土耳其和地中海通道，经过千山万水，艰难跋涉，前往欧洲，他们的目的，是进入法德境内。

默克尔总理和奥朗德总统的如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乱响。

他们心里清楚，入境法德没有那么容易。一路之上的艰难险阻，恰好可以完成筛选：不需要的人死在路上，而仅仅把法德最需要的人留下来。

原来，难民进入法德有两条路可以走：从北非出发，走海路，坐船跨越地中海；走陆路，经由土耳其、巴尔干半岛诸国，进入法德。

走陆路要交买路钱：土耳其和巴尔干诸国国内的地头蛇们都是假梁山好汉——李鬼的得意门生。他们面对难民，最擅长的口头禅就是“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雁过拔毛是每一个关卡都要发生的事情。

走海路也是一样——地中海的阻碍作用，在于它那1800公里的南北宽度

需要跨越。地中海的黑帮们专门做这个生意。黑帮们不是活雷锋，他们的要价是登船起步价每人1000美元，要完成最终旅程，每人的总支出是4000-6000美元。^[3]

默克尔们就是借由这点来实现对接纳人员的筛选。原因很简单：普通人是没有实力完成这个过程的，能够完成这个行程的，必须具备以下几个优点：

- 1.年轻力壮，否则便要死在半路；
- 2.经济实力优越，这意味着这些人会带大批资金进入欧洲，尤其是法德；
- 3.具有良好的技术和知识储备或者商业网络。只有这类人，才买得起进入欧洲的船票，或者通过贿赂穿越中欧南欧的（陆路）重重关卡。

法德需要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年轻、强壮，有技术，或者富有经商头脑，在中东北非构建了密如蛛网的经商网络和社会网络，换言之，他们都是原本的社会中坚和精英，正好为默克尔们所用。

这些精英分子通过了重重筛选，才会被允许进入，从而作为新鲜血液输入法德的经济肌体内。如同《西游记》中白骨精吸取人的精血获得养分一样，法德轴心也想通过对北非、中东的吸血，以增加自身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

眼见得法德吸血吸得滋润，黑手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声吩咐下去，立刻有人照着剧本和预案开始操作。很快，黑手的精心安排就开出了硕果。

黑手做事就是高效率，他们挑选来执行命令的人，个个留着大胡子，喊着宗教口号，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的身份。这帮人一边炫耀自己的文化特征，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一边干些犯罪活动。开始是明抢明夺，后来就是侵犯妇女，最后干脆开始明目张胆杀人了。

然而，皮黑心更黑的黑手发现，德国政府把脑袋缩进了乌龟壳，装聋作哑，以免冲击其既定难民政策和地中海联盟战略。比如，2016年7月22日，慕尼黑发生恐怖袭击，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说，“嫌犯杀人是因为玩多了暴力电子游戏，所以，请不要把事情牵涉到难民身上”。

两天后（24日），德国巴符州罗伊特林根一个21岁的叙利亚难民当街乱刀砍死了一个波兰裔孕妇。德国警方被上司逼得没办法，只好请了个电脑高手，把杀手和死者俩人的照片合在一起，弄了一张“情侣照”出来，告诉大家这件案子是情杀，跟难民属性没有任何关系，请大家不要非议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和既定国家战略。

本来这事就算忽悠过去了，但是波兰人却发飙了：太欺负人了！这摆明了把全体波兰人的智商评价为90以下的弱智范畴——连小布什（智商91）都不如！

被当猪头耍着玩的波兰人大怒，舆论哗然，波兰政府实在顶不住，拿出证据来找德国人要说法，于是这事儿才曝光于青天白日之下。

这样也行？黑手们差点哭了。

他们很郁闷地关上门，打开灯，开了个会——就像《谍影重重》里面那样的会。他们总结了教训，发现他们祸害的都是普通德国小老百姓，冲击力不够。所以，他们得选个高级别的人下手。

2016年10月，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处主任助理、德国人克莱门斯·拉登伯格那如花似玉的19岁女儿走在佛莱堡的路上，被吸了毒的难民哈瓦里暴打一顿，扯着头发拖到水塘边，然后先奸后杀。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整个欧洲炸了窝。黑手头子冷笑一声，等着看笑话。

不过，大家低估了克莱门斯·拉登伯格阁下的政治素养和遵守政治纪律的能力，他深知“个人利益服从柏林中央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德国统治阶级之整体利益”的道理，于是他梗着脖子，硬说他不怪难民，还呼吁大家不要渲染仇恨情绪，继续为难民捐钱。

哇，这也行？黑手头子下巴掉下来，砸到了脚面子。

黑手火了，于是他们很郁闷地继续开会总结教训，发现单人作案冲击力不够大，所以他们打算玩个大的。

2016年跨年夜，科隆火车站上千名难民忽然聚集，然后集体对在场的德国白人女性进行了骚扰、性侵和抢劫——如果我们把视野转到2003年的

格鲁吉亚、2004年的乌克兰、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的黎巴嫩、2013年的乌克兰，就会发现瞬间组织数千、乃至数万、甚至数十万无业游民聚集到一起，按照统一步调一致行动，乃是CIA和美国大使馆官员、麦凯恩参议员以及希拉里国务卿的拿手好戏。这一点，甚至连所在国当局也做不到。

德国警察这下子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他们磨磨蹭蹭出动了，碰到了更加磨蹭、蹲在现场等着警察的几十个家伙。

然后德国警方放给媒体的消息是“总共抓住了58个人，其中2人是叙利亚人，1人是伊拉克人，其他大多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或摩洛哥人，还有3个德国人”。英国《独立报》一眼就看出了德国警方想传递给大家的信息：“嗨，大家看，只有3个人是难民哦，跟被抓住的德国人一样多哦！”

默克尔竟然把“龟缩神功”练到了至高无上的九重天！黑手头子惊呆了。

于是黑手们得出了结论，除非《谍影重重》的Jason Borne跑去总理办公室，照着拉登伯格的旧例如法炮制一番，否则他们就是在做无用功。甚至，就算如此，也未必能够得逞。

默克尔被虐得很爽，于是她拉上法国总统奥朗德，以欧盟的名义发下命令，要求各国统一认识：形势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2015年9月18日，欧盟议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份任务分解方案，这文书立即发到欧盟各国，指定每个国家都要接受数额不等的难民。丹麦首相拉斯姆森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丹麦愿意接受1000名难民，还愿意贡献7.5亿丹麦克朗给难民。他动情地说：“丹麦在未来几年内将加强难民融入问题的投入，我们不能再在社会融入问题上犯以前的错误了。”

欧洲各国的头头们都傻了，拉斯姆森家的女儿是不是丑到了极点，实在嫁不出去，只好出此下策？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在欧洲议会投了反对票，但是他们没挡住提案，很明显，他们的龟缩神功还欠缺火候。于是，他们跳着脚破口大骂：一统欧洲，号令天下乃是德法上心的事情，自家女儿可是宝贝，不能同两个姓拉的一样，献祭给欧盟大业。

在这次胜利的大会上，英国人发生了精神分裂，英国人中的保守派跟匈牙利人一样投了反对票，但是另一派则表示支持。两派人从会场吵到了

国内，最后干脆撕破脸，要求英国民众公投表态，到底英国还要不要留在欧盟，跟着实行“地中海联盟”的法德继续混下去。

我们回顾历史就知道英国人作为欧洲“搅屎棍儿”的角色始终如一，几百年来从未改变。英国跟欧盟的纠葛，也可以用“搅屎棍儿”一个词概括。

二战后，德法联合起来组建欧盟的前身“煤钢联盟”之时，英国人在旁边冷嘲热讽；

看着德法的摊子越变越大，成了包含欧洲大陆六个主要经济体的“欧洲共同体”之后，英国人也拉了一批马仔组建了个贸易联盟“欧洲自由贸易区”（1958年），专门搞对抗；

1961年，英国人眼见势头不对，竟然叛变了自己的贸易联盟，跑去找法国总统戴高乐要求加入，被恶心透了的戴高乐断然拒绝；

1973年，趁着戴高乐去位，经过软磨硬泡，英国终于混进了“欧洲共同体”；

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信誓旦旦答应法德，说他的国家要在1997年后使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后来却又食言。直到今天，英国人还是在用英镑，而非欧元。

一句话，英国人在欧盟中的唯一原则就是：有啥好事它先上，有啥责任它就退后。

法德现在主导了欧盟事务，要求全体欧盟成员国为了德国的小胡子元首阁下和法国小个子皇帝陛下一统欧洲的旧梦而奋斗，要求大家“献了援助献女儿，献完女儿献子孙”。谁爱干谁干，英国人可没有这么傻。于是2016年6月24日，英国人举行了脱欧公投，并且明明白白对欧盟说了拜拜。

【注释】

[1] 参见2008年4月17日德国N-TV的报道《当印度人每天多吃一顿饭》。

[2] 海合会六国，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

[3] 2015年9月10日，中国新闻网报道《直击地中海人蛇集团：草菅人命作风悍年入百万》

特朗普废掉了**TPP**

若是我们回首历史，就会发现英国人这样做乃是承接历史传统。

自从百年战争英国战败，从而退出欧洲大陆以来，英国人的国策便是维持“大陆均势”。换言之，就是努力做好“欧洲搅屎棍儿”这个光荣角色，防止欧洲大陆出现任何可能统一的苗头——这样，英国人才能以仲裁者的身份从欧洲各国的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

所以，当日哈布斯堡王朝崛起，控制了大半个欧洲大陆，英国人就跳出来帮助法国人打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将哈布斯堡王朝肢解；

紧接着，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国崛起，英国人又帮着大伙儿把法国人打下去，太阳王努力半生，最后落得个惨淡收场，其财政窟窿一直留给继位的路易十六，最后终于导致后者被推上断头台；

然而法国人继续努力，小个子的拿破仑皇帝陛下重振法兰西民族之雄威，横扫整个欧洲大陆，于是英国人又站了出来，出钱出枪出人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最终将拿破仑帝国埋葬，把皇帝推上了孤岛囚禁起来，然后用砒霜毒死。

不久之后，普鲁士统一德国，称雄欧洲大陆，于是英国人又联合法国俄国，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德意志帝国一统欧洲的美梦扼杀在摇篮之中。小胡子的德国元首阁下再次发力，又是英国人出面牵头，大伙儿联手把第三帝国再次扼杀在摇篮中。

二战之后，美国人从英国手里接过了世界海洋霸主的大印，也顺势接过了英国人的“大陆均势”政策，当起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超级搅屎棍儿”，因为这次它的对手是一统大半个欧亚大陆的苏联。于是，二战之后的历史，便是美国人组织历次“反苏联盟”，围剿和扼杀苏联红色帝国的历史。

所以，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真正掌握美国的“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精英）心里想的是把自己的代理人希拉里推上去。

他们的努力来自内在的动力，以及数十年来持之以恒的获利方式：继续小布什、奥巴马以来的政治路线，将承继自英国的“搅屎棍儿”角色扮演到底，在全球尤其是欧亚大陆制造各种爆炸、袭击和战争，让欧亚大陆的新起强国烦不胜烦，乃至将这个带着红帽子的新兴大国捏死在摇篮里。

只有这样，在中东和全球以超低价倒卖石油的小布什家族、在全球倒卖美国情报和廉价出卖美国国家利益的希拉里-克林顿家族^[4]、承包战争后勤业务和雇佣兵杀人生意的切尼家族，以及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等豪门，才能继续快快乐乐地赚大钱。

合法吗？当然合法。我们早已说过，美国的国家组织原则，便是“顶层豪门私家利益跟国家战略一致”的原则。自然，当二者出现对抗时，国家利益从属于顶层豪门利益，换言之，顶层豪门利益决定美国国家战略走向。

希拉里自己就属于这个圈子，因此，她使了全部气力、以最高分贝来宣传这个策略，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战略的最佳代理人。

她的对手特朗普心里很明白，自己这个后起之辈，在旧有框架下，要想胜选绝无可能。于是这个绝顶聪明的投机分子转而努力攻击这个策略，处处跟希拉里针锋相对，他告诉大家，他一旦当选就会把美国国家战略来个“180度大转弯”，把精力放在重建美国竞争力和实业，提高美国人民就业率和收入上来。

事已至此，一切都很明了：希拉里代表WASP的利益，代表了豪门上层的利益。而特朗普则把自己打扮成了普通美国民众期待的那个代理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整个美国上层集合起来，用尽一切合法的、非法的手段来支持希拉里，甚至，这种支持超越了党派，特朗普所在阵营共和党竟然违反基本原则，跑去支持民主党，对本党候选人特朗普捅刀子。

2017年10月24日《华盛顿邮报》爆料，共和党最大金主之一的Paul Singer出钱办了个名为“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新闻网站，雇了一个叫作Fusion GPS的调查公司，专门挖特朗普的黑材料。三天后，《华盛顿邮报》又发了新报道说，这个调查公司得到了第二个大老板的巨额资金支持，这个新老板姓克林顿，名叫希拉里。甚至，卷入其中的还有第三方

势力，那就是几十年前掺和到尼克松大选丑闻“水门事件”中的联邦调查局。甚至在临近大选之前的民意调查中，各大调查机构还试图用捏造的数据制造出“希拉里将会当选”的预言来影响他们必将输掉的赌局。

换言之，在这次总统大选中，美国主流的上层社会全体成员，甚至美国特务机构以及传说中“中立”的媒体，都全部倒向希拉里，要不择手段黑掉特朗普，把自己的代理人推上总统宝座。

即将卸任的黑总统踌躇满志，继任“总统”希拉里也志得意满，她甚至发表讲话声称自己已经准备好接任总统。按照既定安排，希拉里“总统”上台之后，TPP将会强力推进，进而经济版的“亚洲北约”将会像一道绞索一样卡住中国的脖子，压缩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

何谓TPP？

说白了，就是经济围剿东亚那个新兴大国的工具。其设计机理也极其简单：美国人让出市场，吸引中国周边的经济体参加，从而对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进行狙击。

换言之，这个战略的要害，在于限制中国商品在美销售，对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进行打压，取而代之的是扶植其他国家（美国之外的TPP的11个成员国）制造业，让他们占领被打压的中国商品所腾出来的空间。

这个战略对美国人自己的害处显而易见，中国的耐用工业品已经做到全球成本最低、价格最实惠、质量最好，而其他各国在持续十多年的“去工业化”泥潭里挣扎良久，把怎么造东西忘了个精光，产品价格高、质量差、售后服务烂。奥巴马希拉里们强行推行这个战略，必然导致美国三亿老百姓支出增加，享受的服务和商品却大幅下降。

然而奥巴马、希拉里及其背后的美国顶层豪门对此却毫不在乎，自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启动“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美国顶层就没有怎么关心过这个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说，美国立国以来，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底层的意见。

独立战争后不久，豪门们就用滥发的绿背纸把老兵们洗劫一空，老兵们被迫起来要个说法，然后他们碰到了大炮火枪，于是没有人再要说法了——要说法的人都成了鬼。

1932年7月28日，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要找白宫讨要退伍补偿金，于是他们碰到了巴顿少校率领的第三骑兵团、六辆坦克以及第12步兵团、第13工兵团、第34步兵团组成的步枪分队。后来的二战名将巴顿率领大军杀了包括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婴在内的600多人后，大获全胜，从此一战成名。

所以，希拉里们的经验告诉他们，底层美国民众牙缝里敢蹦半个“不”字，只管坦克大炮伺候，一切也就解决了。所以，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希拉里们横眉冷对而没有机枪伺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豪门们关心的事情在于，通过这种狙击，以及制造种种危机和麻烦，从而逼迫中国对美做出种种让步，由此美国的顶级豪门家族即可以“搅屎棍儿”模式，从中大大获利。

配合TPP的，自然是制造“种种危机和麻烦”的暴力和阴谋。

2014年，参与TPP谈判的各国陷入僵持。此时最大的麻烦，在于美国极力主张解决所谓“国有企业的非市场经济行为”问题。说白了，其针对的便是越南和马来西亚。

原来，两国执政的越南共产党和马来西亚巫统几十年连续执政，成为掌控国家的法定或者事实上的法定领导者。越共和巫统的庞大组织延伸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而其经济脊梁，就是遍布全国的国有企业。借由这些国有企业，执政党获得其他政党无法匹敌的经济资源和组织支持，而这些国有企业，也借由执政党的庇护，获得国家的全力支持。

而美国人的要求，就是解除这些来自国家的强力支持，要求它们以“独立”的身份，与美国的巨型企业“公平”竞争。

只要脑子没有进水，就知道这是个陷阱。韩国集全国之力支持全国主要企业组成韩国版的“铁索连舟”，却依然被美欧击垮，然后整个国民经济被吞噬殆尽。国力远不如韩国的越南、马来西亚一旦解散自己小了一圈的“铁索连舟”，让单个企业去面对美国人，无异于羊入虎口。

然而，两国国内却不约而同跳出来一堆人，他们打着“国企效率低下”的大旗，义正词严要求国家接受美国人的条件。比如越南总理阮晋勇就跳得激情四射。

我们翻检阮家的资料就会发现，1977年出生的大太子阮清谊在老爹的操

纵下，入选最高层的党中央委员，二太子阮明哲身为军中少将，公主殿下阮芳清履历更是辉煌无比：当日不过区区二十几岁的她，便握有基金公司“越南资本管理”（Viet Capital Asset Management）和证券公司“越南资本证券”（Viet Capital Securities）两家巨头企业，若非风头太紧，她还会继续同时担任越南资本银行（Viet Capital Bank）董事长职位。而驸马爷阮宝黄身为美国麦当劳在越南的第一位合伙人，家世更是源远流长，其父阮邦乃是与现越共政权不共戴天的阮文绍伪政权的副部长。

话说到这里，什么都清楚了，国家倒霉了，民族沦陷了，不要紧，只要他的家族当上了国际资本的代理人，成为美国势力在国内的第一大买办，那就万事大吉了：阮晋勇总理阁下在国内国外^[2]上蹿下跳，不过就是想一旦变色，他家就可以在党、政、军、经济领域一起动手，全面接手国家财富和权力。到时候，他就可以在自己名字前面加上个“鲍里斯”的姓，成为叶利钦第二，把越南人民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家底搂到自家名下。

马来西亚就没有这么配合了，执政的总理纳吉布拉是前总理马哈蒂尔的嫡传弟子，他忠实履行老总理的既定路线，对国内的买办势力严厉打击。于是四个月内，马来西亚连续掉下两架商用大型客机（MH370和MH17），MH370上的数百人不知下落，MH17上的数百人被导弹击中化为飞灰。

如此下去，谁还敢坐马来西亚的商用飞机？来自马来西亚的报道说，别说乘客了，连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自己的员工都罢工拒绝登机——谁上飞机谁死，大家对这件事门儿清。

这事儿导致的连锁反应最终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拖下了水，只好由国家接手了事。马来西亚当局很清楚，马来西亚现在被狙击手们用瞄准镜锁定，如果不妥协，全方位的打击将会从各个领域发动。在如此威慑之下，纳吉布拉再强硬，也只好在TPP谈判中，对美国人做出巨大让步。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偏偏在TPP交由美国国会审议之时碰上了美国大选，于是暂时搁置了。一旦大选结果揭晓，按照美国主流媒体传出的民调结果，姓阮的和姓阮的阮晋勇们信心满满——借着TPP的东风，扯下红旗换白旗，本家族一跃而起跻身贵族的的日子就要到来！

然而事实打了他们狠狠一个耳光，百年来一直控制美国政局走向的精英集团，第一次没有成功操纵总统大选结果。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上台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废掉奥巴马希拉里们辛辛苦苦推销了几年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注释】

[1] 比如，希拉里控制的克林顿基金会收取了来自俄罗斯的数百万美元捐款，然后推动奥巴马总统把“Uranium One”卖给了俄国人，于是，俄国人就此掌握了全美20%的铀矿资源。

[2] 为配合美国战略，2014年阮晋勇操纵“981钻井平台冲突”事件。阮晋勇公然对抗中央对暴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定性，私自越过越共中央和政府，以私人名义向数百万越南青年发短信：“总理请求和呼吁每一个越南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合法的行动捍卫祖国的神圣主权。”实质是煽动反华暴乱，恶化两国关系。

亚欧大陆经济整合

——新体系伟大力量的根源

俗话说，美国打个喷嚏，马仔们就要发高烧。特朗普上台，全世界的马仔们可被坑苦了。

2017年11月，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许利平接受采访时说：“从越南十二大的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过于西化的党员干部基本没有进入领导层，扭转了先前过于西化、散漫的趋势。这一变化也使越南共产党深深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的国家现代化目标才有可能达成。中国的日益强大为越南提供了借鉴，也给越南执政党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即我们要坚持制度自信。这一共识，在越南共产党党内也越来越强。”

许先生为人厚道，给人留了面子。说来也是，到底是人家的事情，许先生没有必要把话说得太直白。

不过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厚道了，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推墙换旗、想当叶利钦第二的阮晋勇失势了^[4]，他的路线被党认为是错误的。因此中央对此进行了清算，在新的一届领导集体中，前任阮总理的同党们纷纷消失。2017年12月8日，中央对阮总理死党干将丁罗升（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发出起诉书和拘留令。由此，国家变色的“改旗易帜”之邪路就此失败，而广大人民也就此被从滑入深渊的边缘上拉了回来——越南人在学习十八大报告和总书记讲话的精神上，做到了好学生的程度。

日本的安倍晋三一样也被美国大选坑惨了。他上蹿下跳充当美国人的打手，对中国经济的堵截不遗余力，连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机会都丢了。日本人眼睁睁看着投入中国怀抱的韩国拿走了亚投行最重要的六个副行长之一的席位——若是日本肯面对现实，这个位子落入日本人手里原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安倍押宝失败，于是，融入中国主导的亚欧大陆经济整合的最好时机就此失去，再想参加也只能作为普通成员而非重要成员。

特朗普的当选，导致美国立国精神第一次发生了偏差——顶层豪门集团利益跟美国国家政治走向发生了尖锐对立。

而推动特朗普上台的，第一次不是顶层豪门的意志，而是广大觉醒了普通美国民众——沉默的大多数。在他们面前，一切政客的作秀、威逼、利诱、污蔑和恐吓都失去了效用。好莱坞的戏子们失去了效用，豪门豢养在超级碗和NBA的优伶们失去了作用，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干预也失去了作用，甚至连民意调查机构的造假结果和所谓“中立”的媒体^[2]也不能影响底层民众的决定。

原因很简单，美国民众厌倦了布什、奥巴马、希拉里们的造谣、作秀、欺骗和威胁。奥巴马执政八年，“change”和“yes, we can”的口号喊了八年，也只是把美国国债的规模从10万亿美元搞到了19万亿美元，美国股市在滥发的流动性支撑下暴涨了八年，而美国民众的收入却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连续四十多年的跌势。

2014年6月，IMF发布报告称，美国占10%的富人控制了全国71%的财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析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指出，过去20年间（也就是希拉里的老公、小布什和奥巴马当政的20年），位居金字塔顶端的1%的美国顶级富豪获取了经济发展成果的2/3。2009年以后，这个“金字塔尖”集团的收入激增了31%，其余99%的家庭近三年仅仅增长了0.4%。

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这是一个美国人再也没有脸谈什么“American Dream”的年代，而作为对这一无底深渊的最后一次和平反抗，2011年，愤怒的美国人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希拉里们无视、蔑视甚至挑衅性地粗暴对待了这个正义举动。于是，被蔑视和被侮辱的美国老百姓用选票判了希拉里政治生命的死刑。

特朗普的目标很现实，美国能不能“great again（再次伟大）”他才不

管。他唯一在意的事情，就是本家族跻身真正控制美国的最顶层的、隐形的美国顶级豪门行列。换言之，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大公主伊万卡能否在几十年后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并且如同肯尼迪家族、罗斯福家族、布什家族一样，一而再，再而三。

对于他来说，他竞选之时喊的什么“重振美国经济、重建美国工业”啥的，只是喊喊而已，只是手段而已。不过，为了自家跻身顶层豪门的战略目标，他怎么也得尽量靠近他的竞选口号。

所以，他必须收缩力量，再也不能玩全面压制，只能玩蒋介石在1947年玩过的“重点进攻”。于是他收缩了“对外援助”，压缩了“推进全球民主的基金和支出”，全球各地拿美元骂本国政府、搞颠覆的马仔们顿时哀鸿遍野。

无论造谣中伤、武力威胁也好，无论全面压力或者忽然示好也好，这一切却丝毫影响不了中国的新当家人。

所谓君子如山，风雨如磐如是，艳阳高照也如是。美国人采取何种国策，对于中国来说，压根没有根本上的影响。美国人收缩经济，全球依赖美国的经济体立刻蔫了，但是这点挑战，对于中国的新当家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本钱，在建国之日，就由伟大领袖安排好了，整个国家都是人民的共有财产，这些财产规模在数百万亿美元以上（只多不少），即使世界上最悠久的经济体、最庞大的财团也不能望其项背。这些财产以既定节奏，通过人民控制的资产市场变现，然后转化为流动性，即可支撑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甚至，这些资源还可以支持中国走出去，把全球资源盘活，为我所用。

有了足够的本钱，也要有优秀而全新的战略配合。这一点也难不住新的当家人，他在十八大后上任不久，就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在于“以我为主”，而非仰他人鼻息，靠给他人解困来改变自己的经济困局。

新核心以惊人的魄力开拓新路，几年之间，“一带一路”在全球铺开。到了2016年年底盘点的时候，IMF说，中国在2013年——2016年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家的总和，而且，IMF预期2017年这个数值是34.6%。

国务院参事姚景源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对外出口物美价廉的货物，同时又是全球最大进口国^[3]，这两方面，同时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腐朽、堕落、无耻、血腥、靠寄生吸血后进国家的旧体系在衰落，而中国主导的新体系和平、先进，带领全球共同进步，更重要的是它不意味着战争和血腥杀戮，而是带给全人类光辉的命运。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诸君努力！

【注释】

[1] 2016年4月6日，在越南第13届国会第11次会议上，国会以压倒性优势（486张有效票中的418票）免去阮晋勇总理职务。此前，其竞选越共中央总书记也落败。

[2] 特朗普以美国总统身份反复多次给美国主流媒体CNN、《纽约时报》等定了性，就是“fake news”，也就是造谣媒体、假新闻制造者。

[3] 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7年前八个月，中国货物进口额占全球进口额的比重为10.9%，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7个百分点。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第一章 列王的纷争：诸强的小格局，美国的大格局](#)

[大厦将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挑战者：日元经济区](#)

[资本的清算，小龙小虎再定位](#)

[欧元区成立，火药桶爆炸](#)

[上海合作组织：联俄抗美](#)

[第二章 世界工厂的力量：中国异军突起](#)

[恶性循环：中国经济曾命悬一线](#)

[改革，改革！](#)

[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以后没有了](#)

[史无前例的大繁荣](#)

[第三章 美国的运作：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美国开国精英的“政治智慧”](#)

[千秋大业，在此一举](#)

[霸王硬上弓](#)

[战而不胜，胜而不利](#)

[to be or not to be，那根本不是个问题](#)

[“新十字军东征”和滔天大浪](#)

[第四章 图穷匕见：世界经济格局又一次大洗牌](#)

[欧洲人的梦魇](#)

[中国的软肋和美国的选择](#)

[铁索连舟——中国经济的真相](#)

[地中海联盟——萨科齐的野心](#)

[北极熊苏醒：大中东计划破产](#)

[美国人的金融核战](#)

[第五章 欧亚大整合：「一带一路」倡议](#)

[“白马骑士”救了大家](#)

[火烧“欧洲超级连环船”](#)

[欧洲人闯进中东用枪瞄准以色列；英国人对欧盟说了拜拜](#)

[特朗普废掉了TPP](#)

[亚欧大陆经济整合 ——新体系伟大力量的根源](#)